

吉薩克人

著 原 泰 斯 爾 托 · L 國 俄

譯 行 侍



行 印 局 書 風 文

譯者小引

「哥薩克人」在俄國最初出版的年代是一八六三年，所以應當是屬於托爾斯泰的初期的作品的。

托爾斯泰於一八五一年，他二十三歲的時候，到了高加索，任候補士官約有兩年。這兩年的生活，使他留下了許多描寫高加索的小說，而「哥薩克人」可以說是最主要的、最長的一篇。這些小說，無疑地都是作者親身的經歷，而其寫法也是半自傳式的。

「哥薩克人」也像其他托爾斯泰的小說——或甚至是同時代的俄國小說——一般，有極詳盡的心理分析，與自然界的描繪，這也許不大合乎現時一般中國讀者的口味了。但是高加索的景象，以及哥薩克人，是將永遠因這書生動地留存後世吧。

托爾斯泰寫作「哥薩克人」的經過，據我所根據的冒德夫婦的英譯本上的序言說：
「……『哥薩克人』是托爾斯泰發表他的偉大的小說『安娜喀萊尼娜』與『戰爭與

他從好幾年以前，就開始寫它，但是後來因為金錢的緊迫的需要時，才得被迫而完成。

「在他結婚之前不久，他因為在雅斯那雅·波黎雅那自己創辦的小學裏，受了過度的疲勞，動身到薩瑪拉去養息，而在途中在莫斯科停留了幾天。有一天晚上，他在俱樂部去，看見他的兄弟賭牌輸了許多錢，去不高興，可是不久他和一個陌生的人賭起中國式的台球來，他輸了一千盧布。因為當時手頭並沒有這筆錢，他想起了『哥薩克人』未完成的原稿，於是他立即將此原稿賣給當時很有權勢的月刊編者卡特柯夫，並爲他完成了這作品。他曾經計劃寫這書的第二部，可是永沒有完成。」

這書雖是在作者經濟的窘迫之下完成的，但在當時仍獲有極大的成功與榮譽。同樣據曼德爾的序文說：

「在他結婚的許久以後，當他又離開了薩瑪拉省的時候，一個哥薩克人帶着給俄皇的中請書，在曼德爾待候的路上，騎馬到了雅斯那雅·波黎雅那，希罕一見托爾斯泰，便將這了哥薩克人對作者的致意，這個於五十年代之初曾經生活在彼得堡之間的俄羅斯錢

補士實，他們還記得最後情況。

「當時瑪麗小姐已經和一個哥薩克人結婚了，我們不曉得她拒絕了這個最偉大的俄國作家是否曾經後悔過。」

從哥薩克人事後對托爾斯泰的致意這事實來看，這書中的描寫定然相當真實；而冒德先生關於瑪麗小姐所發的疑問，正是問過這小說的讀者，都會覺得有趣的吧。

約在十三四年以前，我曾經從英譯本譯過那奧爾的軍情小說，於是在幾年之後，有人從俄文原書重譯過。那個譯者說我的翻譯簡直要不得，所以有重譯的必要。因此我很自戒，並願意把這些工作保留給那些譯文專家，可是等了十多年，也並未見到有進行麼俄國文學作品直譯本的出現，實在等得有些使人不耐煩了。「『重譯』這一問題，」我想。至於聲明這譯本是僅給無法接近原文原書的人看的——大概是沒有必要吧。

一九四二年七月

書中人物

德米特里（米蒂亞）·安得萊遲·奧萊甯。

伊凡（萬紐夏）——他的僕人。

烏麗塔（烏麗蒂加）婆婆——一個哥薩克老婦人。

瑪麗安娜（瑪麗安加）——她的女兒，哥薩克美人。

盧加施加（盧加，「黑克」），別號「獵戶者」——青年哥薩克勇士。

邁里亞斯·瓦希里遲——烏麗塔의 丈夫。哥薩克聯隊中的「教師」。

邁洛施加伯伯或叔叔——老哥薩克人，名醫士。

佛姆施金——哥薩克人。

邁爾古肖夫——一個哥薩克醉鬼。

斯泰普加——盧加施加的繼姊姊。

貝雷慈基王子——一個青年軍官。

烏斯屯加——哥薩克女兒，貝雷慈基的意中人。

拉朱特加——瑪麗安娜的小弟弟。

顧爾加——一個哥薩克人。

杜娜義加（冬加）——一個女兒。

布爾拉克伯伯——老哥薩克人。

哥薩克人

第一章

莫斯科已經沈靜起來。在寒冬的街道上，偶而還可以聽見車輪聲。屋窗裏已經沒有光亮，街燈都已熄滅了。從教堂的塔樓上，響起鐘聲，籠罩着那睡眠的城市，使人知道已將近清晨時候，街道是空空的。時有一輛雪車，從雪砂的泥濘中滑過，轉向另一街道的牆角，車夫停留着等待乘客。有一個老婦人正走向教堂去，教堂裏擺得零亂的幾盞蠟燈，已經燃起，火紅的光線影射着神像架鏤金的邊緣。工人們經過悠長的冬夜，已經起床，正準備去工作。但是對於那些大人先生們，這還是傍晚時候呢！

從希佛萊酒店的窗扉的縫間，還可以看見燈火，在這種時刻，這是違法的事。在酒店門前，擁聚着一輛馬車與幾輛雪車。還有一輛雪車，也停在那里。看門人渾身

裹得緊緊的，冷得難堪，像是正躲藏在房角裏。

「這種胡扯，究竟有什麼道理呢？」茶房心裏這樣想，他正坐在大廳裏，面孔上顯着憔悴的樣子。「在我當班的時候，總是遇到這種事！」

從大廳隔壁燈火輝煌的小屋裏，可以聽見三個青年人的聲音。在屋裏的桌子上，擺着殘餘的酒菜。一個樸素潔淨而瘦弱矮小的男人，坐在那里，用親切而疲倦的眼光，望着那正要離別的友人。另一個高個子，手裏弄着錢鏰，躺在靠近桌邊的沙發上，桌上擺着許多空酒瓶。第三個人，身穿一件新羊皮大衣，正在屋內徘徊，他時常停住脚步，用手指揀破一個杏仁，他的手指粗壯，指甲修得分外乾淨。他不斷地微笑着，像是想起什麼事情的樣子，他的眼睛和面孔都在閃光。他作着手勢，熱心談話；但很顯然的想不出他所要說的話，響在他嘴唇上的話語，像是不能表現出他心裏所感覺的一切。

「現在我可以說出來了，」旅人說。「我不是替自己辯護，但我至少要你理解我如我理解我自己一樣，而不是對這問題採取膚淺的看法，你說，我對待她很壞？」他向着那個以親切的眼光望着他的人繼續說。

「是的，是你的不對。」後者說，他的樣子是表現出更疲倦了。

「我曉得，你爲什麼講這話，」旅人接着說。「你以爲被人愛與愛人，其幸福是同樣地偉大，一度得到它，就應當一生認爲滿足的。」

「是的，好朋友，那是十分滿足的，在滿足以上的了，」那個樸素矮小的人張合着他的眼，這樣說。

「但爲什麼一個人不應當也來愛人呢？」旅人說，沉思着，好像憐憫地望着他的朋友。「爲什麼一個人不應當愛？愛情沒有來……不，被人愛是一件不幸的事！當你僅能接受，而不願也不能報答時，因此使你發生罪過的感覺，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上帝呀！」他揮動着他的胳膊。「但願這些事情能夠合理地發生！然而這種事向來是錯亂的，不能依照我們的心願——它要來就來。就好像我偷了那愛情一樣！你也這麼想。不要否認，你必定是這麼想的！但是你會相信嗎？——在我的一生中，我所做過的一切惡毒與可怕的事情中，這是一件我不願也不能悔恨的事。無論在起頭或是在後來，我從沒有有意識地欺騙過我自己或是她。最初我覺得好像是我終於愛了；但是後來，我發見我

是下意識地在欺騙着我自己，像那樣的戀愛是不可能的，於是我不再繼續下去，於是她走了，於是……我不能這樣做是我的過錯嗎？當時要我怎麼做呢？」

「喔，不過現在這一切都已成過去了！」他的朋友說，燃起一支香煙振奮精神，「祇是你從來沒有戀愛過，你不知道愛情是什麼！」

「那個身穿羊皮大衣的人還要再繼續說下去，把手放在他的頭上，但是表示不出他想要說的話。」

「從來沒有愛過！……是的，對極了，從來沒有過！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畢竟有一種戀愛的欲望，而且再沒有任何事是比這種欲望更強烈的了！然而，我再講，這樣的愛情是存在的嗎？總像是有些東西不完全似的。好吧！這樣談論有什麼用處呢？我把生活弄得七亂八糟了！好在這一切現在都已成過去；這點你說得很對，我覺得我正在開始一種新生活。」

「你還是會把他弄得七亂八糟的，」那個躺在沙發上撥弄着錢鏰的人說。他並不在意聽他的話。

「我在憂鬱，可是我又高興去的，」他接着說，「爲什麼我憂鬱呢，我不曉得。」於是旅人繼續講他自己的事，毫不注意這種事並非像對他自己那樣也使旁人有趣的。一個人再沒有像在自己精神的狂歡中更爲自私的了。在這樣的時候，好像世界上的事再沒有比他自己更重要更有趣的了。

「德米特里·安德萊遲！馬伕已經不能再等了！」一個青年農奴說，他穿着一件羊皮大衣頭上戴着一條圍巾走進房裏來，「從十二點鐘馬就等在那里，現在已經是四點鐘了。」

德米特里·安德萊遲望着他的農奴萬紐夏，那纏在萬紐夏頭上的布帶，他的毛氈的靴子，以及那瞌睡的面孔，像是在招呼他的主人走向一種勞苦，艱辛，而活動的新生活去。

「不錯！再會吧！」他說，鬆着他大衣上未扣好的紐扣。

雖然他的朋友勸他再多給馬伕一筆小賬，叫他多候一會兒，可是他却戴上他的帽子，走進屋子中間。於是朋友們互相抱吻一次，接着又是一次，停了一會兒，再來一次。

那個身穿羊皮大衣的人，走向桌邊，喝乾了一杯香檳酒，於是握着那樸素矮小的人的手，羞赧地說：

「喔，我說出來也沒有關係……我必要對你坦白的，因為我喜歡你……當然你愛——我總是這樣想——是不是？」

「是的。」他的朋友回答，更溫和地微笑着。

「可是也許……」

「先生，已經命令我熄燈了，」那個瞌睡的茶房說，他曾靜聽了這談話的後半部，心裏奇怪為什麼大人先生們老是談論同一的一件事。「賬單我拿給那位？給您嗎，先生？」他曉得他應當交給那一個的，轉身對着那個高個子。

「交給我，」那個高個子答道，「多少錢？」

「二十六個盧布。」

高個子想了一下，但是什麼話也沒有說，把賬單放進口袋裏。

另外兩個人繼續着他們的談話。

「再會，你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那個矮小樸素的人說，露出和善的臉色。

兩個人的眼裏都含着淚了。他們走向門口去。

「啊，還有，」旅人轉身對那個高個子羞赧地說，「你能不能替我付清希佛萊的賬，然後寫一封信通知我？」

「好啦，好啦！」高個子說，戴上他的手套。「我多麼嫉妬你！」當他們兩個走到門口時，他突如其來地說了這麼一句。

旅人坐上雪車，用羊皮裹着身子，於是說：「好啦，走吧！」他甚至在雪車裏移動了一下，像是讓座給那個說是嫉妬他的人；他說話的聲音已經顫抖了。

「再會吧，米蒂亞！我希望上帝保佑你……」高個子說。但是他的希望却是對方趕快走路，因此他沒有講完他的話。

他們沉默了片刻。於是有一個人重新說：「再會，」同時有一個人喊道：「好啦，」這時馬夫拉起了馬韁。

「嘿，謨里沙！」他們兩個朋友中的一個叫着，於是另一個馬快和幾個趕雪車的開

始動了，他的舌頭發着響，也拉起馬轡來。於是僵硬的馬車輪便在冰凍的雪地上嘶啦嘶啦地轉動起來了。

「奧萊甯真是一個好人！」一個朋友說。「但這是怎麼一種想頭呢，到高加索去，而且還是作一個士官見習生！我怎樣都不會這樣作的：你明天到俱樂部裏去吃飯嗎？」

「去的。」

他們分手了。

旅人覺得暖熱起來，他的羊皮襖是太熱了。他坐在雪車底下，解開了大衣，三匹毛皮蓬鬆的馬拖着車經過一條一條的黑暗的街，路過許多房屋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由奧萊甯看來，只有長途旅行的客人才經過這些街道的。他身邊的一切都是黑暗，沉默而陰森，但是他的靈魂是充滿着回憶、愛情、悔恨、以及一種愉快的含淚的情感。

第二章

「我喜歡他們，非常喜歡！……都是上等的人！……好極了！」他一再反覆着，覺

得要哭泣起來了。但爲什麼他要哭泣呢；誰是上等的人；什麼人是他所這麼喜歡的人；這些都不是他十分瞭然的。他仔細望着某一家房屋，詫異那爲什麼建築得這麼古怪；有時他詫異那郵童與萬紐夏，和他那麼沒有關係，却和他一起坐得那麼近，而且一同受着馬蹄顛躑在冰凍的雪地上的簸動。於是他再度反覆着：「上等的……非常喜歡！」他甚至更這樣說：「這事使人戀戀不捨……好極了！」可是他在詫異爲什麼說出這樣的話。「天哪，我喝醉了嗎？」他問着自己。他喝了兩瓶葡萄酒，然而不完全是酒這樣影響着奧萊甫。他回憶起在他離別時，人們對他所說的一切熱誠、羞赧、自然的（他自己如此相信）友情的言語。他回憶起握手，互視，沉默的瞬間，以及當他坐上雪車時，那叫着「再會，米蒂亞！」的聲音，他回憶起他自己的慎重的坦白。這一切對於他都含有感動的意義。不僅是朋友和親戚，不僅是那些曾經對他冷淡的人們，就連那些不喜歡他的人們，在他離別之前，就像人們在懺悔或臨終之前一般，都開始歡喜他了。

「也許我不再從高加索回來，」他想着，於是他覺得他是愛他的朋友們以及朋友之外的人。他自己很難過，但是那般攪動着他的心的，像是自然浮現在他的嘴唇上般，一

再反覆着那無意義的話語的，不僅是因為對於朋友們的愛；而且使他陷於如此心境的，也不是因為對於一個女性的愛（他還未曾戀愛過）。自身的愛，充滿希望的愛，迫使他要哭泣並說出許多不連續的話語，這種愛，是對他自已靈魂中一切的善之溫暖青春的愛，而在那一瞬間他認為在他的靈魂中除去善之外是什麼都沒有的。

奧萊賓是一個青年，他未曾在大學畢業，未曾有過任何職業（僅在某政府機關裏作過掛名的差使）。他已經浪費了他一半的財產，不但什麼事未作，甚至都沒有選定一種職業，而年紀已到二十四歲了。他正是莫斯科社會中所通稱的「一個青年」（un jeune homme）。

在十八歲的時候他就已自由了，這種情形，祇有四十年代富有的俄國青年，在幼小時即喪失父母，才能如此。無論任何種類的，肉體上或精神上的枷鎖，他都沒有；他可以隨心所欲，即不缺乏什麼，也不受什麼的束縛。對於他，親戚、祖國、宗教、缺欠、一切是不存在的。他不相信任何事情，也不承認任何事情。不過，他雖然不相信任何事情，而他並不是一個陰沉的或倦遊的青年，也不好辯，反之，他却不斷地容易衝動。他

曾經得到一個結論，說世間根本沒有戀愛這種事，可是當他遇見年青優美的女性時，他的心卻總是顫動不已。但很久之前就明白，榮譽與地位是無意義的，可是在交際會的時候，當喬爾麗芝王子走過來親吻地和他談話時，他却不知不覺地感到歡喜。但是僅當他的自由不受束縛時，他才肯受衝動的支配。

當他一受到任何影響的支配，並且發覺這影響將使他勞動和鬥爭時，他立刻從那種牽他深入的情感或活動中，將自身解放出來，而恢復他的自由。就是按照這種方式，他經歷了各種社會生活，如公務、農事、音樂（有一個時期他曾經決心獻身於音樂的），以及他並不相信的女性的愛。他思慮着他將怎樣使用他的青春的力，這種力一個人一生祇有一度的：要能作此決定，才能使一個人有力量隨心所欲地改造自己，或是，由他看來，可以改造宇宙：那應當是藝術、科學、女性的愛，還是實際的活動呢？的確有些人是缺乏這種活力的，當他們一走入人生中，他們就屈服在那最初的羈絆之下，於是他們其餘的精力都浪費在空乏勞動着。但奧萊寧，是過強地意識全能的青春之神的存在，過強地意識着那種可以完全變形成一種憧憬或觀念的權能——希望與行動的權能，這種

他本人並沒有澈底了解之前，就會投身在無底的深淵裏去的。他內心中也有這種意識，並以此自語，而且不自覺地使這種意識成爲自己的享樂。直到如今，他就僅愛他自己，並非如此不可，因爲他除去自身的善以外，什麼事都沒有希望過，而且他也還沒有經驗過幻滅。在離別莫斯科時，他就是在那種幸福的心境中，一個青年人在這種心境裏意識着過去的錯誤，於是自言自語地說：「那不是真實的事情。」以前一切過去的事，都是偶然的，不重要的。在這以前，他未曾真實地有過生活的經歷，可是他一離別莫斯科，一種新生活就在開始了，在這種生活裏，將沒有錯誤，沒有悔恨，而且除去幸福再沒有旁的。

在長途的旅程中，在最初的兩三站過去的當兒，人們的想像總是停留在那剛剛過去的地方，可是在路上的第二個清晨一降臨，這想像就要跳進旅程的終點去了，於是開始在那裏建築着空中樓閣。奧萊甯的想像就是這樣的。

離開了城市之後，他凝視着白雪的原野，獨自在雪地上蹣跚散步。皮衣緊緊裹着身體，他臥在雪車板上，平靜起來，沉入微睡中。朋友的離別使他深受感動，去年冬天在

莫斯科的回憶，許多過往的景象，和那難忘的思想與悔恨交織在一起，這事非常突然地浮現在他的想像中。

他回憶起替他送行的朋友，以及他們當時談話時他的親戚和那個女兒。那個女兒是富有的。「他怎能愛她？——除非他是瘋子。」他這樣想，於是惡意的疑惑掃過了他的心。「當一個人感到痛苦的時候，會到男人之中是有許多不忠實的地方。」於是他考慮着如下的問題：「如果我的生命裏未曾戀愛過呢？每一個人說我沒有戀愛過。難道我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於是他又想起他一切的迷戀。他回憶起他最初的走入社會，有一個朋友的妹妹，和他在一起住在一個身旁度過每個晚上，桌上點着燈，燈光照耀着她正在忙於縫紉的針線。還有那美麗的眼睛在下午。他回憶起他們的談話，那談話像是走進雲霧中一樣。這一切可能都是平衡，因此就有看照例的滑稽和禁制，甚至使人不能相信。這就是他在巴黎所經歷的一切。他靜靜地在咖啡廳裏；一不是那樣前，不是那樣後，不是那樣左，也不是那樣右。一次聚會，他和着美麗的D——麗莉·德維爾。——那時她是二十歲了。可是當我第

二天早晨醒來時，發覺自己還是自由的，我是多麼高興！爲什麼這會沒有來纏住我的手和脚呢？」他這樣想。「沒有的，沒有愛情這種東西！那同鄉人時常對我講，正如她也時常告訴過杜布羅文與馬歇爾，這愛是虛，其實連那也不是愛。」

其次，他突然想起他的農事和在鄉間的工作，在這些回憶中也沒有什麼高興的事，足以使他留戀。「他們會長久談着我的離別嗎？」他忽然有了這種念頭；但是所謂「他們」一是些什麼人呢？他自己並不十分瞭然。其次又有一種想頭使他發生畏縮，茫然地明瞭着，他想起了裁縫M·喀佩爾，他仍然欠他六百七十八個盧布，他想起他求他再等一年的話語，以及當時顯現在裁縫臉上的那不安的表情。「啊，天哪，天哪！」他重複地說，畏縮着，想趕走那難堪的想頭。「終歸一樣的，不管怎樣，她是愛我的，」他想着他們在別宴上談論着的那個女兒的事，這樣說。「是的，如果我討了她，我現在不會有任何欠債了，不會像現在這樣拖欠着瓦西里葉夫的債。」其次他同意起昨天晚上在俱樂部裏他同着瓦西里葉夫的賭博（在離別之後），他卑屈地要求再打一次，而後者却冰冷地拒絕了。「一年的債省，就可全部付清了，是甚麼要他們的！」……但是雖有這種確信，

他還在思念着他未償清的債務，目前，與他所能夠付清的時期。「而且我還欠摩萊爾和希佛萊的，」他想，因為回想到他所以有如此大批積欠的那一夜間的事。那是一場同吉普賽人賭酒的比賽，幾個從彼得堡來的人所安排的，其中有俄皇副官薩施喀·B——王子D——，以及那個豪奢的老人某某。「這些大人先生們怎會這樣的自滿呢？」他想，「由於什麼權利他們結成一個圈子，而且相信別人都以加入他們的圈子為榮？就因為他們是些副官嗎？啊，他們認為旁的人都是些傻瓜和流氓，這真是怕人的事！但是我却要相反地表示給他們看，無論如何，我絕不願和他們接近。不過，我相信，特傑安得留，若曉得我和薩施喀·B——那樣的人有着親密的關係，他必定覺得驚異，因為他是一個上校而且是議事的副官呢！是的，那天晚上沒有人比我喝得更多，我還教給吉普賽人一個新歌，每一個人都在聆聽着，雖然我作過許多愚蠢的事，然而我仍是一個極好的人。」他想。

清晨時候，他已經身在第三個車站了。他飲過酒，自己幫助萬紐夏激動他的行囊，於是坐在行囊之下，他覺得清楚，他得繼續，繼續地繼續他的一切之所在，他有多少

錢，錢放在那里，
好，他漸漸高興起
來。那時候，他正
在一個地方，以爲這
裏是「天下間最寧靜」；一切都安排得非常之

當天整個的早晨和中午，他都在計算。到下一站有多少里，到下一個城市有多少里，到斯塔烏羅波爾有多少里，還有在斯塔烏羅波爾已經過過的某處若干百分比。他還計算了他將有多少錢，他將留下多少，付給郵局的錢多少，而且他每個月將用去他收入的若干比例。將近傍晚，吃過茶之後，他計算着到斯塔烏羅波爾，全部路程約有十分之七；他的信將需要七個月的時間，與他全部財產的八分之一；其次，他又平靜下來，臥倒在雪裏，閉着眼睛休息，他疲倦了。他的想像，現在轉向於未來：高山，加索。他關於未來的一切夢想，是關於塞加西亞女人，高山，懸崖，激流，冒險與圖畫。這一切，很淡很淡，像夢一樣，但又是那麼真實的，它所有的是力量與氣力，形成了未來生活的中心。當他醒來，他感到一種疲倦，但又是那麼真實的，它所有的是力量與氣力，

能理解它們；例如，「我」一定能使「我」歡喜。他會講法國話。在客廳裏，他能比一個最高級社會的貴婦人表現出更實在的尊嚴。他能歌唱，單純，有力，而熱情，……
「啊，多麼理想！」他自言自語地說。但是這時他們到了一個驛站，他必要改乘另一輛雪車，付些零錢。但是他的幻想，又在這裏他已經放棄的「幻想」了，於是在他的想像中，又浮現出塞加西亞美人，光榮，他被任爲副官轉回俄羅斯，帶着一個可愛的妻。「但這根本沒有戀愛這種東西，」他對自己說。「名譽完全是狗屁。但是那六百七十八個盧布呢？……可是那被征服的土地，那將帶給我比我一生所需要的更多的財富嗎？把那一切財富都歸我自有，是不正當的。應當把它們分散給大家。但是分給誰呢？喔，六百七十八個盧布給喀佩爾。其次我們再看……」十分朦朧的幻象現在籠罩着他的心，祇有萬紐夏的聲音和雪車的不斷的動蕩，不斷地告訴他的健康的睡眠。意識還沒有清楚，他在下一站上了另一個雪車，於是繼續着他的旅程。

第二天早晨一點的陽光依然照耀；清晨的咖啡與飲茶，同樣在行動的馬的臀部，同樣和萬紐夏的談話，同樣蒙繭的幻想，以及萬紐夏倦於健康的、青春的、夜之睡眠。

第三章

奧萊甯離俄羅斯越遠，他遺留他身後的回憶也越遠，而他越近高加索，他的心也越輕逸。「我將長別遠別，永不再在社會出頭，」這是時時起在他心裏的一種念頭。「我在這里看見的人物，不能算是人物。他們沒有一個曉得我，他們沒有人走進過我曾經停留的莫斯科的社會，或是能夠了解我過去的生活。而且那種社會的任何人，將永不會曉得我在這些人們之間，正在幹什麼。一於是在他路上遇見的許多粗魯的人羣之間，起了一種非常新的情感，和他們是正相反的，現在的這些人物，從他莫斯科的朋友們的意義來講，他不認為是人物。」

人們越粗魯，文明的遺留越稀薄。他越近高加索，他越要經過的新塔烏羅坡爾使他煩惱。那搭訕，有幾聲不響，談話的對象，那坐在馬車裏的貴婦人，市場上的車輛，

那走在樹蔭道上，穿着羊皮大衣，戴着高頂帽，凝視着行人的一個紳士，使他十分慌亂。「也許這些人們有命令，」他思忖着，「是俱樂部、他的裁縫、撲克牌、社會、……又潛現在他的心裏。……」這新夢高潮過之後，一切都很滿意——狂野，同時也美麗而威武，奧萊克也感到一種驚奇了。一部哥薩克人，騾童，驛站長，由他看來都是些單純的人，是容易接近的。他們，奧萊克認為，而不必注意到他們所處的階級。他們全屬於人類，即使不屬於同一種族，這一部人對奧萊克都是親愛的；而且他們全很友誼地對待他。

在頓·高加索人的一省裏；他的軍隊已經佔領了一輛軍車；過了斯塔烏羅波爾，氣候已經變得很快，奧萊寧在路上走得不安穩了。那時已是春天——對於奧萊寧，那是出乎意外的歡快的日子。在初間，他以為這只是薩克人的村莊，他們說晚上旅行是危險的。高加索開始不安了，而奧萊寧卻感到一種好子彈的痛。奧萊寧却覺得更為歡快。在某一個車站上，一隊兵士正在等候着火車，他們等待着殺戮。一開始在路上遇見武裝的人們了。一身紅衣，全身都是武器，身上穿着白

雪的高山，這山時常被人們提起的。有一次，快到傍晚的時候，那個諸蓋車夫，將他的鞭子指着那置着雲彩的羣山。奧萊甯熱心地望着，但天氣是陰晦的，羣山幾乎都包裹在雲彩裏。奧萊甯可以辨別出一些灰色和白色和冰結的東西，但他無論怎樣費盡心機，也尋不到他時常在書上讀過或聽人談起的這羣山的美麗的地方。山與雲對於他像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他想，時常聽見人說的雪頂的美，是有如巴哈的音樂，或有如他所不相信的女人的愛，同樣是杜撰的。所以他不再繼續望着羣山了。

但是第二天一清早，當他在車裏爲新鮮的空氣喚醒時，他不當心地向右方一瞥。清晨全然是明靜的。突然他看見，由他第一眼看來，像是約在二十步遠，那帶着纖細畫線的純潔巨大的白色山塊，山頂明晰而怪誕的輪廓，尖峭地映現在遠遠的天際。當他確實想起他自身與它們之間的距離，以及那羣山無邊無際的高大時，他立即感到那全部無限的美，他開始疑惑這不過是一種幻景或夢境。他搖了搖身子，使自己清醒些，但那羣山仍然是同樣的。

「那是什麼呢？那是什麼呢？」他對車伕說。

「喔，山哪，」諾蓋車伏冷淡地回答。

「我也望着它，好一陣了，」萬紐夏說。「它們不是很美觀嗎？在家裏的人們不肯相信這事的。」

三匹馬的馬車，在光滑的路上迅速地行駛着，使羣山像是奔馳在地平線上，同時那薔薇色的山峯，閃爍在旭日的光綫中。最初奧萊甯，祇是覺得這景象很奇異，其次大為高興；但是後來，他越仔細地看那連貫的雪頂，他也就逐漸爲它們的美所感染，最後他終於在觸覺着那羣山了，那些白雪的山頂，好像並不是從另外黑山的後面昇起來的，而是一直聳出於平原之上，滑逝到遙遙的遠方。從他見到一切、想到一切、感到一切、的那一瞬間，他獲到一種新的性格，其莊嚴有如羣山！他的莫斯科的全部記憶，羞恥與悔恨，以及他關於高加索無聊的夢想，立即消逝了，永不再來。「現在真正開始了，」像是有某種隱微的聲音在對他這樣說。大路與泰萊克河，已在遠方可以望得見了，於是高加索的村莊與人民，對於他再不像是在笑談了。他看看自己或是看看萬紐夏，於是又想到羣山，……兩個哥薩克人騎馬走過去，鎗裝在盒子裏，很有韻節地動蕩在他們的背

後，他們坐騎的馬，那白栗色的馬腿交織地奔騰。……可是那羣山哪！在泰萊克河對面，從薩韌人的村鎮上昇起了炊烟，……可是那羣山哪！這時越過蘆葦可以望見旭日閃在泰萊克河上，……可是那羣山哪！從鎮上來了一輛運貨的馬車，還有婦女，美麗的婦女，走過去，……可是那羣山哪！阿布萊克斯（註）的乞兒，出現在平原上，而我現在驅車走過這里並不懼怕他們！我有一桿鎗，我有氣力與青春，……可是那羣山哪！

第四章

泰萊克河繞全長約有八十俄里，沿河都是戈萊奔斯克·哥薩克人的村莊，無論其鄉村和居民，在性格上都是一律的。泰萊克河，將哥薩克人和山地部落人隔離開，河流雖然相當寬大而平滑，却仍然有著湍濁的激流，在右岸蘆葦低下地區，總是淤積着灰砂，

（註：Abreks——那越過俄境泰萊克河岸偷盜而搶掠的，敵對的哥薩人。）

並已將那並不高的新橋沖洗掉，左岸上，有半年的老橡樹根，有已朽的條木與新生的小樹叢。在右岸上，有些俄羅斯化的韃靼人的村鎮，仍然有些不穩。沿河左岸，約有半英里的地方，各自相隔約五六英里，散佈着哥薩克人的村莊。在古時候，這些村莊，大部份都是位於河岸之上的；但是泰萊克河，一年一年地離開山向北移，沖掉了這些河岸，現在僅僅剩下了老村鎮的殘跡，還有梨樹、梅樹和白楊樹的花園的殘跡，全都叢生着黑莓子和野葡萄。現在沒有人住居在那里了，我們僅能看見鹿、狼、兔、野雞的脚印，這些地方已爲牠們所愛好了。在鎮與鎮之間，穿過森林，有一條如礮彈可以飛行過去的路徑。沿路是哥薩克人的哨兵線，有許多守望塔，裏邊住着哨兵。僅有一條細長地帶，約有七百碼的肥沃的林地，是屬於哥薩克人的。在這地帶的北面，便展開了諾蓋與摩索多克高原的砂洲，一直伸展到遙遠的北方，趨向特魯克美、阿斯特拉加、齊爾吉索。凱薩慈克高原去，不過它究竟伸展到那里，天曉得。在南面，越過泰萊克河，是茹遲尼亞大河，柯遲喀拉夫山脈，黑山，還有另外的一脈，最後是雪山，那剛剛地能看到，可是還未經人攀登過。在這長條的肥沃的林地中，長着豐富的植物，自從一般人所記憶的時

起，就住居着尚武而繁榮的俄羅斯族人，他們是屬於「老教徒」（註）一宗派的，
稱爲戈萊奔斯克·哥薩克人。

在許久許久以前，老教徒的先祖們，逃離俄羅斯，在戈萊奔山上的茄遲人之間，定居在泰萊克河的西方。戈萊奔山是茄遲尼亞有樹木的羣山的第一個山脈。這些哥薩克人，生長在茄遲人之間，便與他們交婚，雖然他們還保持着俄國語言的全部純淨，保持着他們的老信仰，可是已經接受山地部落的習俗。在他們之間至今還在流傳着一個傳說，據稱恐怖者俄皇納希爾曾來到泰萊克，派人找他們的長老，把河這邊的地賜給他們，勸他們與俄羅斯保持友好，並且答應絕不強迫他們接受他的統治，也不改變他們的信仰。直到現在，哥薩克人的家族還承認和茄遲人有親屬關係，而愛好自由、遊樂、掠奪、戰爭，仍然爲他們的主要的特色。俄羅斯的影響，僅在有害的二面是很顯然的，他們干涉選舉，將教會的鐘充公，在附近的鄉間駐軍，或是通過軍隊。

（註：「老教徒」是十七世紀中，有別於俄國希臘教會的，各教派的一般的名稱。禁止吸煙草，就是他們的教規之一。）

一個哥薩克人，照例對於基特（註）的山賊，即使殺掉他的弟兄，也並不恨麼，但對於駐紮的軍隊，他們毫不諒解，實則用他們的野蠻殺害他的子舍。——這是非常之恨。他尊敬他的敵人山賊，而輕蔑這些兵士，在哥薩克人的眼裏，兵士是外國人。是壓迫者。實際上，從一個哥薩克人的觀點來看，一個俄羅斯的農民是一個外國的，野蠻的，可鄙棄的動物，從那來在鄉間的叫販身上看見他們的標本，而且對那些小俄羅斯人的移民者，哥薩克人輕蔑地稱之爲「搗木人」。因爲對於哥薩克人，所謂裝束漂亮，那意思就是穿衣服要像塞加西亞人。最好的武器祇有從山賊手裏得到的，最好的馬匹祇有從他們手裏拿過來或是偷過來。一個勇猛的哥薩克人，喜歡賣弄關於韃靼人的知識，而且在那玩笑的時候，甚至同着他的哥薩克人朋友說韃靼話。

不管這一切吧，這個基督教徒的小部落，就猶如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個小部落裏，爲半野蠻的回教徒與兵士們包圍着，自認爲最有進步，除去哥薩克人之外不承認任何爲人

（註：Dzhigit——在哥薩克人之間，一個基特很像印第安人之間的一個勇士；但這個名詞裏的意思含有熟練的騎馬術。）

類，與其他的一個人。哥薩克人大部分的時間消磨在軍兵線上，或是打獵或是釣魚。他很少在家裏工作。當他停在家上時，那是風餐露宿的，而那時是地主的休假日。哥薩克人一部都是農夫，耕種並不十分普遍，最看重的是宗教儀式，不實行儀式教人認為是叛教的。哥薩克人看女娃爲他們幸福的工具；祇有未結婚的女兒得允許嫁人。一個已婚的婦人必得爲她的丈夫從事工作到極老年；他對於她的要求，是東方式的服從與勞作。這樣情況的結果，女性是有極強的發展，無論在肉體上或在精神上；雖然她們在名義上是服從的，正如在東方任何地方都一樣，她們在家庭生活中，比西方的婦女發揮更大的影響與更大的重要性。因爲農業生活的隔絕，以及熟習沉重的男性勞作，使得婦女們在家室中得到更大的權力與重要地位。一個哥薩克人，在生人的面前時，覺得對他的妻子說些親愛的或是不必說的話，是不應當的，但是獨自和獨一一起的時候，他就不能不意識到自己的優越。他的家與他的財產，事實上他的家宅的全部，完全靠她的勞作而獲得並保存。雖然哥薩克人確信，勞作是使人降底身分的，祇有諸蓋的苦工或婦女是適於勞作的，他同時却模糊地覺得他所使用的一切，以及他稱爲他全部的所有，都是

率勞的結果，而且那些被他認為奴隸的婦女們，（或是他的母親，或是他的妻子），也有力量取消他所有的一切。加之，因為婦女不斷地實行男人的勞重工作以及負擔男子交給她的責任，遂使戈萊奔斯克的婦女賦有一種特殊的獨立性與男性的性格，而且很顯著地發達起她們的體格的力量，常識，決斷力以及不屈不撓的精神。在大多數的場合，婦女是比男子更強壯，更智慧，更發達，更英俊。一個戈萊奔斯克婦女的顯著的姿態的美，就在她獨具最純粹的塞加西亞型的面孔，與北方婦女寬大強壯的體格。高加索婦女穿塞加西亞人的衣裝：一件鞑靼人的長衫，貝施梅特（註），與柔軟的便鞋；但是她們按照俄羅斯的方式把帕子纏在她們的頭上，服裝的漂亮，潔淨和優美，茅舍的佈置整齊。是她們的習慣，也是一種必需的事。婦女，尤以未婚的女兒，在與男子的關係上，是享受着完全的自由。

諾佛姆林斯克村莊被視為戈萊奔斯克·哥薩克境的最中心。在那里，在這些地方，都更多地保存着戈萊奔斯克老居民的習俗：當地的歌本，這些歌本，

（註：Besmet——一種鞑靼人的有袖的衣服。）

就以她們的美麗，遍傳於全高加索。一個哥薩克人的生計，是得自葡萄園、菜園、水瓜與南瓜的種植、釣魚、打獵、耕種玉蜀黍與稷粟，以及戰爭的掠奪。諾姆林斯克村莊，離泰萊克約有兩英里半，中間有一帶密林隔著。那路穿過了村莊；在路的一面，就是河，在路的另一面，有綠葡萄園與果樹園，再越過去可以望見諾蓋高原的漂砂。村莊的周圍是泥岸與荊棘的籬笆，在入口的地方，有高大的門樓，上邊蓋着蘆草的屋頂。在這旁邊，有一輛木製的砲車，上邊有一個笨重的大砲，是哥薩克人在從前某一個時期俘虜來的，並且約有一百多年未曾放射了。一個穿制服的哥薩克哨兵，佩帶着槍與短刀，有時站着有時不站着，守衛在大門旁，有時對過路的軍官敬禮，有時並不敬禮。

在大門過路的屋頂下面，白板黑字寫着：「二百六十六戶，八百九十七男口，一千零一十二女口。」哥薩克人的家屋全在地上用兩英尺半長の木柱支立着。屋頂全是用蘆草密密地遮蓋，並有刻花的大三角頂。如果房子不是新的，至少也全是直立而潔淨的，有各式各樣的高門廊；它們並不是密接地建築在一起，而有極寬大的隔離，可是全部都沿着大街小巷，頗有畫意。在許多家屋潔淨的大窗前，在菜園的那方，有黑綠色的白楊

與柳樹，高聳在房屋之上是那蒼綠的枝葉與發香的白花，在這之外，還生長着金黃色太陽的向日葵，蔓藤，與葡萄架。在寬曠的廣場裏，有三家店舖，發售布疋，葵花子，南瓜子，蠶豆，薑餅；店舖的周圍有一個高大的籬笆牆，比其餘人家的都更高大，在一排白楊樹的後面，是聯隊指揮官的住居，它有空型的窗戶。在平時，尤其是在夏天，在村莊的大街上，很少看得見人。青年們或是供職在哨兵線或是行軍；老人們或是釣魚或是在果樹與花園裏幫助婦女工作。祇有極年老的人，病人，兒童，留在家裏。

第五章

是在祇有高加索才有的，一個稀有的晚上。太陽已經落山，但仍然還有光亮。最後的紅光已經展開，遍及了三分之一的天空，那鈍重白色的巨山尖峭地映現在這光線裏。空氣稀薄，平靜，充滿音響。高山的陰影，遮在高原上有數英里。河的對面，高聳，以及大路，全是荒涼的。如果，極偶然地，有騎馬的人出現，那在哨兵線上的哥薩人與俄

村莊上的茄邏人，便要懷着驚異的好奇心望着他們，要猜出這些可疑的人到底是什麼人。

在夜晚，人們互相攬着心，擁護他們的住所，祇有不怕人的鳥獸，才逡巡在那些荒涼的場所。摘葡萄的婦女，嬉笑地談着話，在日落前忙離開花園。在傍晚的時間，葡萄園也和周圍的一切地方一樣，是冷落的，但在村莊裏却變得生氣勃勃了。從四面八方，人們走路，騎馬，或是趕着軋軋有聲的板車，趨向村莊來。女孩子們，攏着衣裾，手裏拿着細枝，歡快地談笑着，跑向村莊的大門，去迎接人們從高原上趕下來的，在塵埃與蚊羣之間擁聚着的牲畜。養得肥肥的牛和水牛，一擁而入地分散在全部的街道上，穿着彩色的貝施梅特的哥薩克婦女，便在牠們之間來來往往。你可以聽見她們的歡快的笑聲與嘶叫，混合在牲畜的鳴叫聲中。一個武裝騎馬的哥薩克人，離開哨兵線而來，走到一家茅舍，依靠着窗邊，輕輕地敲了。隨着敲聲，一個青年婦女的漂亮面孔，出現在窗間，於是你可以聽到溫存而歡笑的聲音。一個口吃大顴骨的諸蓋苦工，從高原上運來一大堆蘆葦，將他的嘶拉嘶拉的牛車趕向哥薩克隊長的空曠而潔淨的院子裏去，從轆下放

出牛來，幾頭牛站在那里搖擺着牠們的頭，同時他和他的主人却用韃靼語彼此對叫。一個光脚的哥薩克婦人，背上負着一捆木柴，要走過那幾乎占滿街道的一個水渦，便攀緣着籬笆，辛苦地選擇路，她高高地，攏起下衣，露出她的雪白的雙腿。一個哥薩克人正打獵回來，開玩笑地叫着：「再擦得高點兒，不要臉的東西！」於是拖鎗對着她。那個婦人放下她的衣服，木柴失手落在地上。一個老哥薩克人，釣魚後回家，褲腳捲起，多毛的胸部露在外面，肩上搭着一條網，裏面仍有銀色的魚在跳動着；他爲走近路，爬過他的隣居已倒塌的籬笆牆，衣服被籬笆牽住。一個婦人正拉着乾樹枝走過去，在轉角的地方傳來斧頭的聲音。哥薩克的孩子們，在街道上凡是平滑的地方，打着螺旋，大聲嘶叫着；婦女們爲抄近路都越過籬笆而行。每一個煙突裏，都在升起有氣味的吉西亞克（註）的炊烟。每一家裏，人聲漸漸增騰起來，這是夜的寂靜之前奏。

烏麗蒂加婆，她的男人是哥薩克騎兵隊長，也是聯隊學校的教師，她像旁的婦人一般，走出她院子的大門，等候她女兒瑪麗安加沿街趕來的牲畜。當她還沒有來得及打

（註：Kislyak——乾草與肥料作成的燃料。）

開園牆的籬笆門，一個上下圍着蚊子大水牛，吼叫着衝過來，擠進門裏，有幾個養得肥肥的小牛，緩慢地隨在牠的身後，這些牛左右搖着牠們的尾巴，張着大眼睛很親熱地凝望着牠們的女主人。

美麗而窈窕的瑪麗安加走進大門，拋開她的軟杖，急忙關上大門，用盡她纖細的腳步的速度，衝上去，分開牲畜，將牠們趕到厩舍裏。「把你的拖鞋脫下來，你這個小妖精！」他的母親叫着，「你要把它們穿破了！」瑪麗安加絕不因爲稱呼她「小妖精」而氣惱，她把那看作親切的稱呼，仍然歡欣地繼續着她的工作。她的面孔被那繫在她的頭上的一方手帕遮掩住。她身穿一件粉紅長衫與綠色的貝施梅特。她隨着那個肥大的牛，消失在院中的一間偏斜面的小厩舍裏；從裏面傳來她的聲音，她溫柔而娓娓動人地對着水牛說：「你不肯站穩嗎？這是怎麼一種動物！來吧，親愛的老東西！」不久那個女兒和老婦人從厩舍走向外房去，拿着兩大壺牛奶，那是當日的產品。從外房的烟突中，升起一縷稀薄的西亞克的炊烟：牛奶照例是做成凝塊的奶酪。女兒燃起了火，同時她母親走向大門去。黃昏已降落在村莊上。空氣中充滿蔬菜、牲畜、與吉西亞克的氣味。從

各家的大門裏或是沿着街道，哥薩克婦女們奔跑着，拿着燃起的引火物。在各家的院子裏，人們可以聽見牲畜的鼻呼或靜靜的咀嚼，牠們放過了奶很舒適；同時在街上，祇有婦女和孩子們彼此招呼的聲音。除去禮拜天之外，很少聽得見醉酒的男人的聲音。

一個哥薩克人的家主婆，一個高大強壯的老婦人，從對面的房屋走進烏麗蒂加老婆婆身邊來，請求借火。她的手裏正握一塊引火的破布。

「你都弄好了嗎，老婆婆？」

「女孩子已燃起了火。你是要火嗎？」烏麗蒂加老婆婆說，她自豪她能為隣居盡點義務。

兩個婦人走進房裏，不慣於作細活的那雙粗手，顫抖着打開火柴盒，火柴在高加索是少見的東西。那個相貌魁偉的新來的婦人，坐到門階上，顯然有意要來一陣閒談。

「你的男人是在學校裏嗎，婆婆？」她問。

「他總是在教那羣小孩子，婆婆。但是他寫信說，他要在休假日回家來的，」教師的妻說。

「是的，他是一個精明人，看得出來的；什麼事都有用處。」

「當然是的。」

「可是我的盧加施加是在哨兵線上；他們不許他回家，」客人說，雖然這些事教師的妻老早就曉得了。她心裏想談談她的盧加施加，她最近才送他到哥薩克駐軍裏去服務的，而且她希望他和教師的女兒瑪麗安加結婚。

「原來他是在哨兵線上？」

「是的，婆婆。自從上個休假日，他就不在家了。前些天，我託佛姆施金送給他幾件襯衣。他說他很好，他的長官對他很滿意。他說他們又在防備阿布萊克斯了。盧加施加現在非常快樂——他說。」

「很好，謝謝上帝，」教師的妻說。「的確『攫取者』這個名銜是最適於他了。」盧加施加之所以得到「攫取者」這個頭銜，是因為他曾很勇敢地從水裏搶救過一個孩子；教師的妻有意要對盧加施加的母親說些高興的話，所以提到這一點。

「我謝謝上帝，婆婆，他是一個好兒子！他是一個漂亮人，無論誰都稱讚他，」盧

加施加的母親說。「我所希望的祇是給他結婚；於是，我就可以安心地死去了。」
「喔，村子裏不是有很多年青的女子嗎？」教師的機警的妻回答，這時她用骨稜的手小心地關上火柴盒。

「多得很多，婆婆，多得很多，」盧加施加的母親搖着頭說。「現在有一個女兒，你的瑪麗安加——這才真正是一個女兒！你尋遍了所有的地方，再也尋不到另外的一個！」

教師的妻曉得盧加施加的母親的來意；雖然她相信他是一個良好的哥薩克人，但她却在躊躇：第一因為她是教師的妻而且富有，同時盧加施加僅為一個普通的哥薩克人的兒子，並且沒有父親；第二因為她還不願意和她的女兒離別；但主要是因為她認為按照道理應當這樣作。

「喔，等瑪麗安加長大成人之後，她也可以結婚的，」她穩重而謙遜地說。

「我將派媒人來——我一定派他們來的！不過先讓我把葡萄園整理好，然後我們就可以向您提婚了，」盧加施加的母親說。「而且我們也要向藹里亞斯·瓦西里遲提婚

的。」

「藹里亞斯，算了吧！」教師的妻驕傲的說。「最主要的是要對我講！而且要在最適當的時候。」

盧加施加的母親，由教師太太的嚴峻的面孔上，看出現在再不能說什麼話了，於是她用火柴燃起引火的破布，站起身來說：「不要拒絕我們，請想想我的話吧。我要走啦，已到燃火的時候。」

當她手裏搖擺着那燃起的破布穿過街道時，她遇見瑪麗安加對她鞠躬。

「啊，她真是一個皇后，一個工作的能手，這個女兒！」她望着那個美麗的少女心裏想。「她還需要什麼長得更大？她已到結婚的時刻了，而且嫁給一個好人家，嫁給盧加施加！」

但是烏里蒂加婆婆有她自己的考慮，她仍然坐在門欄邊，在沉思着什麼事情，直到她的女兒招呼她。

第六章

村莊上的男子，是在軍事的遠征與哨兵線上，我是按照哥薩克人的話來說，是「在他們的崗位上」，消度他們的時光。快到傍晚時刻，兩個老婦人所談論的那個「攫取者」盧加薩加，正站在尼支涅。普羅托斯克兵營的一個守望塔上，這兵營就在泰萊克河岸上。靠在守望塔的欄杆邊，他迷縫着眼睛眺望着，有時望着萊克河對面遠遠的地方，有時俯視他的哥薩克人的同伴，偶而對他們說一兩句話。太陽已經迫近那在凝凍的雲霧之上閃着白光的雪的山脈，在山腰間浮動着的雲彩，越來越黑暗了。在空氣中已可以感到傍晚的明淨。雖然在兵營的周圍，天氣仍然燥熱，但從森林間却傳來一陣清新的感覺。哥薩克人談話的聲音，是比前更響亮地震蕩着。泰萊克河棕色激流的騷動與那靜止的河岸的對照更爲生動了。水已開始退潮，各處有濕砂在岸上與在淺灘上，閃着黃灰色

的光。河的另一面，正對着哨兵營的地方，是荒涼的；祇有一大片荒蕪的短葦，遠遠地

伸展到山腳下。在那低低的河岸上，靠近一邊，可以望得見茆遲人村莊上的許多土屋子的平屋頂與漏斗型的煙囪。站在守望塔上的哥薩克人的銳利的眼睛，穿過先俄羅斯人村莊的晚烟，望着茆遲人婦女行動的纖巧身姿，在遙遠處可以望見她們身穿的紅色或藍色的衣服。

哥薩克人時刻都在準備阿布萊克斯從韃靼人方面越過境界來襲擊他們，尤其是在五月，那時泰萊克河附近的森林是那麼叢密，要步行而過是困難的，而且在許多地方河水很淺，可以騎馬涉過。雖然在兩天之前，一個哥薩克人帶來聯隊指揮官的通知書，宣布據間諜的報告，約有八個人的一羣，有意要渡泰萊克河，所以命令特別警戒，然而在哨兵線上這時還看不出特別警戒的跡象。哥薩克人並未武裝，馬匹也並無鞍轡，就好像是在家裏一樣，有些人釣魚，有些人飲酒，有些人打獵，消磨他們的時光。祇有當班的人使用的馬匹是裝好鞍轡，在森林附近的荊棘中蹣跚着腳步行動着；祇有哨兵穿上塞加西亞人的衣裝，佩帶一支鎗與一把短劍。那個伍長，是一個細長的哥薩克人，他有特別長的背與小手小腳，他正坐在茅舍裏的土坑上，他的衣服的鈕扣敞開着。他的面孔上露出

一個長官的怠惰厭煩的表情，一經閉上他的眼睛，他的頭便先落在一隻手掌上，其次又轉到另一隻手上。一個長着黑灰色大鬍鬚的老哥薩克人，腰間繫着皮帶，穿着襯衣，倒臥在河邊，怠惰地凝視着泰萊克河的水波，那是很單調地起着泡沫流動着渦旋。另外有些人，也因爲忍不住暑熱，半裸體地，或是在河裏洗衣服，或是編製漁線，或是躺在河岸的熱砂上哼着調子。有一個哥薩克人，單薄的面孔被陽光照得紫黑，睡在茅舍的附近，他顯然是已經大醉了，他靠着牆睡，雖然在一兩小時以前，那裏曾經陰涼，可是現在却滿照着傾斜的兇猛的太陽光。

站在守望塔上的盧加施加，是一個高大漂亮的青年，約二十多歲，極像他的母親。他的面孔與全身，雖然有着青春的清癯，而無論在精神上或肉體上，都顯示出極大的氣力。他是新近才參加前線工作的，可是從他的面孔的表情以及從他那沉靜有把握的態度來看，哥薩克人與一般長期武裝的人們所特有的，那種有些驕傲而威嚴的態度，他已經都有了；而且他自覺他是一個哥薩克人，並充分認識他自己的價值。他的寬大的塞加西亞人的衣服，有些地方已經破了；他的帽子掛在腦後，像茄遲人的樣子，他的裏腿鬆散

在他的膝下。他的衣裳並不華麗，可是有着哥薩克人特有的角皮的樣子，一部份是模倣哥薩克勇士的打扮的。一個真正勇士身上的一切，都是寬大，破爛而滿不在乎的；祇有他的武器是珍貴的。但這件襤褸與武器，是以一種特殊的神氣特殊的方式佩帶着，那不是一個土匪的打扮。他的雙手交搭在他的帽後，迷繞着眼睛，他繼續望遠的騷擾人的工作。要講，他的五官並不美麗，但是無論什麼人一看見他的雄壯的儀表，他的棕黑色的智慧的面孔，不覺地就要說：「這是多麼漂亮的人！」

「看看那羣女人，有多少正在那村莊裏走來走去，」他發出尖銳的聲音說，無精打采露出他的白亮的牙齒，他的話並不是對某一個人說的。但是那臥在下面的拿扎爾加立刻抬起頭來說道：

「她們必是去取水的。」

「倘使有人放鎗駭駭她們怎麼樣？」盧加施加笑着說。「她們不會驚擾嗎？」

「鎗放不到那里。」

「什麼！我的鎗可以射過那兒的。你等等看吧，輪到他們慶祝會的時候，我將去訪問吉雷可汗，到那里去喝布扎（註），」盧加施加說，憤怒地揮着那纏在他身邊的蚊子。

叢藪中的響聲引起哥薩克人的注意。一隻斑點的雜種獵犬，嗅着並激烈地搖擺着他的少毛的尾巴，跑到哨兵線來。盧加施加認識那個狗是屬於他的隣人獵夫藹洛施加伯伯的，於是他看見隨在狗的身後穿過叢藪，獵人自己的身姿迫近了。

藹洛施加伯伯是一個巨大的哥薩克人，雪白的大鬚鬚，胸與肩非常寬，他的強壯的四肢非常配稱，所以在那沒有人和他相比的樹林裏，他並不顯得特別高。他穿着破爛的衣服，打着繃腿，踏着用繩子繫着的鹿皮拖鞋；同時頭上戴着一頂粗糙的小白帽。他在肩上担着一個野帳，爲了獵取野雉時隱身的，一個袋子裏裝着一個母雞，爲誘引鷹的，另外還有一隻放鷹；另一肩膀上用皮帶背着一隻打死的野貓；他的腰帶間背後有幾個小袋子，塞着子彈、火藥與麵包；一隻馬尾，用以趕蚊子的，一把長匕首，裝在破爛的皮

（註：Buzg——薩爾人用栗子作成的啤酒。）

鞘裏，染着舊血痕，還有兩個死野雉。向哨兵線上看了一眼，他停了步。

「嘿，蘭姆！」他呼喚着狗，發出那麼響亮的低音，遠遠地在森林間起了一陣回聲；把他的大鎗——就是哥薩克人稱爲「無情的」東西——往肩上一担，他揚起他的帽子來。

「好人們，一天都過得好吧？」他以同樣強壯而愉快的聲音對着哥薩克人們說，他毫不費力發聲就很高，彷彿從對岸向着人叫的一般。

「是的，是的，伯伯！」從四面八方青年哥薩克人的聲音回答着。

「你們看見什麼沒有？對我說呀！」葛洛施加伯伯叫着，用袖子擦着他的紫紅的大臉上的汗。

「啊，伯伯，在這裏，篠懸木裏有一個兀鷹。一到夜裏牠就滿處亂飛，」拿扎爾加說，擠着眼，閃動着肩膀和腿。

「算啦！算啦！」老人不信地說。

「真的，伯伯！你守看好了，」拿扎爾加大笑着說。

那個說話的人，他本沒有看見過任何兀鷹，但是在哨兵線上的青年營裡的人，從好久

「你這做僕人，總是扯謊！」
盧加施加從塔上對準扎爾加說。

「必要守着。我要守着的，」老人爲使所有的哥薩克人高興，這樣回答。「但是作

「你是在找野豬嗎？」伍長說，他屈身向前用雙手抓着他的背，極喜歡有縫會開一陣玩笑。「這輩人們要獵的是阿布萊克斯，並不是野豬！伯伯，你沒有聽見什麼話嗎？」

「阿布萊斯？」老人說。「沒有，我沒聽見什麼。我說，你有齊克希爾（註）」

「喝一口，你是一個好人。我現在真累死了。將來我會拿給你一些新鮮肉，真的。」

—

。給我喝一口吧。」

「你是去守候嗎？」伍長問，好像他沒有聽見對方說的話。

「我本不想今天夜裏去守候的，」葛洛加伯伯回答。「也許，上帝加福我，我能爲你假日獵得一些東西。那時你就可以有一份，你一定有一份的。」

「伯伯，哈囉，伯伯！」盧加施加從上方發出尖銳的聲音叫着，這吸引了在一個人的注意，所有哥薩克人都向上望他。「祇要走到上邊的水道去，便有一大羣野猪在那里。我不是杜撰，真的！有一天我們一個哥薩克人在那里射過一隻。我告訴你的是真話，」他說，擺正了他帽子上的毛瑟槍。他的聲音表示他並不是在開玩笑。

「啊！攫取者盧加施加在這里！」老人說，向上望着。「他在什麼地方說的？」

「你沒有看見過嗎？我覺得你簡直太笨了！」盧加施加說。「就在濠溝的地方，」他很認真的樣子，搖搖頭。「我們正沿着濠溝走，經突然聽到喀喀的聲音，可是我的鎗裝在盒子裏。葛里亞斯地吃了一驚……我可以告訴你那塊地方。並不遠的。你只要等一會兒就成。離你的每一個腳趾我都知道。摩麥夫多彭，」他雖然而且幾乎像是

命令般轉向伍長說，「到換班的時候啦！」於是高舉起他的鎗，開始從守望塔上下來，並不等候命令。

「下來吧！」伍長在盧加施加動身之後說，於是望望周圍。「輪到你嗎，顧爾加？去吧……真的，你們的盧加施加已經很熟練了，」他對那個老人說。「他正像你一樣滿腔亂跑，他不呆在家裏的。有一天他射殺了一隻野豬。」

第七章

太陽已經落山，夜的蔭影從森林邊上急速地展開了。哥薩克人在哨兵線的周遭作完了他們的工作，聚集在小屋裏用晚餐。祇有那個老人還停留在篠懸木下，守候着兀鷹，牽着那繫在放鷹腳上的繩子，雖然確實有一個兀鷹棲息在篠懸木上，而他却不肯飛下來捉食誘餌。盧加施加唱了一歌又是一歌，就在荊茨叢中安息地佈網準備捉捕野雉。雖然牠的體格很高，雙手很大，可是每一種工作，無論粗活和細活，盧加施加的手指都能勝

徑。

「哈囉，盧加！」拿扎爾加從草叢附近走來，發出尖銳的聲向他叫着。「哥薩克人都去吃晚飯了。」拿扎爾加胳膊底下夾着一個活野雉，在荊棘中選着路出現在小徑上。

「噉！」盧加施加說，截斷了他的歌，「你從那里捉到這個野雉？牠是不是落在我的陷阱裏的？」

拿扎爾加和盧加施加的年紀彷彿，也僅從上個春天來到線上的。他是一個質樸的人，身體瘦弱，他的聲音聽着很尖銳。他們是隣居與同志。盧加施加坐在草地上，像一個縫紉人盤着腿，整理着他的網子。

「我不曉得那是誰設的陷阱——是你的，我想。」

「是在篠懸木旁邊坑的那面嗎？那麼那就是我的！昨天晚上我佈的網。」

盧加施加站起來看着那隻捉到的野雉。他先敲着那隻鳥燻黑的頭，牠轉動眼睛恐怖地伸長脖子，然後盧加施加用手把鳥拿過來。

「今天晚上我們用牠做糯米雞。你去殺了牠摘掉毛。」

「這是我們自己吃還是把牠送給伍長！」

「他有的是！」

「我不喜歡殺這種東西，」拿扎爾加說。

「交給我。」

盧加施加從他的刺刀下抽出一把小刀來，馬上就是一戳。鳥搏動着，但是牠的翅膀還沒有展開，那流血的頭已經彎下來顫抖着了。「人們就應當這樣作法！」盧加施加說，將雉鳥拋在地上。「這可以做很肥的糯米雞。」

拿扎爾加望着那隻鳥打了一個冷戰。

「我說，盧加施加，那個惡鬼今天夜裏又要派我們去設伏，」他說，拿起那隻鳥來。（他是指着伍長說的。）「他已派佛姆施金去取酒，可是應當輪他當班了。他總是派我們去的。」

盧加施加沿着哨兵終吹着口哨。「把這根繩子帶去，」他叫着；而拿扎爾加就很聽話。

「今天我要把我的話說出來。真的，」拿扎爾加繼續說。「說我們不願意去；我們已經厭倦，這事不能老是沒完！真的，你告訴他們說；他們會聽你的話的。這事太要不得！」

「去你的吧！叨唸個什麼意思！」盧加施加說，他顯然是在想着旁的事情。「瞎說什麼！如果在村子裏他叫我們晚上出來，那是有些討厭的：那里我們有地方開心，但在這里，這是什麼地方？在哨兵營裏或設伏完全是一回事。你簡直是一個孩子！」

「你要到村上去嗎？」

「休假日我要去的。」

「顧爾加說，你的杜娜義加和佛姆施金要好起來了。」拿扎爾加突然地說。

「好的，叫她滾她的，」盧加施加說，雖然他沒有笑，却露出他的整齊白牙。「就好像我再找不到另外的一個了！」

「顧爾加說他到她的屋子裏去。她的丈夫沒在家，於是佛姆施金坐在那里吃餅。顧爾加停了一會兒，於是走開了，經過窗邊時他聽見她說，『他走啦，那個惡鬼……爲什

麼你不吃餅呢，我的好人？今晚你無需回家去了。」於是顧爾加在齒底下對自己講，「這事，很好！」

「你是自撰的。」

「不，真的，老天爺在上！」

「好吧，如果她喜歡旁人，就叫她陰她的。」盧加施加停了一下說。「有的是女孩子們，而且我對她已經厭了。」

「你看，你是怎樣的一個惡魔？」拿扎爾加說。「你應當和教師的女兒瑪麗安加要好。爲什麼她不同任何人出來走？」

盧加施加皺皺眉。「瑪麗安加又怎樣？她們全是一樣的，」他說。

「不過，你試試看……」

「你在想什麼念頭？村上的女兒們是那麼稀少嗎？」

於是盧加施加又重新吹起口哨，沿着哨兵線走，在經過的地方折着樹葉和樹枝。突然他瞥見一支小嫩樹，於是握着刀柄把刀子拉出來，將它割下。「這可以作多麼好的槍

杵，」他說。揮着那小嫩樹在空中呼呼作聲。

在茅舍泥塑的門屋間，土地上擺着一張韃靼人的矮桌子，哥薩克人正圍着桌子坐着，這時談起應當輪到誰設伏的問題了。

「今天夜裏應當誰去？」一個哥薩克人從敞開的門間向着另一間屋子的伍長叫。

「應當誰去？」伍長也叫着。「輪到布爾拉克伯伯，還有佛姆施金，」他說，並沒有很大把握的樣子。「你們兩個頂好也去，你和拿扎爾加，」他對盧加施加說。「還有邁爾古肖夫也必要去，他已經酒醒了吧？」

「你自己都沒有醒，他怎麼會醒呢？」拿扎爾加聲音低落地說。

哥薩克人大笑起來。

邁爾古肖夫就是那個醉倒睡在茅舍旁邊的哥薩克人。他正這時踉蹌地走進屋裏來，擦着眼睛。

盧加施加已經站起身來整好他的鎗。

「快點去！吃完飯就走！」那個伍長說；他並不等候人們答應就關上門，顯然他並不期望哥薩克人服從的。「當然，」他想，「如果我沒受到命令，我不會派任何人的；但是軍官隨時會來查看，因為據他們說，有八個阿布萊克斯已經過河了。」

「喔，我想我必要去的，」藹爾古肯夫說，「和矩如此，沒有辦法！就是這種年頭。我說，我們必要去的。」

同時盧加施加手裏拿着一大塊雞肉送到嘴裏，看一眼拿扎爾加，看一眼藹爾古肯夫，好像對於剛才的事毫不關心的樣子，只是對他們兩個笑着。在哥薩克人動身去設伏之前，藹爾古肯夫，已在篠懸木下空等到夜深，這時走進黑暗的外間屋來。

「喔，孩子們，」他的宏亮的低音響徹在全屋裏，淹沒了其他一切人的聲音。「我和你們同去。你們守候茄遲人，而我去等野豬！」

第八章

當藹爾古肯夫與三個哥薩克人，穿着外衣攜着鎗，離開哨兵綫，走向泰萊克河他

們要埋伏的地方時，天已經很暗了。

拿扎爾加根本不想去，但是盧加施加對他大叫，於是他們即刻動身了。在他們沉默地走過幾步之後，他們離開濠溝，轉向一條幾乎爲蘆葦掩埋的小路上去，一直走到河邊。在河岸上，有一塊大黑木頭，靠着水邊。周圍的蘆葦新近已經被割掉了。

「我們臥在這里嗎？」拿扎爾加問。

「爲什麼不呢？」盧加施加回答。「坐在這里，停一會兒我就回來。我去指給爹爹他要去的地方。」

「這是最好的地方；這里我們看得見人，人們看不見我們，」葛爾古肖夫說，「所以我們要臥在這里。這里是再好沒有了！」

拿扎爾加與葛爾古肖夫展開他們的大衣，鋪在木頭後面，同時盧加施加同葛洛施加伯伯走去。

「離這里並不遠，爹爹，」盧加施加說，他在老人前面輕輕地邁着步：「我指給你看他們在什麼地方——只有我一個人曉得，爹爹。」

「指給我看！你是一個好伙子，一個標準的攪取者！」老人也是囁嚅地回答。

走過幾步之後，盧加施加停住了，轉身向着一個水渦，吹哨着。「這是牠們來喝水的地方，你看見了嗎？」他用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指着那新留下的蹄印。

「基督加福於你，」老人回答。「野豬會在濠溝那邊的窪地裏，」他說。「我守着，你可以去了。」

盧加施加把他的外衣向上拉拉，獨自走回來，有時向左邊蘆葦牆瞥一眼，有時向泰萊克河岸下的激流看一看。「我敢說他正穩藏或是匍匐在什麼地方，」他想着茄遲人山賊的事。突然有一陣響聲與水之衝擊聲，這使他驚動，抱住他的毛瑟鎗。從岸的下面一個野豬跳出來——牠的黑色輪廓有一陣映現在河水的草綠色的平面上，於是消失在蘆葦裏。盧加施加拿出他的鎗來瞄準，但是他還未能放鎗，野豬已消失在草叢中。盧加施加惱怒地碎了一口，繼續走下去。臨近埋伏的地方，他又停住，輕輕地吹着口哨。他的口哨得到回聲，他走向他的伙伴去。

拿扎爾加全身捲縮在一起，已經要睡了。藹爾古肖夫兩腿交搭着坐在那里，稍微動

了一下，讓一塊地方給盧加施加。

「坐在這里多麼開心——這真是一塊好地方，」他說。「你送他到了有野豬的地方嗎。」
「送他到什麼地方？」盧加施加回答，「但是我剛才驚動了多麼大的一個野豬，就在水的旁邊！我想就是那一個！你必定聽見了那轟的一聲？」

「我確聽見一個畜牲跑過去。我立刻曉得必定是一個畜牲。我心裏想：『盧加施加驚動了一個畜牲，』」藹爾古肖夫說，用他的大衣把自己裹起。「現在我要睡覺了，」他接着說。「雞叫的時候叫醒我。我們必須守規矩的。我要躺下打一陣瞌睡；然後你打瞌睡我來守着——就是這麼辦。」

「幸而我不想睡覺，」盧加施加回答。

夜是黑暗，溫暖而沈靜。只有天空的一面，有星星的閃光；另外大部份，是為巨大的雲彩所遮蔽，那是從山頂上展開來的。在沒有微風的天空裏，烏雲籠罩着羣山，緩緩地向前移動，它的曲線的邊緣尖銳地刻劃着深邃星光的天空。哥薩克人僅能在面前辨別泰萊克河與遠方。在身後和兩邊，都被蘆葦牆所包圍。偶然蘆葦搖擺着發出簌簌聲，那

顯然並沒有什麼原因。從下面看來，那搖動着的蘆花，映現在明淨的天空間，像是生着羽毛的樹枝。就在腳邊的眼前，便是河岸，在河道裏是激流。再遠一點，是綠黃色的動蕩的巨波，沿着河岸環着淺灘，發出音韻的渦漩。再遠一點，水岸，雲，全在烏黑中混成一片。在水面之上，浮動着黑的陰影，一個有經驗的哥薩克人的眼，可以看出那是爲激流沖下的樹木。僅在極偶然的時光，空中閃電映照在水上，像是映照在一面黑鏡子上一般，顯示出對岸的斜坡。夜之韻律——蘆葦的簌簌聲，哥薩克人的鼾聲，蚊子的哼唧聲，以及流水聲，時時被遠方開放的鎗聲，或是從岸上滑落的水的激濺聲，大魚的翻水聲，或是一個野獸穿過樹林的草叢的過路聲，所切斷。有一次，一隻梟鳥兩翼每隔一次更動一下，發出音韻的聲音，飛翻過去。正從哥薩克人頭上邊，牠轉飛向森林去，於是不再有間隔，一飛一打，飛到一棵篠懸木上，在他未落在樹枝上之前，有好一陣牠沙沙作聲。每聽到這種意外的發聲，設伏的哥薩克人，便張起耳朵，緊張地傾聽着，他的眼睜睜觀看，同時從容地摸着他的毛瑟鎗。

夜的大部時間已成過去。那曾向西方移動的烏雲，從它裂縫間，現露出明靜的星

空，那向上升起的金黃色的新月，在羣山上空閃耀出紅色的光。冷氣已經襲人了。拿扎爾加醒轉來，說了一席句話，又沈睡下去。這加施加覺得厭倦，站起身來，拉出他的刀子，要把他的木杖割成一根柺杵。他的腦裏還想着那居住在山間的菲遲人，他們的勇敢的青年們陸續過來，並不畏懼哥薩克人，而且也許就在這時正在某地方渡河。他從隱藏着的地方探身出去，沿河眺望，但是看不見什麼。他不斷地時而望着河上，時而望着對岸，這時在朦朧的月光下已經茫然地分辨出河水了，他不寒思索菲遲人，聯想到什麼時候喚醒他的同伴，什麼時候要回到莊上去。他想像着他在鎮上的冬加，他的「小靈魂」——哥薩克人這樣輕睡而無情婦的，他想到她很爲煩擾。清晨的象徵，銀色的雲，在水上閃着白光，離他不遠的地方，有幾隻小鷹呼聲着，動着羽翼。最後，從這方面射來，更近一點的，映着是另一隻長長的鷹。其次，還有許多其他的鳴聲配合着。

「是曉醒他們的時候了，」這加施加想，他已經完成他的柺杵，開始將它試驗下垂了。轉向他的同伴，他正要辨別出那兩條眼是屬於那一個人的，這時他好像突然聽見，在底萊克河的另一面，有水的激蕩聲。他又轉望山丘那面的水平線上，在上昇的新月下

方已顯長隆，牠正在對岸，向着泰萊克河，向着河上現在已顯然望得見的漂木，有了一眼。牠有一瞬間覺得自己是在動着。而泰萊克河與漂木却在靜止。他又窺探一次。在一塊大黑木頭上，有一枝小樹，特別引他注意。那小樹正在水流的中心，很奇怪地漂流着，既不搖擺，也不旋轉。它甚至不像是跟着水流一起漂動，而是向着淺灘方面越河而來。而加施施，伸長他的頸子，注意地望着。那小樹漂到淺灘上，停住了，於是極其特地存在那裏。而加施施好像看見從那小樹下伸出一隻胳膊來。

「倘使我獨自一個人殺死一個阿布萊克！」他想，於是迅速而不慌張地去找他的槍，上好他的彈，無聲無氣地對好方位。搬起槍機，他平靜地瞄準着，仍然在注意地探察。

「我不曉得他們，」他想。但是他的心臟已在激烈地跳動，他完全靜止，側耳傾聽。突然那隻身又滑下冰去，開始向着這邊岸上浮動過來。

「倘使我射不中他呢？……」他想，那在冰上朦朧的月光他瞥見在漂木的附近有一面鏡面人的頭。他筆直對着那個頭瞄準，那確是非常之近——宛如在他的鎗管的口上。

他向對面望了望。「不會錯了，絕對是一個阿布萊克！」他歡快地想着，可是突然，他又支起雙膝，再度捕準，找到標的，那正可以從他的鎗頭望得見了，他照着小時候學會的哥薩克人的辦法，說道：「聖父與聖子在上啊，」於是搬動了他的槍機。在一瞬間，一道閃光，照明水邊的蘆葦；那尖銳短促的鎗聲，響澈過河的對方，在這遠的地方變成拖長的響聲。那塊漂木現在不再向這面漂流了，而是隨着水流，搖擺着，旋轉着。

「停止！」藹爾古肖夫叫着，把住他的鎗，從他睡眠的近邊の木後抬起身來。

「閉嘴，你這個鬼東西！」盧加施加噁噁着，磨磨着他的牙。「阿布萊克斯！」

「你對誰開鎗？」拿扎爾加問。「是什麼人？盧加施加。」

盧加施加沒有回答。他又裝上他的鎗，望着那漂木。在不很遠的地方，漂木停在砂岸上，在它後面可以望見一件大的東西，在水裏搖擺着。

「你射什麼東西？為什麼不說話？」哥薩克人們追問。

「阿布萊克斯，我對你們說過啦！」盧加施加說。

「別瞎扯！是走火麼？……」

「我殺死一個阿拉伯人，我開槍就是爲他，」盧加施加斷續地說，他的聲音因爲動情而悶塞，這時他跳起身來。「一個人在游水……」他說，指着那砂岸。「我殺死了他。你們看看那邊。」

「別再胡扯啦！」葛爾古肖夫又說，擦着他的眼睛。

「別再瞎扯什麼？你看看，」盧加施加說，捉住他的肩膀，用那麼大的力量拉住他，葛爾古肖夫都呻吟起來。

他按照盧加施加指示的方向望過去，看見一個人的身體，他立刻改變了他的語調。

「天哪！但是我說，會有更多的人來！我對你們講實話，」他輕輕地說，開始檢視他的槍。「那是一個浮水過來的斥候：不是已有許多人在這邊，就是在對岸不遠的地方——我真的對你們講！」

盧加施加正在解他的皮帶脫掉他的塞加西亞人的衣服。

「你想作什麼，你這個傻瓜？」葛爾古肖夫說。「祇要你一出頭，你就算完結，而且毫無價值，我對你講老實話！如果你已把他殺死，他們不會逃掉的。給我的槍開裏，

「帶點火藥——你有一些吧？拿扎爾加，你回哨兵線上去，機警一些；但是不要沿着河岸走。否則你會被殺死的——我對你講真的。」

「叫我一個人去！你自己去吧！」拿扎爾加惱怒地說。

席加施卸掉褲子的衣服，走到岸上。

「不要得意，我告訴你！」葛爾古肖夫說，在槍門裏裝上一些火藥。「看，他並沒有動。我看得見的。整天亮了；等到哨兵線上的人們來。你去啊，拿扎爾加。你害怕嗎？不要怕。我告訴你。」

「席加，我說，席加施加！告訴我們你怎麼作的這事！」拿扎爾加說。

席加施卸掉了主意，決定這時不下水了。「快去到哨兵線，我在這裏守着。告訴哥薩克人們派巡邏隊來。如果這還有阿布萊克斯，也審捉到他們，」他說。

「這正是我的主意。他們會跑掉的，」葛爾古肖夫站起身來說。「真的，必需捉到他們。」

葛爾古肖夫與席加，在岸上等了十分鐘。勤奮的哨兵線去，他們並不沿河岸走，

穿過荆棘到達森林的小路上。

「要小心哪，盧加施加，他們會在這里殺掉你的，所以你頂好時刻張望着，我告訴你！」

「去吧；我曉得的，」盧加施加小聲說；再檢查了一下他的槍，於是他就坐在木頭後面。

盧加施加獨自留着，坐在那里，凝視着淺灘，靜待哥薩克人；但離前兵線是相當遙遠的，所以他在受着不耐煩的苦惱。他總在想看那和他殺死的阿布萊克一起來的人們會逃掉。他煩心着那些要逃走的阿布萊克斯，正如他昨天晚上對那逃走的野豬的心情一樣。他向周圍和對岸望望，時刻都希望看見一個人；佈置好他的槍托之後，他準備開火。在他的腦海裏從來沒有自己或許會被殺掉的想頭。

第九章

天漸漸亮起來。在淺水中輕輕晃動的茄遲人的身體，現在已看得很清楚，突然離

裏面加不進來。他聽着驚駭的聲了。他聽見腳步聲，正看見度花在那裏，他正滿他的於。口裏說着：「聖父和聖子在一起。」但是當他繼續說時，腳步聲停住了。

「哈，哈，哈，哈！別訂死你媽的爹爹！」一種低沉的低音穩靜地說；於是，兩手不聲不響，高湯施加老爹走近盧加身邊來。

「我現在要殺掉你了。聖老天爺講真的！」盧加施加說。

「你對什麼東西說？」高湯施加問。他的聲音穿過樹林與河水下方，突然間驅散門外廣大人間空寂之秘密的玄理。就好像是一切都變成更輕逸更明朗了。

「就在這裏，信仰，你是不知什麼東西嗎？但是該殺死了一個野獸，」盧加施加說，高湯施加聽着，而高湯施加不自覺的冷靜站起身來。

「你現在還不知道那裏在說話，你還不清楚，使泰萊克河水發生漣漪的白色的膏。

「他現在還不知道，被高湯施加出來……看那里，那里！他穿着藍色褲子，

還有一雙鞋，他想……高湯施加？」高湯施加問着。

「高湯施加不回答？」高湯施加問。高湯施加有一種嚴峻的表態。「你殺死了一個

勇士，」他說，顯然是快樂的樣子。

「我就坐在这里，突然看見對岸有一塊黑的東西。他還在那邊的時候我就已偵查他蹤跡。好像是一個人走到那里跳下水去。奇怪！有一塊漂木，好大的一塊，漂浮着，並不見什麼；於是牠站起來，他必定看見了，那個野獸，他爬到淺灘去，向周圍窺探。『不成！』他一上了淺灘便回頭對我說，『你跑不掉的！』啊，有些東西哽在我的喉嚨裏！我拿好我的槍，但是沒有動。還向外望着。他呆了一會兒，又浮過來；當他過了月下，我看見他的上部。『聖父與聖子以及聖靈在上啊』，……於是從煙火中我看見他在岸上着。他吟呷了，或者是由於我這麼想。『啊』我想，『謝謝上帝，我已殺掉了他！』當他浮到砂岸上時，我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想要起身，可是他已經不能夠。他擱住了一陣，於是倒下了。一切都看見。你看，他沒有動，他必定死了！哥薩克人回到哨兵線去，因為恐怕還需要更多的人。」

「你就這樣捉到他！」老人說。「現在他已到遙遠的地方了，我的孩子！……」於

是他又悲哀地搖着他的頭。

正在這時，傳來撥斷草枝的聲音，哥薩克人沿着河岸騎馬或步行的嘈雜聲逼近了來。「你們帶來輕艇沒有？」盧加施加叫着。

「你是一個好手，盧加！把他拉上岸來！」一個哥薩克人叫着。

不再等待小船，盧加帶那脫掉了衣服，有好一陣他的眼睛在釘着他的俘虜。

「等一會兒，拿上個加就要取來輕艇的。」伍長叫着。

「你這個傻瓜！也許他還活着，在裏面！帶着你的匕首去！」另一個哥薩克人大聲說。

「是啦，」盧加喊着，脫掉他的褲子。他很快地脫了衣服，在身上劃了一個十字，跳下水去，一頭栽進河裏。於是他長進伸着他的胳膊，他的背高舉在水外，深氣地呼喚着。他隨着波浪浮過了麥萊克的水流。一羣哥薩克人站在岸上，大聲談話。三個勇士放聲去追捕。小船也來到了，盧加施加站在沙岸上，俯向着那個屍體，還了他兩下。「他還活着！」他發着驚人的聲音叫着。

那遲人被槍射中在頭上。他穿着一條藍褲子，一件襯衣，一件塞加西亞人的外衣，背上繫着一桿槍與一把刀。在這之外繫着一根大樹枝，這也就是最初使盧加施加發生疑惑的東西。

「你弄上多麼大的一個鯉魚來！」一個哥薩克人叫着，這時那個屍體正從小船裏取出來，放在河岸的草地上，哥薩克人圍成一個圈子。

「他是多麼黃啊！」另一個人說。

「要我們的人到那里去尋呢？我想他們其餘的人是在對岸上。如果這人不是一個斥候，他不會這樣浮水的。否則他為什麼要獨自游泳呢？」第三個人說。

「這必定是一個能手，自願來在旁人的前面；一個標準的勇士！」盧加施加調笑的說，這時他在岸底下打戰，攔着他的濕衣服。

「他的鬍鬚染着顏色，而且剪得很短。」

「他還在背上繫着一個袋子，裏面還裝着衣服。」

「那可以使他更容易游泳，」某一個人說。

「我說，盧加施加，」伍長說，他手裏正拿着從死人身上海取來的槍與短刀。「這把短刀和這件衣服你自己保存吧；但是我要用三個盧布和你換這桿槍，你看它已經有一個洞了，他說，對着槍口吹着，「我要它只是作為紀念品。」

盧加施加沒有回答。顯然這種要求使他煩擾，但是他曉得這是沒辦法的事。

「你看，這是一個什麼鬼東西！」他說，皺着眉，把茄遲人的衣服拋在地上。「要是一件好衣服也好點，簡直是一塊爛布。」

「可以拿它包木柴，」一個哥薩克人說。

「摩賽夫，我要回家去，」盧加施加說，顯然已經忘記了他的煩擾，而利用給他長官一件紀念品的機會得些方便。

「好說，你可以去。」

「把這個屍體搬到哨兵線那邊去，孩子們，」伍長說，仍然在檢視着那桿槍，「用東西蓋起來，遮住太陽。也許他們從山裏派人來贖回他去的。」

「天還不熱呢，」有一個人說。

「假若有一隻狼把他撕爛呢？那也很好嗎？」另一個哥薩克人說。

「我們將派一個人看守他；因為他們若來贖還他，撕爛了不大好。」

「喔，盧加施加，無論你作什麼吧，你必要給孩子們準備一桶窩德加，」伍長高興地說。

「當然！這是照例如此的，」哥薩克人異口同聲說。「看，上帝賜給你多麼幸福的事！從前你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事，而你却殺掉了一個勇士！」

「買這把短刀和衣服吧，不要吝嗇，我還把這條褲子送給你們。」盧加施加說。「這褲子我穿太緊了；他是這麼一個瘦鬼。」

一個哥薩克人拿一個盧布買了那件衣服，另一個出兩桶窩德加的價錢買了那把短刀。

「喝吧，孩子們！我給你們準備一桶！」盧加說。「我將親自從莊上帶來。」

「把褲子剪成手帕送給女孩子們！」拿扎爾加說。

哥薩克人哄聲大笑起來。

「不要再笑！」伍長說。「把這個屍首搬走。你們爲什麼把這醜陋東西放在屋子旁邊？」

「你們呆在那里作什麼？把他拉了去，孩子們！」盧加施加發出命令的聲音對哥薩克人們叫着，他們勉強地拉着那個屍體，遵從他好像他是他們的首領一樣。拉着那屍體走了幾步之後，哥薩克人放下了那雙腿，那是僵直地落下來的；走開了幾步，於是他們沉默地站立了幾分鐘。拿扎爾加走上來，弄正了那已歪向一邊的頭顱，這時便看見了死人前額上的槍傷與全部的面孔。

「你們看，正在他腦上有多麼大的一塊標記，」他說。「他不會丟掉的，他的主人立刻就會認識他！」

沒有一個人回答，沉默的安琪兒又飛翔在哥薩克人之上了。

太陽已高高地升起，泛出的光線正閃在露水的草上。在附近，清醒的森林裏泰萊克河水發出潺潺之聲，野雉彼此應合着迎接這清晨。哥薩克人環圍着死人沉默地站立着，凝視着他。那棕色的屍體，除去在黑褐色的腰間扎着一條藍色的濕褲子，什麼都沒有，

他的身姿很勻稱而且很漂亮。強健的雙臂還直地伸在他的身旁；那新剃過的發青的圓頭，一邊帶着傷痕，垂向後面。那黑褐色平平的前額，和齊劉的頭部，形成顯著的對照。那張閉着的綠色的眼睛，瞳仁下垂，凝視着上方，好像是在凝視那過往的一切。在紅色的整齊的鬍鬚下，那美麗的雙唇，角上緊閉，像是要凝成一種善意的嘲罵的微笑。那雙小平的十指，滿滿紅毛，向裏面彎曲，指甲也染着紅色。

盧加施加還沒有穿好衣服。他渾身是濕的。他的額子比平素更紅，他的眼睛更亮；他的寬大的下顎扭曲着，從他的健康的身體上，有一種微現的蒸氣浮在清晨新鮮的空氣裏。

「他也是一個人！」他囁嚅着，顯然在讚美那屍體。

「是的，如果你落在他的手裏，你可以得到短短的懺悔時間，」一個哥薩克人說。

沉默的安琪兒已經展開了翅膀，哥薩克人紛紛談論起來。有兩個人下去割木造一個掩蔽，另外的人們間歇地走向哨兵線，盧加與拿扎爾加跑着準備回到莊上去。

半點鐘之後，盧加施加與拿扎爾加正走在他們回家的路上，他們不住地談話，而且

在鄂西開泰萊克河與村莊的密林中，幾乎是在跑着。

「記住，不要告訴媽我派你來的，你就只去看媽丈夫在不在家，」盧加發出尖銳的聲音說。

「而且我也到嚴瑪那里去，」忠心的拿扎爾加說。「我們將快樂一場，你說是吧？」

「今天我們再不快樂，還有什麼時候呢？」盧加回答。

當他們到達莊上時，這兩個哥薩克人喝醉了，他們倒下來睡了，直到晚上。

第十章

在上述事件後的第三天，兩隊高加索步兵駐軍，開抵高加索諾佛姆林斯克的村莊。

馬已解挽，隊伍的貨車擺在廣場上。廚子們挖了一個坑，從各家院子里收集了許多木頭——他們並沒有存很多木頭的——這時正在燒飯；會計軍曹正在對兵士們發餉。轎重

隊正在地上釘木杙，用爲圍蔽的地帶。軍官正在街上逍遙，好像是在家裏一樣，指點軍官和兵員各自的駐紮所。黑漆的木櫃子、轎車、馬匹、以及許多燒蕎麥粥的大釜佈成一行。

這裡有隊長與大尉以及少校軍曹歐厄西·米克海羅維遲；所有的這些人們都在哥薩克人的莊上，這些隊伍據說接到駐紮在這里的命令；所以他們在這裡如在家中。

但是他們爲什麼停在這里呢；這裡的哥薩克人是怎樣的人；他們是否願意軍隊住在這里；他們是否是老教徒——完全沒有在意。兵士們得到餉金解隊之後，非常疲倦，滿身灰塵，喧嘩着毫無秩序，宛如一羣我窠巢的蜜蜂一般，散佈在廣場與街道上。

他們絲毫不注意哥薩克人的厭煩，歡快地談笑着，毛瑟鎗鏘鏘作響，三兩成羣走進茅舍裏，掛起他們的武裝，解開他們的鋪蓋，同着婦女說笑話。在他們最得意的地方，環圍着煮粥的大釜，聚集着一大羣的兵士，喫裏啣着小烟管，有時望着那昇向燥熱的天空中的炊烟，這時已可以看見那烟昇起着結成白霧，有時望着營火，那是正在明淨的空氣中動蕩着，像是鎔化的玻璃；他們揶揄着哥薩克人的男女，因爲他們和俄羅斯人生活

方式絲毫不同。在所有的院子裏，我們都可以看得見士兵，聽得見他們的笑聲，還有哥薩克婦女故意尖銳的叫喊，她們防護着她們的家室，拒絕給與士兵水和燒飯的用具。男女的小孩子們，或是牽着他們的母親，或是互相牽着，發出一種恐懼的好奇心，望着駐軍的一切行動（他們從沒有看見過這些兵士的），或是保持相當距離在他們身後跑着。許多年老的哥薩克人，張慌而沉默地走出來，坐在他們茅舍的土階上，望着兵士的活動，他們露出一切聽之於天命的表情，不曉得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奧萊甯，在三個月以前加入了高加索軍隊當候補士官，他現在指定住在這莊上最好的一家人家裏，教師藹里亞斯·瓦西里遲的家裏，也就是烏麗蒂加婆婆的家裏。

「天曉得將會鬧成什麼樣子，德米特里·安得萊遲，」那喘着氣的萬紐夏對奧萊甯說，奧萊甯穿着一件塞加西亞人的衣服，騎在他從戈羅茲諾葉買來的一匹加巴爾達（註）的馬上，經過五小時的行軍之後，歡喜地走進那指定他駐屯的院子裏來。

「唔，什麼事情？」他問，摸撫着他的馬，歡欣地望着那冒汗而煩擾的萬紐夏，他

（註：高加索內泰萊克區的一個地方，加巴爾達的馬以強健持久而著名。）

乘着行李車來的，正在解行李。

奧萊甯像是一個全然不同的人了。他本來刮得乾乾淨淨的下顎，現在留下青春的鬍鬚，還有一縷小鬚。他的蒼白的臉色，因為夜生活改變為日生活的結果，他的雙頰，他的前額，以及他耳後的皮膚，現出健康的日曬的紅光。他本來穿着黑色的潔淨的新衣服，現在却換上一件白色的輕便的塞加西亞人的衣服，邊緣上有着深深的皺褶，並且身上帶着武器。他本來戴着一個新硬領，而現在的領子上却被他的絲製的貝施梅特的紅色領子緊緊地包裹着。他穿着塞加西亞人的衣服，但是穿得並不好，任何人一望就可知道他是一個俄羅斯人而不是一個塞加西亞人的勇士。好像是那麼一回事，但實際上並不行。不過他全身都在呼吸着健康、歡快而滿足的氣息。

「是的，你看着好像滑稽，」萬紐夏說；「但你自己想和這些人們談話嗎？」他們反對一個人時，一切便算完結。你簡直不能讓他說一句話。萬紐夏生氣沖沖地把一個桶拋在門邊。「他們像是有點不喜歡俄羅斯人。」

「你應當同村長去講。」

「但是我不曉得他住在那里，」萬紐夏發着氣憤的聲調說。

「誰把你惹得這麼氣憤？」奧萊甯問，向周圍望了望。

「鬼才曉得。呸！這家裏沒有實在的主人。他們說他到什麼克里加（註）去啦，而那個老婦人是一個真正的魔鬼。上帝保佑我們！」萬紐夏回答，手摸着頭。「我不曉得我們怎麼能夠生活在這裡。他們比韃靼人還壞，我真地這樣說——雖然他們認為自己是基督教徒！一個韃靼人的確是夠壞的，但他比較起來還更高貴。什麼到克里加去啦！他們杜撰的這個克里加，我簡直不曉得！」萬紐夏說完，轉向一旁。

「這沒有咱們家裏農奴的房間那麼舒服，是吧？」奧萊甯繼續說，他尚未下馬。

「先生，請您下馬好吧？」萬紐夏說，顯然是被這種新勢態所煩擾，但是已委身於命運。

「所以一個韃靼人是更高貴的，是吧，萬紐夏？」奧萊甯重複說，下馬，拍着馬鞍。

（註：Krigs——是在河岸有籬笆圍牆釣魚的地方。）

「是的，你笑吧！你覺得滑稽，」萬紐夏氣憤地咕嚕着。

「來：不要生氣，萬紐夏，」奧萊甯仍然微笑着回答，「等一會兒，我去和這家里的人們說；你看我將把一切都安排好。你不曉得我們在這里將過多麼快樂的生活。祇是
不可慌亂。」

萬紐夏沒有回答。他斜着眼睛，輕蔑地望着他的主人的背後，搖着他的頭。萬紐夏祇把奧萊甯看爲他的主人，而奧萊甯祇把萬紐夏看爲他的僕人；如果有人告訴他們，他們是朋友，兩個人都會驚訝，而他們確實是朋友的，不過他們自己都不覺得。萬紐夏在十一歲的時候就來到他的主人家裏，當時奧萊甯也是同樣歲數。當奧萊甯十五歲時，他教萬紐夏讀了一陣書，教他讀法文，而萬紐夏非常地以此自驕；而且當他的脾氣特別高興時，他還會溜出幾個法文字來，他每當如此總是愚蠢地大笑著。

奧萊甯跑上門廊的台階；推開茅舍的門。瑪麗安加，身上只穿著一件粉紅色的襯衣，正像一切哥薩克婦女在家裏的樣子，驚懼地跳起來，離開門邊，緊緊地靠着牆，用她那縫紉人的粗衣的寬袖子遮住她面孔的下部。奧萊甯，把門打開之後，在過道的半黑

暗中，看見那個哥薩克青年女兒高大娟好的身姿。他懷着青春的立刻就有的熱烈的好奇心，不期然地望着那影在粉紅色襖衣裏的少女的結實身姿，以及那釘住他的美麗的黑眼睛，那是顯示出幼雅的恐怖與驚奇。

「就是她。」奧萊甯尋思着。「但是有許多旁的人和她一樣的，」他的腦裏立刻又轉了念頭，於是他打開了內門。

烏麗蒂加老婆婆，也只穿着一件襖衣，正背對着他屈身在掃地。

「祝福你們，媽媽！我來看我的居處的，」他說。

哥薩克婦人並未直起身子，轉過她那嚴峻而仍然漂亮的面孔對着他。

「你來到這里作什麼？要和我們尋開心嗎？我會教訓你怎樣開心的；願黑死病捉到你！」她大聲叫着，從她那皺皺的額下斜視着這個新來的人。

奧萊甯最初以爲這一路辛苦的英勇的高加索軍隊（他自己是其中之一員），將在任何地方都受人歡迎，尤其是戰友哥薩克人；因此這種接待使他很爲難。不過，他仍然保持心平氣和，設法解釋他是來付租錢的，但是老婦人根本不聽他的話。

「你來作什麼？誰要像你這個壞東西？——看你那破面孔！你等一等好啞；主人來的時候，他會告訴你你應呆在什麼地方。我不要你的髒錢！真是作得好——就好像我們沒有見過錢似的！你們將會用你們那鬼菸的烟子齷齪了這房子而要拿錢來彌補！你以為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們這種壞蛋！願鎗彈射中你們的心肝！」老婦人打斷奧萊甯的說話，發出刺耳的聲音吼叫着。

「看來萬紐夏是說對了！」奧萊甯想，「『一個黠黠人會是更高貴的』。」烏麗蒂加婆婆在他身後罵着，他走出房子來。當他正要離開時，那仍然只穿着一件粉紅襯衣而現在面孔上用白手帕遮住眼睛的瑪麗安加，突然經過他身邊從過道上溜出去。她光着腳迅速地跳下台階，跑下門廊，站立住，用笑着的眼睛急忙看着這個青年，他正消失在茅舍的房角裏。

她堅實青春的脚步，她那在白手帕下閃光的眼睛所發出的不馴順的視線，以及這個青年美人結實而秀麗的體格，比以前更有力地吸引着奧萊甯的注目。

「是的，必定是錯了，」他想，他的腦海裏更不煩心住居的事了，當他走近萬紐夏

身邊時，他不停眼望着瑪麗安加！

「你看，這個女兒也完，是一個野東西，正像一個野妓！」萬紐夏說，雖然他仍然忙着行李車，而現在是高興一點了。「The Fatigue（女人）他說，發出一種勝利的聲音，迸笑起來。

第十一章

傍晚時候，房子的主人釣魚回來，得知候補士官肯付房錢，設法平靜了老婦人，並滿足了萬紐夏的要求。

在這新駐紮地一切都已商量妥當。他們的主人搬到冬季小屋裏，把夏季的小屋讓給候補士官，每月三個盧布。奧萊甯吃了一些東西，睡覺去了。在傍晚時他醒來，洗了澡，打扮得很潔淨；吃過晚飯後，吸了一支烟，坐在面對着街上的窗下。天氣涼些了。茅舍與刻花的三角牆的陰影，罩着那離亂的街道，甚至投到對面房屋的牆邊。房屋的陡

直的蘆葦頂，閃在落日的光耀裏。空氣更清新了。莊上一切都是平靜的，兵士們都已安置停當也沉靜下來。畜牲還沒有趕回家，人們還沒有下工。

奧萊甯的住居差不多就在村莊的一端。偶而從奧萊甯來時經過的泰萊克河那邊遠遠的地方（茄遲或庫米慈克平原），傳來槍火的騷音。奧萊甯在經過三個月的宿營生活之後，現在覺得非常滿意。他新洗過的面孔是新鮮的，他的強壯的身體是潔淨的（行軍之後的一種新奇的感覺），而且他的安適的四肢，是意識到一種安靜而有氣力的感覺。他的精神也覺得清新而明淨。他想着行軍和過往的危險。他記憶着，他面遇危險時並不比別人更胆怯，而且他在英勇的高加索人之間被視為一個同志。他的莫斯科的回憶已留在腦後了；天曉得有多麼遠！舊生活已經完全除掉，新生活正在開始，而在新生活裏還沒有發生過什麼錯誤。在這裡，如一個新人在新的人羣之間，他能獲得好的新名譽。他是意識到生命的一種青春的沒有理由的歡喜。這時他從窗間望着那在他的新住居周圍房邊蔭影下打着螺旋的孩子們，他想到他將如何愉快地去過這種哥薩克村莊生活。偶然他也看看羣山與蔚藍的天空，鑑賞自然的壯麗與他的回憶和夢想混合在一起。他的新生活

已經開始了，雖然與他離莫斯科時所想像的不同，但却是出乎意外地良好。「山哪、山哪、山哪！」它們浸入了他全部的思想與情感裏。

「他把家都喝光了，他舐乾了酒壺！……」藹洛施加爹爹把家都喝光了！」那些在窗下打螺旋的哥薩克小孩子們，望着邊道，突然高叫起來。

「他把家都喝光了，還喝了他的匕首！」孩子們向後退了幾步聚在一起叫着。

叫聲是對藹洛施加爹爹而發的，他肩上担着鎗，腰帶上掛着幾隻野雉，打臘回來。

「我作錯了，孩子們，我作錯了！」他劇烈地搖着他的胳膊，望着街上的兩邊窗

口。「把家都喝光了；那是不對的，」他反覆說，顯然不高興，却裝作不在乎的樣子。

孩子們對老獵士的態度，使奧萊甯驚奇，但那被稱為藹洛施加爹爹的，魁偉的體格與智慧的面孔，更引起他的注意。

「這裡，爹爹，這裡，哥薩克人！」他叫着。「到這來！」

老人向窗望，停住脚步。

「晚上好啊，好人，」他說，舉起他的光頭上的小帽。

「晚上好啊，好人，」奧萊甯回答。「小孩子們對你叫什麼？」

葛洛施加爹爹走到窗邊來。「唔，他們和老人搗亂，」他說，他發出老人與可敬的人說話時所有的那種堅實音樂般的聲調。「你是一個軍隊的指揮官嗎？」他問。

「不，我是一個候補士官。你在什麼地方打到這些野雉？」奧萊甯問。

「我在森林裏打到三隻母雉，」老人回答，轉過他的寬大的背對向窗戶，把腰間掛着的母雉給他看，野雉的頭塞在帶子裏，血污了他的衣服。

「你從前沒看見過嗎？」他問。「如果你要的話，拿兩個去！把這給你，」他從窗口遞進兩隻野雉。「你自己也是獵士嗎？」他問。

「是的。這次行軍的時候，我自己射死過四隻。」

「四隻？真不少啊！」老人諷刺地說。「你會喝酒嗎？你喝齊克西爾嗎？」

「當然。我喜歡喝酒。」

「啊，我曉得你是一個好處！我們將成為庫那克（註），你和我，」葛洛施加爹爹

（註·Kunak——是誓為生死之交的朋友。）

說。

「進來，」奧萊甯說。「我們可以喝點齊克西爾。」

「我可以喝的，」老人說，「但是你拿起這兩隻野雞。」老人的面孔上顯示出他喜歡這個候補士官。他立刻就看出他可以向他盡量索酒，所以給他一束野雞是頗有作用的。

葛洛施加爹爹的身姿立刻就出現在小屋的門口；到了這時，奧萊甯才完全看明這個人的巨大的身姿與健壯的體格，他的棕紅色的面孔，垂着全白的鬚鬚，因為年齡與艱苦滿臉劃着深深的皺紋。他的腿、臂、與肩的筋骨，對於一個老人，算是特別地大而顯露的了。他的頭上，在短髮下有幾處深深的傷疤。他的肌肉厚厚的頸子，全是深深的肉摺，有如一頭牛。他的骨節的手，滿是燙傷和抓傷。他輕而易地邁過了門欄，將他的槍放在牆角上，眼光迅速地向屋內瞥了一眼，看了看放在屋內的各種東西，於是穿着牛皮拖鞋，腳指張在外面，輕逸地走進屋子的中部。他身上帶來一種葡萄酒、窩德加、火藥、與血塊的混合氣味，雖然刺鼻並不十分討厭。

葛洛施加爹爹在神像前鞠躬，揉着鬍鬚，走近奧萊甯身前，伸出他的棕色的大手。

「柯施齊爾地，」他說；「這是捷克斯語，他們講這話的意思是『今天好』——『祝你平靜』」

「柯施齊爾地，我曉得的，」奧萊甯和他握着手回答。

「但是你不曉得，你不曉得正當的次序！傻瓜！」葛洛施加爹爹說，斥責般地搖着他的頭。「如有人對你說『柯施齊爾地』，你必要說『啊拉、拉西、勃、散』，那意思是『上帝祝福你』。論理應當這樣的，不能答『柯施齊爾地』，我的好朋友。但是我可以教給你。我們有過一個朋友，他名叫藹里亞斯·摩賽維遲，也是你們一個俄國人，他和我是庫那克斯。他是一個能手，一個酒鬼，一個賊，一個獵士——而且是多麼能幹的獵士啊！我把什麼事情都教給他。」

「可是你要教我什麼呢？」奧萊甯問，他是越來越喜歡這老人了。

「我要同你去打獵，教你釣魚。我指給你看茄遲人，給你找一個女兒，如果你喜歡的話，就連這事我都辦得到！我就是這麼一種人！我是好談諧的人！」老人說着大笑

了。「我要坐下啦。我已經疲倦了。什麼，卡爾加？」他探問地說。

「卡爾加是什麼意思？」奧萊甯問。

「唔，那是喬治亞語，意思是『好吧』。但是我講時沒有什麼意思。那是我的口頭禪，我喜歡用這個字。卡爾加。卡爾加。我說時沒有什麼意思；有點打趣的意味。唔，孩子，你不叫人寧齊克西爾嗎？你有一個勤務兵，是吧？」

「是的。」

「嘿，伊凡！」老人叫着。「你們的兵全叫伊凡。你的也叫伊凡嗎？」

「對極了，他的名字是伊凡——萬紐夏（註）。萬紐夏來！向我們的主婦要些齊克西爾，拿到這裡來。」

「伊凡或萬紐夏全是一樣的。爲什麼你們的士兵全是伊凡？伊凡，老朋友，」老人說，「你告訴他們，從新打開的桶裏拿些來。他們在這莊上有最好的齊克西爾。但是每一派因脫別給過卅柯佩克，記住，因爲給她多了，那個老妖婆一定高興收着，……我

（註：萬紐夏是伊凡的縮小的稱呼。）

們這里人是可咀咒的東西；愚蠢的人們，「藹洛施加爹爹在萬紐夏走開之後發出說心腹話的聲調說。「他們不拿你們當人看；在他們的眼裏，你們比韃靼人還壞。」勢力的俄羅斯人」，他們說。但是在我看來，你雖然是一個兵，你仍然是一個人，而且在你之中有一個靈魂。這話對吧？藹里亞斯·摩賽維遲是一個兵，但他是一個多麼可貴重的人！是這樣吧，我親愛的朋友？也就是因此我們的人不喜歡我；但是我不在乎！我是一個快活的人；我喜歡每一個人。我叫藹洛施加，是的，我的親愛的朋友。」

於是老哥薩克人親切地拍着青年的肩。

第十二章

在這之間，萬紐夏已經將房裏佈置妥當，甚至讓中隊裏的理髮匠理過髮，從他長桶靴子，拉出褲腿，這是表示中隊駐紮在很安閒的地方，而且精神愉快。他很注意地可是並未懷友愛之意，望着藹洛施加，有如望着一個從未見過的野獸一般，看着那被老人弄

髒的地板，搖著頭，從凳子底下取出兩個空瓶子之後，他走向主婦那里去。

「晚上好，和善的人們，」他說，已經決心對人溫和。「我的主人派我來取些齊克西爾，你肯倒下給我嗎，好人們？」

老婦人沒有回答。正在一面小鞦韆鏡子前整理頭上的帕子的瑪麗安加，默默地上下打量著萬紐夏。

「我要付錢的，可敬的人們，」萬紐夏說，響着他口袋裏的銅錢。「對我們親切些我們也要對你們親切的，」他說。

「要多少？」老婦人乾脆地說。

「一派因脫。」

「去，我的孩子，倒些給他們，」烏麗蒂加婆婆對她的女兒說。「從新打開的桶裏倒吧，我的寶貝。」

女兒拿著鑰匙和酒瓶，同著萬紐夏走出小屋來。

「告訴我，那個青年女人是誰？」奧萊甯問，手指著那正經過窗邊的瑪麗安加。老

人擠着眼，用肘撞了青年一下。

「等一會兒，」他說，於是到窗外。「哼，哼，」他咳嗽一聲，於是叫道：「親愛的瑪麗安加。哈囉，瑪麗安加，我的小女兒，你不肯愛我嗎，達爾靈？……我是一個好談話的人，」他小聲對奧萊甯說。那個女兒用力而整齊地搖着她的胳膊，並未轉頭看，顯出哥薩克女人特殊纖巧而勇敢的姿勢走過窗前，僅僅慢慢地轉着她黑睫毛下的眼睛向着老人。

「愛我吧，你將會幸福的，」葛洛施加大聲叫着，擠着眼，疑問地望着那候補士官。

「我是一個有趣的人，我是一個好談話的人！」他說，「她是一個標準皇后，那個女兒。是吧？」

「她是可愛的，」奧萊甯說，「招她到這兒來！」

「不，不，」老人說。「因為那個人兒已經許配給盧加施加了，盧加，一個好哥薩克人，一個勇士，他前些天殺死了一個阿布萊克。我將給你找一個更好的。我將給你找

一個穿金戴銀的人。我既講這樣的話，我一定會作，我將給你找一個標準的美人！」

「你，一個老人，可是說這樣的話，」奧萊甯答道，「唔，這是罪過的！」

「罪過？罪過在那里？」老人語氣很重地說。「看一個漂亮女兒是罪過嗎？同她開玩笑是罪過嗎？或者愛她是罪過嗎？你們那裏是這樣嗎？不，我的好朋友，那不是罪過的，那是得救！上帝造了你，上帝也造了那個女兒。公是他造的；所以看一個漂亮女兒不是罪過。造她出來就是如此；被人愛，給人歡喜，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我的好朋友。」

走過院中，進到一間冷黑的滿裝着桶的貯藏室裏，瑪麗安加走向一個桶前，背誦着那照例的禱告，向桶擲了一杓。萬紐夏站在門邊，望着她微笑着。他想，她只穿着一件襯衣，背後緊緊帖身，前胸突起，這是非常滑稽的事，而更有趣的是，她戴着一個銀幣製的項鍊。他想，這完全與俄羅斯人不同，如果在家里在農奴區裏看見這麼一個女兒，他們全會大笑的。「La fille comme cest tres bien（這樣的女孩子倒也不錯）若是換一換口味的話，」他想。「我要對我的主人講。」

「你站在外邊作什麼，你個鬼東西！」那個女兒突然大聲叫。「爲什麼你不遞給我酒瓶！」

瑪麗安加把冷紅的葡萄酒裝在瓶裏之後，交給萬紐夏。

「把錢交給媽媽去，」她說，推開他握着錢的手。

萬紐夏大笑了。「爲什麼你這麼生氣，親愛的小人兒？」他愉快地說，當那個女兒正在蓋好酒桶的時候，他猶疑地移動着脚步。

她大笑起來。

「你們呢！你們是和善的嗎？」

「我們，我的主人和我，是極其和善的，」萬紐夏斷然地回答。「我們和善極啦，

無論我們停在那里，我們的房主總是受惠不淺的。這因爲他是一個貴族。」

女兒站在那里靜聽。

「你的主人結婚了嗎？」她問。

「沒有。主人年青還未結婚，因爲貴族紳士從來不能太年青就結婚，」萬紐夏像在

教訓似他說。

「說的好聽！看他養得像一個水牛的樣子，還說結婚太年青：他是你們全軍隊的首領嗎？」她問。

「我的主人是一個候補士官；那意思就是，他還不是一個軍官，但他比一個將軍還重要——他是一個有身價的人！因為不僅是我們的上校，就是俄皇自己，都認識他，」萬紐夏驕傲地解釋着。「我們不像其他前線駐軍那些乞丐，我們的老爺本身就是元老院議員。他有一千多農奴，家里一次寄我們一千多盧布。因此每一個人都喜歡我們。旁人也許會是一個隊長，但是沒有錢。那有什麼用處？」

「去，我要鎖門啦，」女兒打斷他的話說。

萬紐夏把酒帶給奧萊甯，並且說了一句：La fille c'est tres jolie（這女孩子真漂亮）愚蠢地大笑起來，立刻走出去。

第十三章

這時在莊上廣場裏，歸營號響起來了。人們作完工回來。成羣的牲畜，如裹在黃金色的塵埃中，鳴叫着，擁聚在莊上的大門邊。婦人與少女們，忙着穿過街道和庭院，趕進她們的家畜。太陽已經大半隱沒在遙遠的雪白的山峯下。一道淡綠色的陰影罩着地上與天空。在灰黯的花園上空，已經可以看見星光，莊上的聲音漸漸嘈雜了。婦女們看好家畜之後，走出來，聚集在街角上，磕着葵瓜子，坐在屋外土階上。過了一會兒，瑪麗安加把一隻水牛和兩隻小牛的奶擠過之後，也加入了這樣的羣集。在她這一羣里，有一個婦女與一個老哥薩克人，他們正談論着那個被殺死的柯布薩克官。哥薩克人在講述軍，婦女們在追問。

「我希望他能得到一筆相當的報酬，」一個婦人說。

「當然。據說他們要送他一個十字章。」

「摩賽夫會想冤枉他。從他手裏拿去那桿鎗，但是齊紫賴阿官顯顯見這件事了。」

「那個摩賽夫真是一個卑鄙的傢伙！」

「他們說盧加施加已經回家來啦。」一個女兒說。

「他和拿扎爾加正在嚴加的家裏取樂。」（嚴加是一個未結婚的，名譽不好的哥薩

克女人，他私設了一家小酒館。）

「我聽見說，他們喝了差不多有半桶。」

「那個攫取者多麼幸運哪，」有一個人說。「一個道地的攫取者。但不該否認他是

一個好孩子，什麼事都很能，一個心地公正的孩子！他的父親，齊里亞加爹爹也是那麼

一個人，他承繼了他父親的衣鉢。當他被殺死的時候，全莊上都在哭叫。你看，他們來

啦，」那個說話的人，指着在街上向他們走來的幾個哥薩克人說。「還有藹爾古肖夫，

他也和他一同來了！那個醉鬼！」

盧加施加，拿扎爾加，藹爾古肖夫，三個人，乾了半桶窩德加之後，向着女孩子們

走來。三個人的面孔，尤其是那個老哥薩克人，都比平常紅得厲害，藹爾古肖脚步在打

轉，不斷放聲大笑，而且總是撞着拿扎爾加的肩骨。

「爲什麼你們不唱歌呢？」他對女孩子們叫着。「唱歌使我們高興，我對你們講！」

女兒們說着，「今天好啊？今天好啊？」歡迎他們。

「爲什麼唱歌呢？今天又不是節日，」一個婦人說。「你要發鬆啦，所以你去唱吧。」

謊爾古肖夫吼叫着，大笑起來，撞着拿扎爾加。「真好是你們唱。我也要唱的。我會的，我對你們講。」

「美人兒，你們在打瞌睡嗎？」拿扎爾加說。「我們從哨兵線上來，飲酒祝你們健康。我們已經爲盧加施加喝過了。」

盧加施加，當他走近這一羣人，慢慢地揭起他的便帽，停在女兒們的前面。他的寬大的頰骨與頸子都是紅的。他站立着，輕輕地鎮靜地說着話，但在他的鎮靜中，他比拿扎爾加的健談，還更有生氣。他使人想起一匹活潑的小馬，叫了一聲揮動了尾巴，突然

地站立住，就好如四隻腳釘在土地上一樣。盧加施加靜站在女兒們的前面；他的眼睛笑着，他時而看看他的喝醉了的朋友，時而看看女孩兒們，說話說得很少。

當瑪麗安加加入了這人羣時，他以穩重悠然的動作揚起他的小帽，讓開她的路，於是走向她的身前，一隻腳稍向前屈，手指插在他的腰帶間，摸着短劍。瑪麗安加安閒地鞠躬對他答禮，坐在土台上，從她胸前襯衣裏取出一些瓜子來。盧加施加眼睛釘住瑪麗安加，她慢慢地磕着瓜子，吐着瓜子皮。當瑪麗安加加入了這羣中時，全體都在靜默中。

「你這次來停得久嗎？」一個婦人衝破沉默問。

「到明天早晨，」盧加施加靜靜地答着。

「喔，上帝的願望，你得到一個好機會，」那個哥薩克人說；「我剛剛還說過，我對這事很高興。」

「我也這樣說，」有些醉意的藹爾古肖夫答着說。「你們這裡來了這麼一大羣的客人，」他指着過路的兵士說。「兵士們的窩德加是好的——我喜歡那種酒。」

「他們派來三個鬼到我們這兒來，」一個婦人說。「老祖宗去找過莊上的長老們，但是他們說沒有辦法。」

「啊，哈！你遭到什麼麻煩了吧？」藹爾古肖夫說。

「我想他們許是抽煙把你癱出來了？」另一個婦人問。「你們在院子裏要抽多少煙多少，我說，但是我們不允許你們在屋子裏抽。就是長老自己來，我都不允許的。而且，他們或許會搶劫你。那個長老的鬼兒子，他不允許他們駐紮在他家裏，連他的附近都不行。」

「你不喜歡這種事嗎？」藹爾古肖夫又插嘴進來。

「我還聽見說，女孩子們要給那些兵士鋪床疊被，拿酒遞蜜，」拿扎爾加說，他一隻腳前屈着，像盧加施加般搖動着他的帽子。

藹爾古肖夫大聲吼笑起來，捉到他身邊前的一個女兒，擁抱着她。「我告訴你真話。」

「你瞧，你這個死鬼！」那個女兒嘶叫着，「我會告訴你的老太婆的。」

「告訴她吧，」他叫着，「拿扎爾加說得很對；布告滿處都有了。他認錯字的，你曉得。千真萬確的！」於是他又開始擁抱另一個女兒。

「你想作什麼，你這個畜牲？」那個薔薇色圓臉的烏斯屯加吼叫着，一面笑着抬起手來打他。

哥薩克人退了幾步，幾乎要跌倒的樣子。「你看，他們說女孩子們沒有氣力，可是你差不多要殺死我啦。」

「滾開吧，你這個死鬼，什麼惡魔把你從哨兵線上捉來的？」烏斯屯加說，轉身躲開他，又大笑起來。「當時你在打瞌睡，不曉得那個阿布萊克，對吧？倘使他把你殺掉，那將再好沒有了。」

「我相信，那時你會放聲大哭的，」拿扎爾加笑着說。

「放聲大哭！說得好聽。」

「你看看這情形，她滿不在乎的。你說她會放聲大哭，拿扎爾加？她會嗎？」葛爾古肖夫說。

在這時候盧加施加靜站着望着瑪麗安加。他的注視顯然是使那個女兒狼狽了。「喔，瑪麗安加！我聽說，他們把一個長官駐在你家里？」他說，更靠近一些。

瑪麗安加，她照例是在答話之前，稍停一陣，慢慢抬起她的眼睛，望着那個哥薩克人。盧加施加的眼睛是在笑着，像是在他和那個女兒之間，發生了一件與剛才談話無關的特殊事情似的。

「是的，在他們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他們有兩所房子，」一個老婦人替瑪麗安加回答，「但是，在佛姆施金的家里，他們也讓一個長官在住，聽他們說，整整一大塊地方滿滿堆着他的東西，使他們連轉動的地方都沒有。這事你會聽見說過嗎——把這麼一大羣人散在莊子上？」她說。「倒底他們這羣鬼東西要在這里作什麼呢？」

「我聽見他們說，他們要在泰萊克河上架一座大橋，」一個女兒說。

「可是我聽見人們告訴我，他們將掘一道大溝把女孩子們埋在裏面，因為她們不喜歡年青的小伙子們，」拿扎爾加說，走近烏斯屯加；於是他又作出一種怪樣子，每一個人都大笑起來，這時藹爾古肖夫走過應當輪到的瑪麗安加身前，而擁抱着一個老婦人

了。

「爲什麼你不抱瑪麗安加？你應當按着次序來的，」拿扎爾加說。

「不，我這個老人兒是更甜蜜一些，」那個哥薩克人叫着，吻着那個在掙扎着的老婦人。

「你勒死我啦，」她嘶叫着，笑着。

在街道的另一端，整齊的脚步聲，打斷了他們的笑聲。三個穿着大衣的士兵，肩荷着槍，正排列進行去接替火藥車的守衛。

伍長是一個老騎兵，惱怒地望着那些哥薩克人，命令士兵在路邊直走，而那里正站着盧加施加與拿扎爾加，因此他們必要讓開路。拿扎爾加移動了一下，但是盧加施加僅僅斜着他的眼睛，轉過他的寬大的背，絲毫不動。二人們正站在這裏，所以你們要兜圈子走，」他咕嚕着，僅半彎過他的頭來，對着兵士那方向輕蔑地點點頭。兵士們沈默着走過去，沿着塵埃的街上保持着整齊的脚步。瑪麗安加笑起來，其餘的人們隨聲應合。

「多麼漂亮！」拿扎爾加說，「簡直像穿着長袍的歌唱隊，」於是他模倣着士兵們沿街走了幾步，大家又都哄笑起來。

盧加施加慢步走近瑪麗安加身前。「你們讓那長官住在什麼地方？」他問。

瑪麗安加沈思了片刻。「我們讓他住在新房子裏，」她說。

「他是一個老頭子還是年青的，」盧加施加問，坐在他的身旁。

「你想我問過嗎？」女兒回答。「我去給他取齊克西爾，看見他正同着邁洛施加坐在窗旁邊。他好像是紅頭髮。他們帶來一大車的東西；」於是她的眼睛垂下了。

「啊，我離開哨兵線是多麼高興啊！」盧加施加說，更靠近那個女兒，這全部時間都一直望着她的眼睛。

「你這次來住得久嗎？」瑪麗安加微笑着問。

「到明天早晨。給我點瓜子，」他說，伸出他的手來。

瑪麗安加這時無顧忌地微笑着，解開她的襯衣的頸帶，說，「別全都拿去。」

「真的，你不正時我覺得非常氣悶，我起誓說是真的，」他以抑制的平靜的囁嚅聲

說，從女兒襯衣的胸前自己取出一些瓜子來；更靠近地屏身向着她，他繼續眼睛笑着用低低的聲調對她談話。

「我不能來。我跟你講，」瑪麗安加突然高聲說，離開他一些。
「不，真的……我有話要對你說，……」盧加施加小聲說。「看在老天爺面上！一定來吧！」

瑪麗安加搖着頭，但這時她却在微笑着。
「瑪麗安加姊姊！哈囉，瑪麗安加！媽媽叫你！吃飯囉！」瑪麗安加的小弟弟叫着，跑向這羣集來。

「來啦，」女兒回答，「去，我的親愛的，自己來！」立刻就來。
盧加施加站起身來揚起他的帽子。

「我想我也頂好回家去啦，這樣是最好吧，」他說，想露出不從事的樣子，可是壓不住臉上的微笑，於是他消失在房屋的角落後。

這時夜已經完全籠罩了村莊。燦爛的星正散佈在黑暗的天空上。街道已黑暗而無人

跡了。拿托爾加同着那些婦女仍然呆在土台上，還可以聽見他們的笑聲，但是盧加施慢慢地離開了那些女兒們之後，像一隻貓般地蹲下身子，於是突然輕輕地跑向前去，把住他的短刀，使他不至搖動，但是他並不向家裏跑，而是向着教師的房屋。走過了兩條街之後，他轉向一條小徑，於是牽起他的衣裾，他坐在籬笆牆蔭影中的地上。「一個標準的教師女兒！」他想着瑪麗安加。「連玩一下都不肯——這個鬼東西！但是等一會兒看。」

一個婦人逼近的脚步聲引起他的注意。他靜聽着，暗自非常高興。

瑪麗安加垂着頭，拿一根木條打着圍欄，正向着他這方面邁着迅速而整齊的脚步。

盧加施站起身來。瑪麗安加吃了一驚，停住了。

「怎樣討厭的鬼東西！你嚇了我一跳！你原來還沒有回家？」她說，高聲笑着。

盧加施加一隻胳膊抱住她，另一隻手支起她的面孔。「老天爺，我真的有話對你說！」他的聲音打戰而且斷續。

「在黑夜裏，你有什麼話要說！」瑪麗安加回答。「媽媽在等着我，你頂好還是找

你的情人去。」於是從他的臂間脫開身來，她跑開幾步。當她跑到她家的薊茨的圍牆時，她停住轉身對着那個哥薩克人，他正在她身旁跑着，仍然希望懇求她再多停一刻。

「喔，你要說什麼呢，是午夜的遊蕩嗎？」她又笑起來。

「不要笑我，瑪麗安加！老天爺在上！喔，我有一個情人又怎麼樣？惡魔捉了她去！祇要說一句話，我就會愛你——我願作一切你所希望的事。你看！」他擰着他口袋裏的錢。「我們可以舒適地過活。窮人有快樂，可是我呢？你不給我快樂，親愛的瑪麗安加！」

女兒並不答話。她站在他身前，手指急速地動着，把她的木條折斷成碎塊。

盧加施加突然咬緊牙握着拳頭。「爲什麼老是等着，等着呢！我不是愛你嗎，好人兒！你要對我怎樣就怎樣的，」他突然地說，憤怒地皺着眉，捉住她的一雙手。

「不要吵，盧加施加，好好聽我說，」她回答，並未拉開他的雙手，祇是和他保持一臂的間隔。「的確我祇是一個女兒，但是好好聽我說。這事不由我作主，你要愛我的話，我就對你這樣講。放開我的手，不然我不說的。——我可以同你結婚，但是無論如

何我不讓你和我胡調，」瑪麗安加說，連臉都沒有轉過去。

「什麼，你可以和我結婚？結婚並不由我們作主的。你自己愛我吧，親愛的瑪麗安加，」盧加施加說，他又從陰沈與激怒變為溫和，服從而柔順了，他逼視着她的眼睛在微笑着。瑪麗安加撲向他熱烈地對他接了一吻。「親愛的哥哥！」她囁嚅着，震動地緊抱着他。於是，驀地抽出身來，回頭看也不看，跑向她家的大門去。

雖然那個哥薩克人仍然請求她再停片刻，有話要對她說，但瑪麗安加並未停住腳步。

「去吧，」她叫着，「你會被人看見的！我相信我們房客那個鬼東西正在院中散步呢。」

「教師的女兒，」盧加施加想着，「她要嫁給我。結婚是很好的，但是祇要你愛我呀！」

他在嚴加的家裏尋到拿扎爾加，和他胡調了一場之後，去到杜娜義加的家裏，雖然她會對他不忠實，却在那里過了夜。

第十四章

的確的，當瑪麗安加走進大門時，奧萊甯正在院中散步，而且聽見她說的話，「我們房客那個鬼東西正在散步呢。」當天晚上，他同藹洛施加爹爹消度在他的新居的門廊間。他張開一張桌子，一把壺，擺上酒，燃起一支蠟燭，面前放着一杯茶，他靜聽那坐在他腳邊門欄上的老人講述的故事。空氣雖然是平靜的，蠟燭在滴着油，燈火搖動：時而照着門廊頂，時而照着桌上的瓦器，時而照着老人剃得光光的頭頂。燈蛾環着火焰飛舞，揮落牠們翅膀上的灰粉，在桌上或是在玻璃杯中震動着，撲向燈燭的火焰裏，於是消失在對面黑暗的空間。奧萊甯與藹洛施加已經喝光了五瓶齊克西爾。藹洛施加每次倒滿酒杯，遞一杯給奧萊甯，爲他祝福而飲，並且不倦地談着話。他講述過往時代的哥薩克人生活；他講述他的父親——「血」的事，他獨自在背上負過三百斤重的野豬骸，而且一次喝過兩桶齊克西爾。他講到他自己的時代，以及他同室居住的吉爾齊克，在鬧

瘟疫期間，他們曾偷運絨衣服過泰萊克河。他述說，有一天早晨，他射死了兩隻鹿，而且談起他的「小靈魂」，夜裏她時常跑到哨兵線上來看他。他講述這一切，非常動聽而入神，使奧萊甯不覺時間的消逝。「啊，是的，我的親愛的朋友，你不曉得我的黃金的時代的；當時我是可以顯耀的。而在今天是一篇洛施加舐乾了酒瓶」，但在當時篇洛施加是在全區域中都有名的。誰的馬是最好的馬？誰有一把顯爾達（註）劍？同誰在一起喝酒？同誰在一起游樂？應當派誰到山裏去殺阿赫梅特可汗？喔，總是篇洛施加！女孩子們愛誰？回答總是篇洛施加。因為我是一個真正的勇士；一個飲酒的人；一個強盜（我時常在山裏捉到成羣的馬）；一個歌者；我是各種技藝的大師！現時沒有像那樣的哥薩克人了。看着他們就討厭。當他們這麼高時（篇洛施加伸出手離地約有三尺），他們就穿上傻瓜的皮靴，裝模作樣——他們所曉得的就只是這種享受。或者，他們喝成傻瓜一般，不像個人樣子，全不對頭。然而我當時是怎樣的呢？我是篇洛施加，強盜；不僅在這莊上，在山裏，人們都認識我。韃靼的王子，我的庫那克斯，時常來看我！我一向

（註：Gurda——製刀劍的人名，在高加索刀劍是以其製造人爲名的。）

是每一個人的庫那克，如果他是一個韃靼人——就同着韃靼人；如果是一個阿美尼亞人——就阿美尼亞人；如果是一個兵士——就是兵士；如果是一個軍官——就是一個軍官！祇要他是一個能喝酒的人，我一切都不在乎。他說你們應當不要和世界接交：不要同兵士們飲酒，不要同韃靼人吃飯。」

「這些是誰說的？」奧萊甯問。

「喔，我們的先生！但是請聽一個慕拉或是一個韃靼人的卡地的說法。他說，「你們這些無信仰的吉亞烏爾人們，為什麼你們吃豬肉？」這可以使我們曉得，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法律。但我認為那完全是一樣的。上帝為人的歡喜製造了一切。無論什麼是沒有任何罪惡的。」

「拿一個獸類來說吧。牠生存在韃靼人的蘆葦裏，或是在我們這裏。無論牠跑到那裏，都有牠的家！上帝無論給牠什麼，牠就吃什麼！但是我們人們說，我們犯了罪就要在地獄裏燻燒得火紅的碟子。而我認為這一切都是欺騙，」他停了一刻說。

「什麼是欺騙？」奧萊甯問。

「喔，宣教師的傳道。我們在柴爾烏萊那有過一個軍隊的隊長，他是我的庫那克；一個好朋友，正像我一樣。他在柴爾烏萊那被殺掉了。喔，他時常講，宣教師從他們自己的腦子裏杜撰出一切。『當你死時，草會在你的墳上生長，如此而已。』」老人大笑著。「他是一個不顧前後的人。」

「你多大年紀了？」奧萊甯問。

「只有天曉得！我必定有七十歲了。當女皇統御俄羅斯時（註），我已經不小了。所以你自己可以計算得出來。我必定有七十歲了。」

「是的，必定有了，但你仍然是一個可愛的人。」

「喔，謝謝天，我是健康的，非常健康，祇有過一個婦人，一個妖婆，曾經傷害過我……」

「怎麼回事？」

「啊，就是傷害了我。」

（註：——加賽林大帝死於一七九九年。）

叫：直夠使一個人發瘋的。

——在黑夜間走到外面去，那是迥然不同的一回事，將自己選擇一個地方，壓平蘆葦，坐在上面，於是像一個很快活的人坐著。你可以曉得那在樹林中來往的一切。你仰面望望天：星在旋轉著，你看着它們，可以曉得時間的進展。你看看周圍——樹林裏響着響；你繼續等待下去，於是你可以聽見響聲——一個熊正擦身而來；你靜聽着小鹿的嗚叫，於是莊上的雞或鵝發聲了。當你聽見熊聲，你就曉得已過午夜。這一切我都曉得！或是有時一聲槍響，在這邊的某個地方，這時你便引起思索。你想，誰在放槍？是和我自身一樣在守候着野獸的另一個哥薩克人嗎？他射中了嗎？或者僅只打傷牠，於是這時那個可憐的鹿穿過蘆葦，到處滴着血？我不喜歡這種事的！啊，我厭惡極了！為什麼打傷一個牲畜呢？傻瓜，傻瓜！有時你會想，一或許一個阿布萊克殺死了一個哥薩克人的小傻瓜。——這一件件都穿過你的心裡。有一次，當我坐在河邊守望時，我看見一座搖籃漂流下來。那搖籃很結實，祇有一角是破開了。馬上許多思索擠上心頭！我想，你們的兵士，那些鬼東西，必定闖進鞑靼人的莊上，捉到茹連人的婦女；於是有一個鬼殺死

了那個小人兒：把住她的腿，拿頭向牆上撞。他們不作這樣的事情嗎？噓！人們是沒有靈魂的！這滿是憐憫的思想集在我的心裏。我想：他們拋出了搖籃，趕出了妻女，可是她的勇士這時正拿着槍到我們這邊來搶掠我們。你守望着，思索着。於是當你聽見一羣小豬在草叢裏動，你的心裏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敲着你。小寶貝，到這邊來！「牠們也許會嗅到我的味，」你心裏想；於是你坐着不動，這時你的心臟在撲通！撲通！撲通！簡直要把你跳起來。今年春天有一次一羣小豬已經走近了我，我的眼前一陣黑。「聖父與聖子在上啊，」我正要開槍，這時她和她的小豬怨訴了：「危險哪，孩子們，」她說，「有一個人坐在那里呢，」於是牠們一起都跑走，穿過了灌木叢。我覺得我簡直要拿牙咬死她。」

「一個母豬怎能告牠的小豬有人在那里呢？」奧萊甯問。

「你怎樣想法？你以為，畜牲是傻瓜嗎？不，牠比人還聰明，雖然你儘管牠叫豬！牠什麼都曉得的。」

「拿這件事當例子來說吧。一個人會經過你的足跡，並不注意它；但是一隻豬祇要

——走上你的足跡，轉過身來立刻就跑：這事表明牠是有智慧的，牠能嗅到你，而你不能嗅到牠。而且也可以這樣說：你要殺死牠，而牠要在樹林裏活着滿處跑。你有一種法律，而牠另有一種。牠是一個豬，但牠不比你更壞——牠也是上帝的生物。啊，天哪！人是愚蠢的！愚蠢的！愚蠢的！」老人三番五次如此反覆着，於是垂下他的頭，坐着思索。

奧萊甯也沉思起來，走下門廊，背着手，開始在院中徘徊。

藹洛施加，張奮着，抬起他頭來，熱心地凝視着那動盪的燭火與環飛着的燈蛾，牠們燒死在燈火裏。

「傻瓜！傻瓜！」他說。「你們向那里飛？傻瓜，傻瓜！」他站起身來用他的粗大的手指驅走燈蛾。

「你們會燒死的，小傻瓜！向這邊飛，這裏有的是地方。」他溫柔地說，想用他那粗大的手指巧妙地捉到燈蛾的翅膀，然後再放牠們飛去。「你們在自尋滅亡的，我爲你們難過！」

他坐了好一陣，談東話西，啜飲着瓶中的酒。奧萊寧在院中徘徊。突然他爲大門外的囁囁聲所吸引，不知不覺停住他的氣息，他聽見一個婦人的笑聲，一個男人的話音，以及兩個人的接吻聲，他有意地磨擦着他腳底的草，走向院中的對面去；但是停了一會兒，那荊茨圍牆發聲了。一個穿着黑色的塞加西亞人衣服，戴着一頂白羊皮小帽的哥薩克人，沿着籬笆牆另一面走過去——那便是盧加，另有一個高大的婦人，頭上纏着白手帕，走過奧萊寧身邊。「我和你彼此沒有話說，」瑪麗安加的堅穩的脚步使他明白這種道理。他的眼睛隨着她到小屋的廊下，他甚至越過窗間看見她取下她的手帕並且坐下。突然一種孤獨的沮喪的情感與某種漠然的憧憬與希望，以及對某些人的嫉妬，籠罩了這個青年的靈魂。

小屋中最後的光線已經熄滅？莊上的聲音已經消逝。在院中閃着白光的荊茨牆與家畜，屋頂與壯麗的白楊樹，全像是沈睡在勞動者的健康而平靜的睡眠中。僅有斷續的蛙聲，從遙遠的溼地間，傳到這個青年的耳裏。在東方，繁星已漸稀微，像是融化在逐漸昇起的白光中；但是在頭上，繁星更密更亮了。老人頭搭在手上在微睡。鷄在對面的院

中啼叫了，但奧萊甯仍在院中徘徊，心裏想着事。他聽見遠處傳來幾個人歌唱的聲音，他走近圍牆靜聽着。幾個哥薩克青年的聲音在合唱一支歡快的曲子，有一個人的聲音，氣力堅實，聽來與衆不同。

「你曉得誰在那里歌唱嗎？」老人震驚着說。「那是勇士盧加施加。他殺死了一個茄遲人，現在他在歡欣，可是那有什麼高興的呢？……傻瓜，傻瓜！」

「你曾經殺過人嗎？」奧萊甯問。

「鬼東西！」老人叫着。「你在講什麼話？一個人不應當這樣講的。毀壞一個人的生命是嚴重的事情……啊，極其嚴重的事！再見吧，好朋友。我已經吃得飽喝得足，」他說，站起身來。「明天我來嗎，去打獵？」

「是的，來吧！」

「記住，早點起來；你若睡得過多，你會受罪的！」

「別擔心，我會在你之前起身的，」奧萊甯回答。

老人離開了。歌聲停止了，但是仍然可以聽見腳步的聲音與談笑。稍遲片刻，歌聲

又起來了，但是越來越遠，而且藹洛施加的宏亮的聲音合唱在一起。

「怎樣的人民，怎樣的一種生活！」當奧萊甯獨自轉回他的小屋時，他嘆了一口氣，這樣想。

第十六章

藹洛施加爹爹是一個衰老而孤獨的哥薩克人：二十年前，他的妻改宗加入了正教分會，於是逃走，和一個俄國曹長結了婚，而且他是沒有孩子的。他說當他年青時，他曾經是這莊上最勇敢的人，那並非是吹牛。聯隊裏的每一個人，都曉得他往昔的勇猛。許多俄羅斯人以及茄遲人的死，嚙噬着他的良心。他時常到山裏去搶掠，他也劫奪俄羅斯人；他曾經兩次入獄。他的大部份的生涯是消度在森林裏，打獵。時常有好幾天祇吃麵包和白開水，但是一到莊上，他從早到晚遊樂。他離開奧萊甯之後，睡了兩小時，天光未明他就醒來了。他躺在床上，想着他昨天晚上結識的那個人。奧萊甯的「單純」——

他之所謂「單純」就是對他不吝惜酒——使他非常高興，而且奧萊甯的本人他也不討厭。他奇異爲什麼所有的俄羅斯人都是簡單而且非常有錢，爲什麼他們什麼都不曉得而又受過教育，他思索着這些事情，並且想着他可以從奧萊甯得到什麼。

藹洛施加爹爹的茅舍很大而且不舊，但是一看就可以曉得其中是缺少一個婦人。與一般哥薩克人的整潔相反，這個小屋全體是齷齪而特別地不整齊。一件血污的衣服拋在桌子上；半塊麵團子與一個摘過毛切碎了的烏鴉擺在一道，是預備喂鷹的。生牛皮的帶鞋，一桿鎗，一把短刀，一個小袋子，溼衣服，各式各樣的襤褸，亂擺在凳子上。在牆角裏放着一個滴着水的桶，另有一隻帶鞋浸在水裏；旁邊是一桿槍與獵幕。在地板上放着一個網子與幾隻死雞，另有一隻腳被繫住的母雞，在桌子周圍的泥窩裏啄食。在未生火的爐竈上，放着一把破壺，盛着一種乳質的東西。在爐竈頂上，一隻蒼鷹在嘶叫着，想要切斷那縛住牠的繩子，另有一隻脫毛的鷹靜靜坐在爐竈的邊上，斜視着那隻母雞，偶而左右搖擺着牠的頭。

藹洛施加爹爹穿着襯衣，俯臥在一張架在爐竈與牆之間的小床上，支起他強壯的

腿，腳搭在爐竈上，他正用他的粗手指摸着他手上磨留下的傷疤，他是慣於不戴手套架着鷹的。在屋子裏，尤其是老人附近的地方，充滿一種強烈而並不使人討厭的氣味，他身上總是帶着這種氣味的。

「烏意兌·嗎，爹爹？」（爹爹在裏邊嗎？）從窗口傳來一種尖銳的聲音，他立刻就曉得那是盧加施加。「烏意兌，烏意兌，烏意兌。」

「我在的！」老人叫着。「進來吧，隣人，盧加。你來看爹爹嗎？你是要去哨兵線嗎？」

摩一聽見他主人的喊聲，鼓着翼拉着繩索。

老人是喜歡盧加施加的，老人是普遍地輕蔑青年哥薩克人，而只有他是除外的。加之，盧加施加與他的母親，是老人的近隣，時常給老人一些葡萄酒，奶酪和老人所沒有的家裏作的東西。葛洛施加爹爹，一生是隨遇而安，而總是從實際的觀點來解釋他的癡迷。「喔，爲什麼不呢？」他時常對自己說。「我將給他們一些新鮮肉，或是一隻鳥，所以他們將不會忘記爹爹：他們將時常帶些餅乾或是一塊餅子來。」

「早晨好，馬克！我喜歡看見你，」老人歡欣地叫着，於是急忙放下他的光脚，跳下床來，在震顫的地板上走一兩步，俯視着向外蹣跚起的脚指，爲他的腳的樣子所高興，突然地微笑了，用他的光脚後跟踏在地板上，踏了又踏，於是轉了幾步滑稽的舞步。

「這很巧妙吧？」他問着，他的小眼睛閃着光。

盧加施加露出極輕微的微笑。

「你是回哨兵線上去嗎？」老人問。

「我帶來了我在哨兵線上答應給你的齊克西爾。」

「願基督祝福你！」老人說，他拿起那放在地板上的極寬大的褲子與他的貝施梅特，穿上身，胸間繫上一條帶子，用一個瓦壺在手上倒些水，在舊褲子上擦着手，用斷梳梳着鬚鬚，於是站在盧加施加的面前。

「好啦，」他說。

盧加施加取過一個杯子擦乾淨，裝滿葡萄酒，於是遞給老人。

「祝你健康！聖父與聖子在上！」老人說，他莊嚴地接受了酒。「祝你得到你所希

望的一切，祝你總是一個英雄，接受十字勳章。」

盧加施加念過祈禱之後，也喝了一些，然後把酒放在桌上。

老人站起身來取了一些掛在門口的乾魚，敲了敲弄乾淨些，於是用他骨稜稜的手把牠放在一個藍碟子裏（他唯一的一個碟子），擺在桌上。

「我所需要的我都有。我有食物，謝謝上帝！」他驕傲地說。「喔，摩賽夫怎麼樣？」他接着說。

盧加施加顯然是要聽聽老人的意見，告訴他官長怎樣從他手裏拿過那隻槍去。「那隻槍有什麼關係，」老人說。「如果你不給那桿槍，你將得不到報酬。」

「但是他們說，爹爹，未成為馬上的哥薩克人之前，一個人僅能得到很少的報酬的；那桿槍很好，值八十盧布。」

「啊，給他算啦！我有過一次同軍官吵架；他要我的馬。『把馬給我，你可以成為一個教師』，他說。我不願意，於是我什麼都沒有得到！」

「是的，爹爹，但是你看我要買一匹馬的；他們說在河的那邊要五十盧布才能買到

馬，可是母親還沒有賣掉我們的酒。」

「啊，我們從前是不在乎的，」老人說：「謫洛施加爹爹在你的年紀時，他已經從諸蓋人偷來成羣的馬了，把牠們趕過萊萊克河。我們時常拿一匹馬去換一升窩德加或一件衣服。」

「爲什麼那麼便宜呢？」盧加施加問。

「你是一個傻瓜，傻瓜，馬克，」老人輕蔑地說。「喔，你既然偷盜，就不能吝嗇！至於你，我看你還沒有見識過一個人趕來一大羣的馬！你當然會這樣講的！」

「一個人應當怎樣講呢？爹爹。」盧加施加回答。「好像我們不像你過去那樣的人。」

「你是一個傻瓜！馬克，傻瓜！不是那樣的人！」老人模倣着哥薩克青年的口調。

「我從前在你們的年紀時不像你們這種哥薩克人的。」

「那是怎麼回事呢？」盧加施加問。

老人輕蔑地搖着他的頭。「謫洛施加爹爹從前是簡單的；他不嫉恨任何事！因此我

同着全部茄遲尼亞都是好朋友。好朋友會來拜訪我，於是我給他們喝窩德加，使他們高興，讓他們和我睡在一起；我去看他時，我帶着禮物——一把短刀！當年的作法是這樣的，不像你們現在：現時孩子們唯一的娛樂就是磕瓜子，吐瓜子皮！」老人輕蔑地講完話，模擬着現時哥薩克人磕瓜子吐瓜子皮的樣子。

「是的，我曉得，」盧加施加說；「是這樣的！」

「如果你想成爲一個正當的人，作一個勇士，別作一個農民，因爲就連一個農民都能買一匹馬——付錢取馬。」

他們暫時停了一刻。

「喔，在莊上和在哨兵營裏確實是沈悶的，爹爹。但是我們沒有地方可以去高興一下。我們全部的人都是非常懦弱。就以拿扎爾加來說吧。有一天我們一同到韃靼人的莊上，吉雷可汗請我們去諾蓋取馬，但是沒有一個人去；而我獨自又怎能去呢？」

「那麼爹爹呢？你以爲我已經完全乾癟了嗎？……不，我沒有乾癟的。設使我有——一匹馬，我立刻就到諾蓋去。」

「瞎扯有什麼用呢！」盧加說。「你頂好告訴我怎樣對付吉雷可汗。他說，『祇要把馬帶到泰萊克河，縱使帶一大羣，我都有地方安置牠們。』你看，牠也是一個滑頭滑腦的韃靼人——你怎能相信他呢？」

「你可以信賴吉雷可汗，他全部的親屬都是好人。他的父親也是一個忠實的庫那克。但是你要聽爹爹的話，我不會教你錯的：叫他起個誓，於是一切都不成問題。如果你和他同去，你的手鎗時刻要準備；特別是當你在趕馬的時候。有一次我差不多就那樣被一個茄遲人殺死。我向他索十盧布換一匹馬。信賴是可以的，但睡覺時別忘了鎗。」

盧加施加非常細心地傾聽老人的話。

「我說，爹爹，你有虎耳草嗎？」他停了一刻問。

「我沒有，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怎樣得到。你是一個好孩子，你不會忘記老人的。……要我告訴你嗎？」

「告訴我，爹爹。」

「你曉得烏龜嗎？牠是鬼東西，烏龜是鬼東西！」

「當然我曉得！」

「找到她的窩，把它圍起來，於是她就不能進去。這時她要來的，圍着轉，其次她會跑去找虎耳草，帶些來破壞那圍牆。第二天早晨按着時候去看，凡是圍牆破裂的地方，那里就有虎耳草。隨便你拿到那里都可以。再沒有什麼妨礙能阻止你。」

「你自己試驗過嗎，爹爹？」

「至於試驗，我是沒有試過的，不過我是聽見可信的人們告訴我的。我平素只有一個咒語：那便是騎在馬上時，唱着「歡呼調」；於是沒有人能夠殺掉我！」

「『歡呼調』是什麼，爹爹？」

「什麼，你不曉得嗎？啊，你算什麼人！你問爹爹問的很對。那麼，聽吧，跟着爹爹唱：

「哈哈！你們生活在西安裏的人。」

這是你們的國王，

我們將騎在我們的軍馬上，

蘇佛尼亞在啜泣，

扎哈里亞斯在說話，

聖父曼德里遲，

永遠愛着人類。」

「永遠愛着人類」，老人重覆着。「現在你曉得了吧？試試看。」

盧加施加大笑起來。

「爹爹，就是這使人不會把你殺掉嗎？也許不過聰明罷了！」

「你已經長得太聰明了！你只管把它學會了，去唸好啦。那對你沒有害處的。喔，

倘使你唱『曼德里遲』，那就行了，」於是老人自己開始笑起來。

「但是有一件事！盧如，你不要去諸靈！」

「爲什麼？」

「時代不同了。你們不是那時的人。你們都變成垃圾的哥薩克人！你看，有多少俄羅斯人來到我們這裏！你會被囚禁起來的。真的，斷了這個念頭吧！就彷彿你真地能夠

去呢！看我和吉爾齊克，我們時常……」於是老人又要開始他說不完的故事了，可是盧加施加看看窗邊，打斷他的話。

「天已大亮了，爹爹。該動身啦。過兩天來看我們。」

「願基督祝福你！我要去找那個軍人；我答應帶他去打獵。他像是一個很好的人。」

第十七章

從謨洛施加的茅舍，盧加施加回到家去。在他離去時，水濕的霧正從地上升起，包裹了村莊。家畜雖然還看不見，但你可以聽見牠們在四面八方開始在動。雄雞互相應合，鳴聲越來越密，而也拖得越長。空氣更為澄清，莊上的人們正在起床。盧加施加走到極近的地方時，才辨別出他家浸潤着露水的院子的圍牆，茅舍的門廊，以及那敞開門的廐舍。從那霧濛濛的院中，他聽見斧子砍木柴的聲音。盧加施加走進茅舍裏。他的母

親已經起身，站在爐邊，向龜裏丟着木頭。他的妹妹仍然睡在床裏。

「喔，盧加施加，你假日快樂夠了嗎？」他的母親溫柔地問。「你在那裏過夜的？」

「在莊上過夜的，」他的兒子勉強地回答，去取他的鎗，打開鎗機，仔細地檢查着。

他的母親搖搖頭。

盧加施加向火藥盤上倒了一些火藥，取出一個小袋子來，從裏邊拿出幾個空的彈藥盒，開始裝藥，很小心地每一個盒裏塞上一個用破布包裹着的子彈。其次，用牙咬咬那裝好的彈藥盒，檢查了一番，放下袋子。

「我說，母親，母親，我告訴過你補我的機筒；已經補好了嗎？」他問。

「啊，是的，我們的啞閨女昨天晚上在補東西。你就要回到哨兵線上去嗎？我還什麼話都沒有和你說呢！」

「是的，一切按排好了，我就要走的，」盧加施加回答，繫上鎗彈。「我們的啞閨

在那里？在外面嗎？」

「大概在劈木柴。她總是生你的氣。」我根本不願意見他！」她說。她把她的手像這樣放在臉上，嚐嚐着舌頭，於是雙手緊壓着心，好像在說——「難過」。我叫她進來嗎？她對於你打死阿布萊克的事很清楚。」

「叫她」，盧加施加說。「我有些牛脂在那里；拿過來：我必要擦擦刀。」

老婦人走出去，幾分鐘之後，盧加施加的啞姊妹走來，踏着那嘶嘶作聲的木階，走進屋裏。她比她弟弟大六歲，若不是因為她面孔上的陰沈而粗硬的表情（一般聾啞的人都如此），她和盧加施加的像貌將極為相似。

她穿着一件粗襖衣，渾身補綻；她的脚光着，滿是泥。她頭上纏着一方藍色的舊帕子。她的頸子，胳膊，與面孔，是如農民般健壯。她的衣服與她的全身姿態表示出她總是在作着一個男人的辛苦的勞動。

她帶進一堆木頭，丟到爐竈旁邊。其次她走進她弟弟的身前，露出歡快的微笑，使她的面皺成一團，摸着他的肩膀，用她的手，她的面孔，以及全身，作着迅速的手語。

「好啦，好啦，斯泰普加是一個好手！」她的弟弟點頭回答。「她什麼東西都搬，什麼東西都補，她是一個好手！爲了報答你，你把這個拿去！」他從口袋裏拿出兩塊薑餅交給她。

啞婦人的面孔閃着快樂的光，她發出一種古怪的歡欣聲音。她接到薑餅之後，更迅速地作着姿態，時常指着一個方向，她的粗手指劃過她的眉毛和面孔。盧加施加理解她的意思，一面微笑着，並不斷頷首示意。她在告訴他給女孩子們一些好東西，那些女孩子是喜歡他的，其中最好的一個女兒——瑪麗安加是愛他的。她告訴瑪麗安加的時候，是迅速地指着瑪麗安加家裏的方向，指着她自己的眉毛與面孔，擡着唇，搖着頭。她表示戀愛，是用雙手壓着胸，吻着她的手，裝作要擁抱一個人的樣子。他們的母親回到屋裏來，看見她的啞女兒在談話，微笑着，搖着頭。她的女兒給她看薑餅，而且又發出一陣表示歡快的聲音。

「有一天我告訴烏麗蒂加說，我將派媒人找他們，」母親說。「她很接受我的話。」

盧加施加默默地望着他的母親。「但是賣酒的事怎樣了，母親？我需要一匹馬。」
「等我有功夫的時候，我把它裝好。我必要先準備了酒桶，」母親說，顯然是意願她的兒子干涉家裏的事。「你出去的時候，在過道上有一個袋子。我從隣家借來的，裝了一些東西，爲你帶回哨兵綫去的；或者我把它裝在你的被囊裏好嗎？」

「好啦，」盧加施加回答。「如果吉雷可汗過河來，送他到哨兵綫上找我，因爲我這次要好久不能離開了；我和他有點事情。」

他開始準備起程。

「我會送他去的，」老婦人說。「我看你這一陣一直玩在嚴加的家裏。夜裏我出去看家畜，我聽見唱歌，好像是你的聲音。」

盧加施加並不回答，走到過道外邊去，把袋子拋在肩上，裹起他的衣裙，拿起槍，於是在門邊站了一刻。

「再見，母親！」他關上大門之後這樣說。「叫拿扎爾加帶一小桶酒給我。我答應朋友們的，他們會找我要。」

「願基督保佑你，盧加施加。上帝祝福你！我會送來給你的，從新桶裏拿些給你，」老婦人說，她走向籬笆：「但是你聽我說。」她說着靠在圍牆上。

那個哥薩克人停住脚步。

「你在這裏已經快樂了一陣，喔，這沒有什麼關係。一個年青的人爲什麼不應當享樂呢？上帝賜給你幸運，這是很好的。但是從今要小心，我的孩子。你不要去作壞事。最要緊的，尊敬你的官長：一個人必須如此！我會賣掉酒，找錢買匹馬，而且給你找一個好女兒。」

「好啦，好啦！」他的兒子皺着眉說。他的啞姊姊大叫着引他注意。她指着她的頭與她的手掌，表示一個茄遲人的光頭。於是她聲額，裝着描準槍，嘶叫一聲，急忙哼哼着，搖着她的頭。這意思是盧加施加應當再殺一個茄遲人。

盧加施理解解了。他微笑着，動動他大衣裏背上的槍，輕逸而迅速地邁着步，不久就消失在濃霧裏。

老婦人沈默着，在大門邊站了一會兒，回到小屋裏，立刻開始工作了。

第十八章

盧加施加轉回哨兵線去，在這同時，藹洛施加爹爹呼哨他的狗，爬過他的荊棘的圍牆，走到奧萊甯的住居，從房子背後過去（他出去打獵之前討厭遇見女人）。

他看見奧萊甯仍在睡覺，就連萬紐夏，雖然已經醒來，却仍然倒在床上，向屋子裏四面望，正思索着是否是應當起來的時候，這時，藹洛施加爹爹，攜着槍，全身打獵的裝束，打開了門。「惡棍！」他用他深沈的聲音說，一聲響亮，藹洛施加爹爹已經來到啦！伊凡！趕快替你的主人燒水；你自己先起來——快！」老人叫着。——我們都是這樣的！你看，就連女孩子們都已經起來了！你看看窗外。她正在取水，可是你還在睡覺！」

奧萊甯醒了，跳起身來，看見老人聽見他的聲音，覺得清新而舒適。「快，萬紐夏，快！」他叫着。

「你去打獵是這樣子的嗎？」老人說。「旁人已在吃早餐，而你還在睡覺！萊姆！」

這兒來！」他招呼他的狗。

「你的槍準備好嗎？」他盡量大聲叫，就好像有一大羣人在這小屋裏。

「喔，的確是我錯了，但是這沒有辦法！彈藥，萬紐夏，還有填彈塞！」奧萊甯說。

「好人！」老人叫着。

「Du t'as voulu, oui ?」（您要喝茶嗎？）萬紐夏冷笑着問。

「你不是我們的人，你的扯淡不是我們的話，你這個鬼東西！」老人對萬紐夏叫，露出他的牙根。

「第一次犯錯必須原諒，」奧萊甯嬉笑地說，穿上他的長褲子。

「第一次犯錯可以原諒，」萬紐夏施加答道，「如果你下一次再睡過頭，將罰你一桶齊克西爾。天一暖，你就找不到鹿了。」

「縱管我們找到牠，牠是比我們更聰明的，」奧萊甯重覆着老人昨天晚上說過的
話，「而且你騙不了牠！」

「好啦，別笑啦！你先殺一個，然後你再說。現在，趕快！你看，房東親自來看你了，」藹洛施加說，望着窗外。「你祇看看他的打扮吧。他穿上一件新衣服，要你知道他是一個軍官。啊，這些人們，這些人們！」的確不錯，萬紐夏走進來宣布房東要見奧萊甯。

「Larian」（錢）他含有深意地說，預先警告他的主人這次訪問的意義。隨在他身後，房東穿着一件塞加西亞人的新衣服，肩土佩着軍官的肩章，穿着黑亮的皮靴（在哥薩克人中這是極少見的），走進屋裏來，搖搖擺擺地，對他的房客慶賀這休假日。

教師藹里亞斯·瓦西里遲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哥薩克人。他曾經到過俄羅斯本部，是一個聯隊的學校教師，而且最主要的，他是高貴的。他顯露作出高貴的樣子，不過從他的古怪的打扮，他的裝模作樣，他的目空一切，以及他說話的怪樣子，人們不禁地感覺到他是和藹洛施加爹爹同樣的人。從他的黑了的面孔，雙手與紅鼻子來看，這一點也是很顯然的事。奧萊甯請他落坐。

「早晨好，藹里亞斯·瓦西里遲老父，」藹洛施加說，他抬起身來譏笑地低低鞠了

「躬——或者至少由奧萊甯看來是含有譏笑的意味。」

「早晨好，爹爹。你已經在這里，」教師，不在意地點點頭。

教師是一個約四十歲上下的人，有一綹灰色的尖峭的鬚鬚，單薄瘠瘦，但在他這年紀，樣子算是漂亮的。他此次來看奧萊甯，顯然是怕被對方看成一個普通的哥薩克人，所以他要從第一次見面就使奧萊甯覺得他的重要性。

「這是我們的埃及的尼姆洛德，」他含着自滿的微笑指着老人這樣對奧萊甯說。「是天底下一個強大的獵人！他在各方面都是我們最前進的人。你已經和他結識了。」

講洛施加凝視着他穿在生牛皮的鞋子裏的腳，搖着頭，思索着教師的能幹與學識，而且獨自叨唸着：「埃及的尼姆洛德！他多麼會攢！」

「是的，你看，我們正要去打獵，」奧萊甯答道。

「是的，先生，好極啦，」教師說，「但是我有點小事要和您談。」

「你是什麼事？」

「因為曉得您是一個紳士，」教師說，「而且您也可以曉得我自己也是一個軍官階

編的人，所以我們總要像一般紳士的作法，逐漸進行交涉……」（他停住話微笑地望
着奧萊甯與老人。）「但是如果您希望我們的同意的話，那麼，因為我的妻是一個愚蠢
的婦女，她不能十分理解您昨天說的話。因此我的房子要租給聯隊的副官六個盧布，廠
舍不在內；但是我自己可以把廠舍免費借給你用。但是，您如果這麼希望，於是我，因
為我自己既是一個軍官階級的人，可以私人和您商談一切，不按照我們的習俗，只當本
地的一個居民，你可盡量商量各種條件……」

「說明白吧！」老人咕嚕着。

教師用這樣的口吻說了好一大陣。最後，費了好大氣力，奧萊甯才把教師的話弄清
楚，明白了他願把房子租給奧萊甯每月六盧布。奧萊甯很高興的同意了，於是遞給他的
客人一杯茶。教師不肯接。

「根據我們胡塗的風俗，我們認為用一個『俗世的』杯子喝茶是一種罪惡，」他
說。「不過，當然，以我受過的教育來說，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的妻從她的人類的弱點
……」

「喔，可是，你要不要喝點茶呢？」

「如果您允許我的話，我可以拿來我自己的專用杯，」教師回答，走出到門廊去。

「把我的杯子拿來！」他叫着。

沒有多大功夫，門開了，一個年青人日曬的手臂，穿着花袖子，伸進來，手裏握着一個杯子。教師走向前去，接過來，對他的女兒小聲說了幾句話。奧萊甯給教師把茶倒在他自己的「專用杯」裏，而給藹洛施加倒在一「俗世杯」裏。

「我不願耽誤你們，」教師說，嘴唇搭在杯上，一口飲盡。「我也極喜歡釣魚，而且我現在可以說正請假休息。我也希望試試運氣，看是否「泰萊克河的禮物」（註）會降在我的份上。依照我們莊上的風俗，我希望您也看看我們，喝喝我們的葡萄酒，」他說。教師鞠了一躬，同奧萊甯握手，走出去。當奧萊甯正在準備的時候，他聽見教師用一種權威而理性的聲調在吩咐他家裏的人，幾分鐘之後，他看見他穿着一件破爛衣服經過窗邊，褲腳捲到膝，肩上担着漁網。

「流氓！」葛洛施加爹爹說，喝乾了他的「俗世的」杯子。「你真地要付他六個盧布？這種事那里聽見說過？兩個盧布你就可以租到莊上最好的房子。簡直是畜牲！喔，三個盧布我就可以把我的房子租給你！」

「不，我要住在這里，」奧萊甯說。

「六個盧布！……明白是化的冤枉錢。是不，是不！」老人回答。「拿點齊克西爾來，伊凡！」

爲了上路吃了一些點心喝了一些窩德加之後，奧萊甯與老人在八點鐘之前一起動身了。在大門口，他們遇到一輛貨車，兩頭牛已經駕上車。瑪麗安加頭上纏着白手帕幾乎壓到眼上，襯衣外罩着大衣，穿着長靴子，手裏拿着一根長木條，牽着繫在牛犄角上的繩索。

「媽迷，」老人說，裝出要去捉她的樣子。

瑪麗安加揮起她的木條對着他，用她美麗的眼睛歡快地向他們兩個一瞥。

奧萊甯更覺得煩躁了。

「來吧，來吧，」他說，把鎗往肩上一担，心裏曉得女兒的眼睛在望着他。

「喂，嘿！」瑪麗安加的聲音在他們身後響着，接着就是車行動起來的聲音。

鵝洛施加不停嘴地在說話，一直穿過莊後的牧場上的路徑。他不能忘記教師，總在罵他。

「你爲什這樣生他的氣呢？」奧萊甯問。

「他是吝嗇鬼。我不高興這種事，」老人答道。「他死時什麼都要留下的！然而他是爲誰積蓄呢？他已經建築了兩所房子，而且他和他弟弟打官司，得到第二個花園。他這個狗東西最會弄文墨！好多人從旁的莊上來找他辦理文件。祇要他寫得出，就辦得到。他寫得天衣無縫。但是他爲誰積蓄呢？他祇有一個孩子和一個女兒；她結婚之後還有誰留下呢？」

「喔，那麼，他是爲她的嫁裝積蓄，」奧萊甯說。

「什麼嫁裝？這個女兒誰都在追求，她是個好女兒。但他這鬼東西，必要把她嫁給一個有錢的人。他要從她得一筆大的價錢。有一個哥薩克人，盧加，我的鄰居也是我的

姪子，一個好孩子。他曾殺死過茄遲人，他有好久就向她求愛，可是他們不願他娶她。今天一個藉口，明天另一個藉口，後天又一個。『女兒還太小，』他說。但是我曉得他的想頭。他想要人家總對他低心下氣。最近關於她有多少流言出來。不過他們仍然要把她嫁給盧加施加的，因為他是這莊上最優秀的哥薩克人，一個勇士，曾經殺死過一個阿布萊克，而且將要受到十字獎章。」

「但這是怎麼回事呢？昨晚當我在院中散步的時候，我看見我的房東女兒和一個哥薩克人在接吻，」奧萊甯說。

「你胡說！」老人停住脚步叫道。

「我說的真話，」奧萊甯說。

「女人是惡魔，」藹洛施加說，沉思着。「但那是怎樣的一個哥薩克人？」

「我看不清楚。」

「喔，他戴着怎麼一種帽子，一個白帽嗎？」

「是的。」

「穿著一件紅衣服？約有你這麼高？」

「不，還高一些。」

「那就是他！」葛洛施加大笑起來說。「那就是他的，那就是馬克。他叫盧加，但是我戲稱他馬克。一定就是他！我愛他的。我過去也就是這麼一個人。管他們的事作什麼？我的愛人時常和她的母親與嫂嫂住在一起，但是我總有辦法進去。她總是睡在樓上；而她的母親那個妖婆是一個道地的鬼東西；她恨我之極。我時常和一個同伴去，他名叫吉爾齊克。我們走到她的窗下，於是我爬上他的肩膀，推開窗戶，暗中摸索。她普通就是睡在凳子上。有一次我叫醒她，她幾乎喊出來。她沒有認識是我。「誰呀？」她說，可是我不能答話。她的母親甚至在動撼了，但是我摘下我的帽子，罩住她的嘴，她立刻由帽子的縫線就明白了，和我跑出去。當時，我沒有什麼要求。她常帶些酪塊和葡萄和旁的東西，」葛洛施加說（他總是從實際的立場說明事情），「而且當時不僅是她一個。那時才真算是生活呀！」

「可是現在呢？」

「現在我們要隨着狗，看野雉停在樹上，於是你就開鎗。」

「若在當時你會同瑪麗安加要好嗎？」

「注意狗。今天晚上我會告訴你，」老人說，指着他心愛的狗萊姆加。

停了片刻，他們又繼續談話，這時他們走了約一百步遠。於是老人又停住，指着那擋在路上的樹枝。

「這個你怎樣想？」他說。「你以為這事沒有什麼關係嗎？這根棍子這樣放着是不好的。」

「有什麼不好呢？」

他微笑了。

「啊，你什麼都不曉得。你聽我說吧。一根棍子像這樣擋住路，你別邁過它去，要繞路走，或是像這樣子把它拋開，而且說，「聖父，聖子以及聖靈在上」，於是禱告着繼續走。你將平安無事。這是老人家過去教給我的。」

「算啦，完全廢話！」奧萊甯說。「你頂好還是和我多講瑪麗安加。她和盧加施加

「很好嗎？」

「噓，……靜靜的！」老人又囁囁着打斷了他的話：「你聽，我們將繞着樹木走。」

老人踏着他的軟鞋，由一條小徑，悄悄地走進叢密而荒野的樹林裏。他時常蹙額轉過頭來，看奧萊甯，奧萊甯的重皮靴擦着草叢，而且滿不在意地荷着鎗，有好幾次都被生長在路徑上的樹枝牽住。

「別響。輕輕地邁步，兵士！」老人惱怒地小聲說。

在空氣中感覺到太陽已在昇空了。霧正在消解，但却仍然包圍着樹頂。樹林看着是怕人地高聳。每走一步，形象就覺不同；看着像是一棵大樹，其實祇是灌木，連一根蘆葦都像是一棵樹。

第十九章

「四外是冷僻的。最初莊上的聲音還可以聽得見，現在已傳不到獵人的耳邊了。祇有

狗跑在荊棘中發着聲響，偶爾有小鳥互相招呼着，奧萊甯曉得那籠罩在樹林中的險危，阿布萊克斯總是隱藏在這種地方。但是他也曉得在樹林中，一個步行的人，鎗是極大的保障。他並不是怕，而是感覺着若是另外的人在這種地方時的情景；他窺探着濕霧迷漫的樹林，緊張地傾聽着偶而的模糊的音響，他把鎗換了換手，經驗到一種清新的愉快的感覺。葛洛施加爹爹走在前面，時常停住脚步仔細地檢視獸類留下腳印的濕地，指給奧萊甯看。他根本沒有講話，僅偶而囁嚅一兩聲。他們循跡而行的徑路，是貨車開創的，但是上邊已滿生着叢草。他們兩旁的篠懸木與榆樹林，是非常叢密，且有蔓藤，所以什麼都看不見。幾乎每一棵樹從頂到底都是包着野葡萄藤，黑葉藤的灌木密密地鋪滿地上。每一塊小小的空隙都滿生着黑莓子小樹與灰色的蘆花。在許多地方，大塊的蹄痕與小漏斗形的野雉的印跡從小徑上拖向草叢裏。這個樹林的生殖力，尚未被牲畜所踐踏，每轉一個彎都使奧萊甯驚異，因為他從沒有看見過這般的情景。這座樹林，這種危險，這個老人與他的神祕的囁嚅，瑪麗安加與她的勇武的姿態，以及這羣山——這一切都宛如夢境。

「一隻野雉已經落定了，」老人小聲說，看看周圍拉下他的帽子遮住面孔——「遮住你的嘴臉！一隻野雉！」他對奧萊甯氣憤般揮着他的胳膊，幾乎是爬行着前進。「牠不喜歡人的嘴臉的。」

當老人站住檢看一棵樹木時，奧萊甯仍然在他的後面。一隻野雞在樹上對着那吠叫的狗咯咯啼叫。於是奧萊甯看見了那隻野雉；但就在這時從藹洛施加的鎗口發出轟然一聲的巨響；那鳥兒鼓着翼，落下幾根羽毛，跌到地上。奧萊甯向老人身走來，驚動了另一隻野雉，於是舉起他的鎗，對準一放。野雉急劇地向上飛，搭在樹枝上，可是像一塊石頭般又跌落下來。

「好手！」老人笑着叫——他不能射中一隻飛鳥的。

檢起了兩隻野雉，他們向前走。奧萊甯爲這喝采與成功所興奮，不斷地對老人談東說西。

「住聲！這邊來，」老人打斷他的話。「昨天在這裡我看到鹿的痕跡。」

在他轉進叢叢中走了約有三百步之後，他們攀上一塊生着蘆葦的隙地，有一部份是

有水的。奧萊甯追隨不上老獵戶了，這時藹洛施加爹爹在他前面約有二十步之遙，點點頭向他招手。奧萊甯走近來，看見老人正在指着一個人的脚印。

「你看見了嗎？」

「是的，怎麼？」奧萊甯儘量平聲靜氣地說。「一個人的脚印！」

奧萊甯的心裏馬上閃起詩人古柏的「追蹤者」與阿布萊克的想頭，但是看到老人行動的那種神祕樣子，他不敢追問他，而且在疑惑這種神祕是由危險的恐懼心還是由於嬉戲所釀成的呢。

「不，這是我自己的脚印，」老人安穩地說，並且指着一片草，草裏正可以模糊地看見獸類的痕跡。

老人向前走，奧萊甯緊隨着他。走下低地，前行約有二十步的地方，他們面遇一廣闊的梨樹，樹下在黑泥地上有獸類新拉下的糞。這塊地方，滿遮着野葡萄，像是一個幽靜的園亭，黑暗而陰涼。

「今天早晨牠還在這裡，」老人嘆口氣說：「巢穴還濕的，很新的。」

突然從他們站立的地方約有十步遠的樹林中，他們聽見一聲怕人的衝擊聲。他們兩個全都驚動，把住他們的鎗，但是他們除去聽見樹枝折斷的聲音外什麼都看不見。有着韻節的急遽的路音，一時傳進耳來，其次變成深沉的簾簾聲，越來越遙遠，穿過樹木發着回聲，逐漸擴大。奧萊甯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捏住了他的心臟。他向着綠叢中窺探，但是徒然，於是轉身對着老人。謫洛施加爹爹，拿着鎗緊抵在胸間，屹立不動；他的帽子已落在腦後，他的眼睛閃着異樣的光，他的嘴張開着，露出他的齷齪的黃色齒，像是僵化在那地位中。

「一隻角鹿！」他噤咕着，絕望地拋掉他的鎗，揉着他的灰色鬚鬚。「牠就站在這里。我們應當繞着路來，……傻瓜！傻瓜！」他一惱拉他的鬚鬚。「傻瓜！豬！」他返覆地說，痛苦地拉着他自己的鬚鬚。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霧中穿過樹林飛走了，而且越來越遠可以聽見一隻鹿奔馳的聲響。

當奧萊甯與老人轉回的時候，已近黃昏，飢渴疲倦但充滿了精力。晚飯已經預備好

了。他同着老人喝酒吃飯，使他的身子感到溫暖而愉快。奧萊甯於是步到門廊裏。在西方，大山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又是老人講述他那說不完的故事——打獵，阿布萊克斯，戀人，以及那一切自由放蕩的生活。又是那美麗的瑪麗安加，出來進去，走過院中，她的襯衣描畫着美麗少女的強壯的身姿。

第二十章

第二天奧萊甯獨自去到他和老人驚動了那隻鹿的地方。他不從大門走，像當地的人們一般，他爬過荊棘的籬笆，牽住他的衣服，他還沒來得及脫身，那在他前面跑的狗，已經驚動了兩隻野雉。他在荊棘之間還沒有邁步的工夫，就看見幾隻野雉一跳一跳起來（老人昨天並沒有告訴他要設屏障射野鷄的地方）。奧萊甯放了十二鎗，射死五隻野雉，但在牠們之後攀緣在荊棘中，弄得非常疲倦。滿頭大汗。他招呼開狗，搬開鎗機，在沙土中間放進一粒子彈，用他塞加西亞衣服的大袖子，趕走蚊子，他慢慢地走向他們

昨天到過的地方。不過，怎樣也不能叫狗跟在身後，牠在每一條路上都尋到獸跡，於是奧萊甯又射死了兩隻野雉，因此，因為這種耽誤，他找到他所尋覓的地方時，將近中午了。

天是澄淨而靜熱。就在樹林中晨霧都已經散開，成團的蚊子，簡直遮滿了他的面孔與他的臂和背。他的狗從黑色變成灰色的了，因為狗的背上滿是蚊子，奧萊甯的衣服上情形也一樣，蚊子的嘴刺穿了衣服。奧萊甯差不多要跑開了躲避蚊子，由他看來，在夏天住在這種鄉間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他想回家了，但想到旁的人們是設法忍受這種痛苦的，所以他也就決心忍耐，索性叫蚊子去吸血吧。可是說來奇怪，到了中午時刻，他的感覺是真正愉快的了。他甚至覺得若沒有他周圍這種充滿蚊子的氣氛，若沒有他的手塗在他在臉上的汗與蚊子混合而成的漿液，若沒有他渾身上下這種不斷的刺激，他或許會看不出那樹林的幾許特色與優美了。那非常安適地隱藏在蔓延滋生的植物上的無數昆蟲，那充滿在森林裏的無數的鳥獸，那黑壓壓的簇葉，那鬱熱發香的空氣，那從泰萊克河各處漫潤來的滿是渾濁的積水的小溪以及那在垂懸的樹葉下的潺潺水聲，就連那最初使

他覺得可怕而不能忍受的一切，現在都像是愉快的了。當他環視了他們昨天尋到野雞的地方之後，而且什麼都沒有尋到時，他覺得要休息一下了。太陽正逼直地照耀在樹林之上，灑着垂值的光線在他的背上和頭上，每逢他走進樹林的隙地或是大路上的時候。那七隻沈重的野雞，痛苦地掛在他的腰間。尋到昨天的鹿跡之後，他匍匐在鹿曾經伏臥的叢叢的灌木下，倒臥在鹿窩裏。他檢視他身邊的黑壓壓的簇葉，這塊地方有鹿的汗跡與昨天的糞，還有鹿的膝印，牠曾經踢起的黑土塊，以及他自己昨天的脚印。他覺得陰涼而安適，既不想也不願意作什麼事。突然他被一種非常奇怪而無緣無故的歡喜的情感，愛戀一切的情感所籠罩，於是按照他幼時的習慣，他在身上畫了十字，發出謝恩的心情了。非常清楚地他思想着：「我，德米特里·奧萊甯，在這里，一個和其他生物非常不同的生物，現在獨自臥着，天曉得這是什麼地方，這地方曾經是一隻鹿住居過的，一隻老鹿，一隻美麗的鹿，牠也許從未曾見過人，這塊地方任何人類都未曾坐過，或是想過這些想頭。我坐在這里，我周圍聳立着老樹或小樹，有一棵樹上結縈着野葡萄，野雞在飛翔，互相追逐着，也許正在尋覓牠們被暗殺的弟兄。」這時他摸着他的野雞，查看

着，在他的衣服上擦掉他手上之熱血。「也許狼會嗅到牠們，可是露出滿意的面孔跑回另一個方向去：在我的頭上，蚊子飛舞在樹葉中間，樹葉對牠們有如巨大的島嶼，牠們嗡嗡着：一個、二個、三個、四個、一百、一千、一百萬的蚊子，牠們全都在嗡嗡着什麼，每一個都彼此隔離，正如我自己是一個隔離的德米特里·奧萊甯一樣。」他極生動地想像着蚊子的嗡嗡聲：「這邊來，這邊來，孩子們！這里有一個人我們可以吃！」牠們嗡嗡着，於是吮了他一口。這時他很清楚，他已不是一個俄羅斯的貴族，莫斯科社會的一份子，某某的朋友與親戚，而就如那些生活在他周圍的一個蚊子，或是野雉，或是鹿。「正如牠們，正如爹爹藹洛施加，我將生存一時於是死掉，而且真如他所說的：草將生長再沒有旁的了。」

「但是草雖然生長又有什麼關係呢？」他接着想。「我仍然必要生活，而且要快樂，因為幸福是我希望的一切。別管我是什麼——像其他一切的一個動物，在他之上草將生長，於是再沒有別的；或許我是上帝放下的一個生命的組織，不過我仍然必要以最好的方式生活。可是我將怎樣快樂地生活呢，從前我為什麼不快樂呢？」於是牠開始想起

他從前的生活，覺得厭惡他自己了。他覺自己過去是怕人地刻薄而自私，雖然他還曉得他過去對自己是沒有真實的需求。於是他轉望身邊的簇葉，陽光穿過葉間，他看看落日與澄淨的天空，他又覺得像剛才一樣地快樂了。

「爲什麼我現在快樂，我一向是爲什麼生活的？」他想。「我是多麼爲我自己而刻薄人；我是怎樣處處打算，而除去羞恥與憂愁之外什麼都沒有得到！可是，現在，我更不需要什麼快樂的事；」突然一道新光像是顯示在他之前。「這就是幸福！」他自言自語地說，「幸福是存於爲旁人而生存之內。這是很明顯的事。每一個人的內心裏都有要求幸福的欲望；所以這事是合法的。當自私地企求滿足這欲望時——也就是，由追求自我的財富、名譽、安逸或戀愛而求滿足這欲望時，或許會遇到環境的阻礙，而不能滿足這些欲望了。如此說，不合法的是這些欲望，但並非幸福的需求。但是什麼欲望，雖有環境的障礙，而總可得以滿足呢？它們是什麼？愛情，自我犧牲。」當他發覺這種真理時，他是非常地高興而興奮，這對於他像是新的真理，他甚至跳起身來，開始焦躁地在尋求一種東西，來爲它犧牲自己，對它好，對它愛。「既然你爲自己不需要什麼，」他

繼續想，「那你爲什麼不爲旁人而生活？」

他拿起鎗來，想迅速地轉回家去，把這想得周全，而找一個機會來行善。他從叢藪中走出來。

當他走進樹林間一片隙地時，他望望周圍；樹頂上已經望不見太陽了。天氣變得更涼快，他覺得這地方非常奇怪，並不像村莊四外的鄉間。一切都像是改變了——天氣以及樹林的樣相；天空遮着雲，風呼哨在樹頂上，周圍除去蘆葦與斷柳以外，什麼都看不見。他的狗追蹤野獸跑開了，他招呼牠，他的聲音的回聲像是在沙漠裏。他突然爲一種恐怖妖術的意識所襲。他懼怕起來。他想起了阿布萊克斯，以及人們告訴他的那次謀殺，他時刻都在想會有一個阿布萊克從灌木樹後跳出來，於是他將抵抗而死，或是成爲一個弱者。他想到上帝和未來的生活，已有許久他沒有想到這些事了。四外仍然是那同樣陰沈嚴峻曠野的自然。「爲自己而生存是值得的嗎？」他想。「而每刻你都會死掉，沒有作任何好事而死掉；因此沒有人會曉得你的死」。他向着他認爲村莊所在的方向走去。關於他的打獵，他不再有什麼想頭了；他祇覺得疲倦得要死，他用特別的注意或幾乎

是恐怖，窺探着每一棵灌木與樹，時刻都想着會縮算他的生命。漂泊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後，他走近一道溝，溝裏有從泰萊克河流來的沙水，爲了不再迷途，他決心循着溝走。他並不曉得這會領他到什麼地方而茫然前進，驀地他身後的蘆葦間有響聲了，他打了一個冷戰握起他的鎗。他覺得自己可羞：原來是那過度興奮的狗，大聲喘氣，投身在溝裏的冷水中，而在舐水！

他也喝了一口水，於是隨着狗所願走的方向，他想那必可以領他回村莊去。但雖然有狗作伴，四外的一切好像是更爲淒涼了。樹林裏黑暗下來，樹林的老樁的樹皮，風越吹越響。有一些大鳥，就在這樹上牠的巢穴的周圍，環繞着，銳聲吼叫。野菜越來越少見了，動蕩的蘆葦與光光的砂地越來越多了，在那些砂地上有着獸類的腳印。在風的吼聲之外，又加上另一種沉悶單調的吼聲。他的精神全然沮喪了。背着手，他摸着他的野雉丟掉了一隻。那野雉頸斷開了，因此丟掉，只有那流血的頭與嘴還繫在他的腰帶裏。他覺得比剛才愈加恐怖了。他開始禱告上帝，他最怕的是，什麼良好或親切的事都沒有作過，便會死掉。他是那般地需要生活，爲完成一些自我犧牲的事而生活。

第二十一章

突然像是太陽照耀到他的靈魂裏了。他聽見了俄羅斯人的談話，而也聽見了泰萊克河的平靜的急流，在他面前幾步遠的地方，他看見了棕色的河面，岸上灰色的涇砂與淺灘，遠方的高原，在水面上方聳立的哨兵線的守望塔，在荊棘叢中一匹帶鞍轡而在蹦蹦的馬，其次羣山也在他面前展開了。在一片雲彩下的遠方，紅日顯現了，它的最後的光輝在沿河的蘆葦上，在守望塔上，在一羣哥薩克人之上，閃着明光，在那羣哥薩克人間，盧加施加的強壯的體格不覺地在吸引着奧萊雷的注意。

並無什麼明顯的理由，奧萊雷覺得他又是完全快樂的了。他已經來到泰萊克河上的尼支涅·普羅托慈克營地，在河的另一邊的對面，是一個先俄羅斯人的韃靼式的村莊。他向哥薩克人打招呼，但是他並未尋到對人表示親切的藉口，即走進茅舍裏；而到了裏邊也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哥薩克人對待他很冰冷。走進土地的小屋之後，他燃起了一

支香烟。哥薩克人並不注意他，第一是因為他在吸香烟，第二是因為在當天晚上他們正有着旁的事情。前些天那個被殺死的阿布萊克的親戚，幾個敵對的茄遲人，帶着一個斥候，從山間來贖回那個屍體；所以哥薩克人正在等候他們在莊上的指揮官的來臨。死者的兄弟，高大而身姿端正，剪短的鬚鬚染成紅色，雖然他的衣帽十分破爛，却如一個國王般穩靜而莊嚴。他的面孔和那已死的阿布萊克極為相像。他不屑看任何人，就連一次都未瞥見那屍體，祇是盤腿而坐。他吸着短烟管吐着口水，偶而他發出一兩聲命令的喉音，他的伙伴們則在俯首靜聽。他顯然是一個勇士，他曾經碰過的地形不僅一次遇見過俄羅斯人，所以俄羅斯人沒有什麼使他覺得新奇的地方，甚至不使他發生趣味。奧萊甯想要走近屍體的旁邊，對他望一望，這時死者的弟兄，抬起頭眉宇間露出冷靜的輕蔑，看了他一眼，發出尖銳的聲音憤怒地說了幾句話。斥候急忙用他的衣服蓋上死人的面孔。奧萊甯爲那勇士面孔上威儀嚴峻的表情吃了一驚。他開始對他講話，問他是來自那一個村莊，但那茄遲人幾乎都不看他一眼，輕蔑地吐着口水，轉過臉去。奧萊甯看見這個茄遲人對他毫無興趣，感到非常驚異，所以他只能認爲這個人是愚蠢的，不曉得俄國

的事；於是他轉身對那當翻譯的斥候。那個斥候像旁的人們一樣滿身襤褸，不過他的頭髮不是紅的而是黑的，他正在徬徨不安，露出極其潔白的牙齒與閃光的黑眼睛。他很心甘情願地攀談起來，並且要了一支香烟。

「他們是五個弟兄，」那斥候開始用他的結結巴巴的俄國話說。「這是第三個被俄羅斯人殺死了，只有兩個還留下。他是一個勇士，一個大勇士！」他指着那個茄遲人說。「當他們殺死了阿赫梅特可汗（死者），這個正坐在對岸的蘆葦裏。他全都看見了。看見他被放進小艇裏運到這岸邊來。他坐在那里直到深夜，希望殺死那個老人，但是旁人阻止住他。」

盧加施加走向那說話的人身前，坐下來。

「他們是那莊上的？」他問。

「從山裏的那邊，」斥候回答，指着泰萊克河對方迷霧中淡藍色的峽谷，「你曉得蘇朱克·蘇嗎？過那邊約有八英里。」

「你曉得蘇朱克·蘇的吉雷可汗嗎？」盧加施加問，顯然是很以這種相識為榮。「

他是我的庫那克。」

「他是我的隣居，」斥候回答。

「他是一個好手！」盧加施加顯然是覺得非常有趣開始對那個斥候講韃靼話了。

不久哥薩克的隊長與村長騎馬來到了，帶來兩個隨從。隊長是一個新型的哥薩克軍官，他向着哥薩克人說了一聲「祝諸位健康，」若按照俄羅斯軍隊的習慣，人們應當答以「祝大人健康，」但是卻沒有這樣講，僅有少數幾個人在鞠躬。有幾個人，其中就有盧加施加，站起身來筆直地站立着。伍長回答前哨一切都很平靜。這一切都像是很滑稽的：當時的哥薩克人都像是軍隊的士兵的樣子。但是這種公式馬上就改變成通常的作風了，那個身材活潑的哥薩克隊長，也像旁的人們一樣，開始用流暢的韃靼話對那個翻譯講了。他們寫好文件，交給那個斥候，並從他手裏接受了一些錢。於是他們走近屍體旁邊。

「你們那一個是盧加·加烏里洛夫？」隊長問。

盧加施加脫下他的小帽走上前來。

「我把你的功績報告給司令了。我不曉得會有什麼結果。我替你請十字獎章；你還年青不能當軍曹。你認識字嗎？」

「我不認識字，」

「但是你的儀表多麼可觀！」隊長說，又露出長官的架子。「戴上你的帽子。他是那個加烏里洛夫的後人？……是那個外號叫海量的嗎？」

「他的姪子，」伍長說。

「我曉得，我曉得。喔，動手幫幫他們的忙吧，」他轉過頭來對那些哥薩克人說。

盧加施加的面孔閃着歡快的光，好像是比平常更漂亮了。他離開伍長，戴上帽子，坐在奧萊甯的旁邊。

當屍體搬進小艇裏，那個茹遲人的弟兄走下岸去，哥薩克人不自覺地躲開路讓他過去。他跳進船裏，用他的強壯的腿推動了船，這時，奧萊甯注意到他第一次向着全部哥薩克人迅速地瞥了一眼，於是簡截地對他的同伴問了一個問題。後者答了一兩句，用手拍着盧加施那。那個茹遲人望着他，於是慢慢地轉開，凝視着對岸。那種神色並不是

表示嫉恨，而是冰冷的輕蔑。他又說了一兩句話，聲音

「他在說什麼？」奧萊爾問那個偏促不安的斥候。

「你們的殺死我們的人，我們的殺死你們的人。總是這同樣的把戲，」斥候回答，顯然是杜撰。於是他微笑着，露着他的白牙，跳進小艇裏去。

死者的弟兄靜止地坐着，凝視着對岸，他是滿懷嫉恨與輕蔑，所以在這河岸邊的一切，沒有東西能打動他的好奇心的。斥候站在小艇的一端，兼時而在船這邊時而在船那邊，很妙巧地划着，同時不斷地在談話。小艇斜行越過了河，它看着越來越小了；他們的談話聲幾乎都不能聽見，最後，仍然在望，他們登岸了對岸，他們的馬匹正站在那里等候。他們抬起了屍體，於是（雖然馬在畏避）把屍體放在鞍上，騎馬慢步而行，沿着街道經過一個村莊，從莊上有一羣人出來看他們的意思！——

在河的這一邊哥薩克人是非常滿意而且高興。四面八方可以聽見談笑聲。隊長與村長走進土房子裏休息去了。德加加儘量想在他的歡欣的面孔上露出平靜的表情，但終歸徒然，於是肘支在膝上他坐在奧萊爾的身旁，削着一根木杖。

「爲什麼你吸煙？」他裝作好奇地說。「吸煙有好處嗎？」

他顯然是因爲注意到奧萊甯覺得不舒服而且在哥薩克人之間是孤獨的，他才這樣說。

「這完全是一種習慣，」奧萊甯回答。「什麼意思？」

「哼，如果我們的人若吸煙將要挨打的！你看那邊，山並不很遠，」盧加施加接著說。「可是你走不到那里！你怎能獨自回去呢？天快黑了。如果你高興的話，我願伴你回去。你請求任長叫我去。」

「多麼漂亮的一個人！」奧萊甯想，望着那個哥薩克人的光彩的面孔。他想起了瑪麗安加以及他在大門邊聽見的接吻聲，他覺得爲盧加施加之未受教育很憐惜。「這是怎樣胡塗的事，」他想。「一個人殺死了另外的一個人，自己覺得快樂而滿足，就好像他作了什麼好事情一般。沒有事情可以使他明白這是沒有什麼可歡喜的理由嗎？」——快樂並不在於殺人，而是在自我犧牲的。」

「喔，你從此頂好別再遇見他，朋友！」一個看過小艇走後的哥薩克人對盧加施加

說。「你聽見他問你了嗎？」

盧加施加抬起他的頭。「我的教子嗎？」盧加施加說，他所謂教子的意思是那個已死的茄邏人。

「你的教子不會再起來了，但那紅頭髮的人是教子的弟兄呢！」

「他該感謝上帝他得以全身而去，」盧加施加回答。

「你喜歡什麼呢？」奧萊甯問。「倘使你的弟兄被殺，你會高興嗎？」

哥薩克人眼睛笑看着奧萊甯。他好像理解了奧萊甯所要說的一切了，但是對於他的思索毫不在意。

「喔，這事也有的！我們的人不也時常被殺嗎？」

第二十二章

隊長與村長騎馬走了，奧萊甯，一面爲討好盧加施加，一面也是爲避免獨自回去要

經過黑暗的森林，請求伍長允許盧加施加離開，伍長答應了。奧萊甯想：盧加施加是要看瑪麗安加的，而他也高興陪伴這樣一個漂亮而社交的哥薩克人。他在心裏自然地將盧加施加與瑪麗安加聯想在一起，而且想着他們，他是覺得愉快的。「他愛瑪麗安加，」奧萊甯想，「而我也能愛她，」於是當他們一起回家穿過黑黑的樹林時，一種強烈而新穎的溫柔的情緒征服了他。盧加施加也覺得快樂，在這兩個極不同的青年人之間，出現了某一種類似愛情的東西。每逢他們互看一眼，他們都要笑出聲來。

「你從那個莊門進去？」奧萊甯問。

「從中間的莊門。但是我要看你走到沼地，過了那塊之後你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奧萊甯笑了。

「你以為我怕嗎？回去吧，謝謝你，我自己可以走的。」

「好吧！這有什麼呢？你怎能不怕呢？就連我們也是怕的。」盧加施加爲平復奧萊甯的自尊心說，而且笑了。

「那麼還是你同我進來吧。我們可以談談，喝點酒，明天早晨你可以回去的。」

「我真找不到過夜的地方哩！」盧加施加笑着說。「但是伍長叫我回去的。」

「昨天夜裏我聽見你唱歌，而且還看見你。」

「每一個人……」盧加動着他的額。

「你是真地要結婚嗎？」奧萊甯問。

「母親要我結婚。但是我還沒有三箇房手呢。」

「你不已經是一個常備兵嗎？」

「絕不是！我剛剛加入，還沒有一匹馬，不曉得怎麼弄到手。也就因此不能結婚。」

「一匹馬值多少錢？」

「有一天在河那邊我們要買一匹馬，他們要六十個盧布，雖然那是一匹諾蓋馬。」

「你願意作我的德班特嗎？」（德班特是行軍時一個軍官的隨從。）「我可以

替換位置，而且可以給你一匹馬。」奧萊甯突然地說。「真的我現在有兩匹，可是我不

需要它。」

「怎麼——不需要它？」盧加施加笑着說。「爲什麼你應當給我們禮物呢？我們自己會得到的，由上帝的幫忙。」

「不是禮物，真的！或者你不要作一個達拉班特嗎？」奧萊甯說，他很高興地說出來。盧加施加一匹馬，不過，不曉得什麼理由，他覺得不安而混亂，當他要說話時，他不曉得怎麼講了。

盧加施加是第一個打破這沉默的人。

「你在俄羅斯自己有房子嗎？」他問。

奧萊甯不禁回答，他不僅有一所，而是有好幾所房子的。

「是好房子嗎？比我們的還大？」盧加施加真心地問。

「大得多，有十倍大，三層樓，」奧萊甯回答。

「而且有像我們這樣的戰馬嗎？」

「我有三四百匹馬，每匹值三四百盧布，但和你們的不同。你曉得，牠們是快馬！

不過我仍然最喜歡這裏的馬。」

「喔，你是自願來的，還是派來的？」盧加施加說，對他笑着。「你看！你走錯了路，」他說，「你應當向右轉的。」

「我是自己要來的，」奧萊甯回答。「我要看看你們這一帶，要參加幾次遠征。」

「將來我也要作一次遠征的，」盧加施加說。「你聽見胡狼在吼叫嗎？」他說，靜聽着。

「我說，殺死一個人你不覺得恐怖嗎？」奧萊甯問

「那有什麼可怕的？但是我將喜歡參加一次遠征，」盧加施加邊覆着。「我多麼想參加呀！我多麼想參加呀？」

「也許我們可以一同去。我們的中隊在假期以前要去的，還有你們的一百多人。」

「你要來這裏作什麼麼？你有房子，馬匹，還有農奴。我若處你的地位什麼都不作，祇是遊樂！你是什麼階級？」

「我是一個候補士官，已經保存了委任。」

「喔，如果關於你的家你不是吹牛，如果我是你，我絕不離開家的！是的，我絕不離開到任何地方去。生活在我們之間你覺得舒服嗎？」

「是的，非常舒服，」奧萊甯回答。

他倆像這樣談着，在他們走近村莊之前，天已經十分黑暗了。他們仍然爲樹林的陰森氣所環圍着。風在樹頂間吼着。胡狼突然彷彿迫近他們的身邊在叫着：吼着，笑着，鳴咽着。但是在他們前面，在村莊裏，女人的聲音和狗的吠聲已經可以聽見了；茅舍的輪廓已經看得很清楚；燈光閃爍，空氣中充滿着西亞克炊煙的特別味道。奧萊甯當夜特別銳敏地覺得在這個村莊裏有他的家，他的家族，以及他全部的幸福，在任何地方他從未曾而且也永不會像住在這個奇薩克村莊裏這麼幸福。當夜他是非常喜歡每一個人，尤其是盧加施加。回到家之後，使盧加施加大爲驚訝的是，奧萊甯親手從馬房裏牽出他在戈洛慈諾意買來的一匹馬——這不是他平時坐騎的而是另外的一匹——這馬雖然年齡不小，却不壞，於是就把這馬交給盧加施加。

「爲什麼你給我驢物呢？」盧加施加說，「我還什麼事都沒有替你做過。」

「的確這算不了什麼，」奧萊爾回答。「拿去吧，你將來會給我禮物，而我們則一起遠征共同抵抗敵人。」

盧加施加不曉得怎麼好了。

「但你是什麼意思？就好像一匹馬不值什麼錢似的。」他說，眼並不看著馬。

「拿去，拿去吧！你若不要，你會得罪我的。萬紐夏！把那匹灰馬牽到他家裏去。」

盧加施加抱住了馬頸。

「那麼，謝謝你！這事是未曾期以遇，未曾夢想過的。」

奧萊爾是高興得像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了。

「把牠拴在這里。這是一匹好馬。我從戈洛慈諾意買來的，牠跑得很好，萬紐夏，

拿些齊克西爾來。到屋子裏來。」

酒拿來了。盧加施加坐下拿起酒杯。

「上帝聖潔，我將想法報答你，」他說，喝完了酒。「你的名字叫什麼？」

「德米特里·安德萊運。」

「喔，米特里·安德萊運，上帝祝福你。我們可以成爲庫那克斯。從此你必要來看我們。雖然我們不是有錢的人，但我們仍然能款待一個庫那克，而且我可以告訴母親說，如果你需要什麼東西，無論奶酪或是葡萄，如果你到哨兵線上，我是你的僕人，無論打獵或是過河，隨你喜歡到那里！就在前兩天，我殺了多麼大的一個野豬，我給哥薩克伙伴分吃了，如果我預先曉得，我一定要拿給你。」

「好吧，謝謝你！但是可別把這匹馬駕車，牠從沒有駕過車。」

「爲什麼要駕車呢？我還有些事情要告訴你，如果你喜歡聽的話，」盧加施加說，「我有一個庫那克，吉雷可汗。他要我在大路邊埋伏，那里他從山上下來的人們經過。我們一同去好吧？我不會出賣你的。我將作你的慕里德。」

「是的，我們要去；將來我們要去。」

（註：Muriid——在夏米爾領導的宗教和種族的復興中，一個慕里德就是追隨慕爾西德（導師）的隨從或弟子。）

盧加施加彷彿頗爲平靜了，也似乎理解了奧萊甯對於他的態度。他的冷靜與他的態度的悠閒，使奧萊甯很驚訝，甚至覺得不高興。他們談了許久，盧加施加喝了很多酒，却未顛倒（他從未顛倒過），當他和奧萊甯握手離去時，天已經很晚了。奧萊甯向窗外望看他要怎樣。盧加施加垂着頭走出去。把馬牽出大門之後，他突然搖搖頭，宛如一隻貓跳上馬背，拉起馬韁，叫了一聲，奔向街上去。

奧萊甯以爲盧加施加必定去和瑪麗安加同分這種歡喜，不過雖然並未如此，而奧萊甯仍覺得他的靈魂有他生平從未有過的安逸。他是像一個孩子般地高興，不禁要對萬紐夏談說他給盧加施加這匹馬的事——他爲什麼要給他以及他的幸福的新原理。

萬紐夏並不贊同這種原理，說了一句「L'argent n'est rien」（錢沒有了），所以認爲這事完全無意義。

盧加施加騎馬到家，跳下馬來，把牠交給他的母親，告訴她把牠和哥薩克的公共馬羣在一處放。當夜他自己轉回哨兵線去。他的啞姊姊經手照顧那匹馬，作着手勢表示，當她遇見給他馬的那個人時，她將屈身在他的腳下。老婦人祇是對她兒子的故事搖頭，

心裏斷然相信這馬是他偷來的。因此她吩咐她的鹽女兒，在天明之前將馬牽到齊羣裏去。

盧加施加獨自回往哨兵線，思索着奧萊甯的行爲。雖然他並不認爲那是一匹好馬，可仍然要值四十個盧布，而他對於這次的禮物十分高興。但爲什麼這馬給了他，他不能全然理解，因此他沒有絲毫感謝的情感。反之，他却滿懷漠然的疑惑，那士官心裏或許懷有惡意。他既不能判明那惡意是什麼，可是又不肯相信一個陌生的人會無所謂地而只是出於親切給人一匹價值四十盧布的馬；這事他看來是不可能的。倘使他當時是喝醉了酒，這事還可以解說！他也許是爲了顯耀。但那個候補士官當時是十分冷靜，所以他必定是賄賂他要作一些壞事。「胡思亂想！」盧加施加想。「我不是已經得到這匹馬了嗎，我們以後再看吧。我自己不是一個傻瓜，我倒要看看我們誰幹的過誰，」他想，於是他覺得必要時刻提防，而對奧萊甯惹起了不好的情感。他沒有告訴任何人怎樣得到這匹馬。對某些人他說他買來的，對另一些人他權稜兩可地回答。不過，實際情形不久就遍傳於全莊上，盧加施加的母親與瑪麗安加，藹里亞斯·瓦西里遲以及其他哥薩克人，當

他們聽到奧萊甯這不必要的贈禮，很爲煩擾，並開始提防那候補士官。但他們雖有此恐懼，而因爲他的單純與富有，他的行動在他們的心中引起極大的尊敬。

「你聽見說啦嗎，」某一個人說，「那住在謫里亞斯·瓦西里渾家裏的候補士官給盧加施加一匹值四十盧布的馬？」

「他是闊氣！……」

「是的，我聽見說啦，」另一個頗深沈地回答。「他一定給他有過很大的效勞。我們將要看看這位士官將會怎樣。啊，那個擢奪者是多麼幸福哪！」

「那些士官是狡猾的，極其狡猾，」第三個人說。「你看他要不要燒掉人家房子，或作什麼事才怪哩！」

第二十三章

奧萊甯的生活規則而單調地在進行着。他和指揮官和同事們很少有接觸。在高加索

一個實有的候補士官的地位，在這方面是特殊地有利。他沒有派出去工作或受訓練。爲了他參加遠征的報酬，已提請予他以委任，可是在這之間他是逍遙無事。軍官們拿他當一個貴族看，對他頗爲尊重。賭紙牌以及有士兵歌者伴奏的軍官們的宴會，當他在部隊裏時，他已經有過經驗的，對於他似乎沒有什麼誘惑，而且同時他也避免和莊上軍官們的社會和生活混在一起。駐紮在哥薩克村莊上軍官們的生活，從好久就有其自己一定的形式。正如在堡壘中每一個候補士官和軍官照例是飲酒賭紙牌或談論他們參加遠征應得的報酬，同樣在哥薩克村莊裏他們照例同着他們的房主人飲齊克西爾，送糖菓與蜜給女孩子們，尾隨哥薩克婦女，或是戀愛，偶而也在當地結婚。奧萊富總是走着他自己的路，下意識地在排斥一般的習慣。在這里他也不循高加索軍官生活的舊轍。

黎明即起身在他已成十分自然的事。飲過早茶並從他的門廊欣賞一陣羣山、清晨與瑪麗安加，於是他將穿上一件破爛的牛皮衣服，浸濕的生牛皮拖鞋，佩上一把短刀，拿着一桿槍，小袋子裏裝些香烟與食物，招呼他的狗，五點鐘剛剛過，即動身向莊子那邊的樹林去。到傍晚七點鐘的時候，飢渴交加，帶子上掛着幾隻野雞，有時帶些旁的動物，

他的口袋裏的食物與香煙根本沒有動，轉回家來，如果他頭腦裏的思想也像袋子裏的食物與香煙那樣擺着，我們就可以曉得在這整整十四小時之間腦裏就沒有一種思想曾經轉動過。

他回來時，在精神上清新、強壯而完全快樂。他說不出在這全部時間以內他曾經想過什麼。是有什麼意念、回憶、或夢想曾經閃過他的心靈裏嗎？時常三種都有。他會振奮自己，問着他曾經想過什麼；而會看見自己如一個哥薩克人般，同着他的哥薩克妻子工作在葡萄園裏，或是一個阿布萊克在山裏，或是一隻野豬跑開他自己。而在這全部時間內，他繼續窺望守候野雞、野豬或鹿。

傍晚時，藹洛施加爹爹必定與他同坐。萬紐夏會拿來一瓶齊克西爾，於是他們平靜地談話，飲酒，並且非常滿意地分手睡覺。第二天他又將出去打獵，又是健康的疲倦，他們又坐在一起談話飲酒，於是又是很爲快樂。有時在休假日或是安息日，奧萊爾終日在家裏。這時他主要的事情便是守望瑪麗安加，他自己都不自覺，他從窗邊或是門廊貪婪地注視着她的每一動作。他注視着瑪麗安加而且愛着她（他如此想），正如他愛着羣

山與天空的美一樣，他並沒有要和她發生任何關係的想頭，他認為在他與她之間，像盧加施加與她之間的那種關係是不會有的，尤其不會有一般闊軍官與其他哥薩克女兒們之間的那種關係。他認為，如果他也像他軍官伙伴們的作法，他將失掉了他全部冥想的事受，而陷於痛苦，幻滅，與悔恨的深淵裏。加之，在與她的關聯上他曾經完成一種自我犧牲的勝利，那給他以極大的歡快；但最主要的是，他是有一點懼怕瑪麗安加，不敢對她輕微地說出一個愛情的字。

有一次在夏天，奧萊甯沒有出去打獵，正坐在家裏，非常意外地，一個莫斯科的朋友，一個他在社交場中遇見過的極年青的人，走進來了。

「啊，mon cher，（我親愛的），當我聽見你在這里我是多麼高興啊！」他開始用他的莫斯科的法語說，而且他繼續在他的談話中加雜着法國字。「他們說『奧萊甯』。哪個奧萊甯？於是我非常高興起來……想像運命把我們一起帶到這里！喔，你好吧？怎樣？為什麼？」於是貝雷慈基王子講述了他的全部故事：他如何暫時加入了驍隊，如何總司令答應要他作副官，以及在這次從軍之後，他將得着什麼位置，雖然他個人對

於這事滿不在乎。

「生活在這裡，在這種巢窠裏，我們至少要開闢前程——得一個十字勳章——或是獲得一階級——轉到近衛隊去。這事是必需的，倒不是爲我自己，而是爲我的親戚和朋友們。公爵對待我很好；他是一個很好的人。」貝雷慈基說，於是繼續不絕地講下去。

「爲了這次遠征，上方已代我請聖安獎章去了。在我們動身遠征之前，我暫時將停在這里。這里很不錯。多麼好的婦女！喔，你現在怎樣生活？我是聽我們的隊長斯塔爾柴夫說的，你曉得，那是一個心地善良而愚蠢的人……喔，他說你是像一個可怕的野蠻人般生活着，什麼人都不見！我十分理解你不願意同我們這裏的軍官混在一起。我現在非常高興，你和我可以常常談談了。我住在警官的家裏。那里有一個女兒，烏斯屯加！我告訴你，她真是魅人。」

於是他口裏的法國話和俄國話越來越多了，而這種話語的世界，奧萊甯以爲他已經永久地別離了。

關於貝雷慈基的一般人的意見是，他是一個可親的好脾氣的人。也許他真是如此：

但他雖有漂亮的面孔，而奧萊甯却認爲他是極端地討厭。他好像是正在呼吸着奧萊甯已經棄絕的醜惡的氣息。最使他覺得厭煩的，是他不能——沒有這種勇氣——簡單地拒絕了這個人，因爲這個人是來自另一世界的，而他是屬於那古老的世界的，那好像對於他有不可抗爭的所有權。奧萊甯覺得對貝雷慈基以及對自己都在生氣，然而，他又違反着自己的意志，在他自己的談話中常加入了法國辭句，並對於總司令與莫斯科的朋友們表示興趣，而且因爲他和貝雷慈基在這哥薩克村莊上都是能說法國的，所以他輕蔑地談論着他們的軍官伙伴與那些哥薩克人，而對於貝雷慈基表示友好，答應去訪問他，而且請他時常來談。不過奧萊甯自己却沒有去看過貝雷慈基。

至於萬紐夏，他是贊成貝雷慈基的；聲言他是一個真正的紳士。

貝雷慈基在哥薩克人村莊裏立刻就染上一個富有的軍官所過的慣例的生活了。

奧萊甯的眼中看來，在一個月之內，他已經變成這莊上的老住居的樣子；他使老人們醉酒，安排晚會，或是出席女孩子們的宴會——誇耀自己的得意，而且不曉得什麼理由，甚至使婦女們稱呼他老太爺，至於哥薩克人，對於喜歡酒和女人的人，是極易於理

解的，所以對於他很親熱，待他甚至比待奧萊甯更好，因為他們看奧萊甯是一個謎。

第二十四章

早晨五點鐘的時候。萬紐夏正在門廊裏燒着水壺，拿一隻長靴子腿當風箱用（註）。奧萊甯已經騎馬到泰萊克河洗澡去了。（他新近發見一種新的愉樂：在河裏游泳他的馬。）房主婦正在外房裏，從烟窗間蒸騰出燃火的濃烟。女兒正在廢舍裏擠牛奶。「這個討厭東西，老是亂動！」傳出她的焦躁的話音，而繼以牛奶流動的音韻。

從屋前的街道上，傳來馬蹄輕快的響聲，奧萊甯騎在一匹沒有鞍轡的黑灰色的駿馬上，他渾身仍然是濕的，閃着光，一直騎到大門。瑪麗安加優美的頭上，纏着一條紅帕子，從廢舍裏探頭出來，可是立即消失了。奧萊甯身穿一件紅絲襪衣，白色的塞加西亞外衣，繫着腰帶，佩着短刀，戴着一頂高帽。他坐在他的濕而肥的馬上，露出有意識的

（註：這些靴子的兩面形似風琴，所以可當作風箱用，使水壺的炭燃燒起來。）

風雅的姿態，把住他背上的鎗，俯身去開大門。他的頭髮仍然是濕的，他的面孔閃着青春與健康的光。他以為他自己是優美活潑有如一個勇士；但他是錯誤的。由任何有經驗的高加索人來看，他仍然只是一個兵士。

當他注意到那個女兒探頭出來，他更特別敏捷地屈身下去，打開大門，拉緊馬韁，揮着鞭子，走進院中。「茶預備好嗎，萬紐夏？」他高興地叫着，並不看那廐舍的門。他看見他的駿馬，緊縮着腹部，拉着繩勒，每一塊肌肉都在顫動，每一隻腿都準備跳過圍牆，在院中的硬泥地上飛躍——他覺得非常愉快。「C'est parfait.」（妥當了）萬紐夏回答了。奧萊甯覺得好像瑪麗安加美麗的頭仍然探望在廐舍之外，但是他並沒有轉身去看着她。當他跳下馬來，他作了一種笨拙的動作，把鎗掛在門廊上，轉身對着廐舍露出一種害怕的樣子，可是那什麼都看不見，僅有擠牛奶的聲音還仍然可以聽見。

他走進小屋之後，馬上又出來，拿着烟斗和一本書，坐在太陽光還沒有照到的門廊邊上。當天午飯前，他不想到任何地方去了，準備寫幾封遲覆已久的信；不過，他覺得不願離開門廊這塊地方，他之不願走向小屋裏，就好如那是一間牢獄一樣。房主婦燃起

了爐子，女兒趕走了牲畜，又轉回來，正在拾着齊西亞克，沿着圍牆堆起來。奧萊甯繼續看望，但是那展在眼前的書中的字句，他連一個字也不理解。他不斷抬起頭來，望着那在院中行動的青年強壯的婦人。無論她是走進房屋的清晨潮濕的陰影下，或是走在院子中間，照耀着歡快的光線，在色彩鮮明的衣服裏她全部壯健的體格閃在陽光中，並投出一道黑的陰影——她的一切行動，他都怕漏過去。他看着她覺得歡喜——她的身姿是多麼輕逸而優美；她僅穿着一件衣服，一件粉紅色的襯衣，上纏她的胸部下裹她的娟好的雙腿，就連這兩處衣服的皺摺他都注意到；她挺直着她的身體，她的緊束的襯衣畫出她在呼吸的胸部的輪廓；她的窄小的足掌，穿着已破的紅便鞋，站在地上並未改變它們的美姿；她的強壯的胳膊，袖子高捲着，幾乎像是憤怒般用着鐵鎚，露出了筋肉，而且她的深黑的眼睛，有時向他瞥視一下。雖然她纖巧的額在蹙着，可是她的眼睛表示出愉快，表示認識她自己的美。

「我說，奧萊甯，你已經起來很久了嗎？」貝雷慈基走進院子裏來說，他穿着一件高加索軍官的衣服。

「啊，貝雷慈基，」奧萊甯回答，伸出他的手來。「你怎麼出來得這麼早？」

「我不得不出來的。我是被趕出來的；我們正準備今晚的一次宴會。瑪麗安加——你當然要去烏斯屯加家里去啦？」他說，轉身對着那個女兒。貝雷慈基能夠如此輕易地對瑪麗安加講話是使奧萊甯覺得驚異的。但是瑪麗安加像是沒有聽見他的話一般，低着頭，把鏟子往肩後一丟，提着她那堅實的脚步，走向外屋去。

「真害羞啦，這個丫頭害羞啦，」貝雷慈基在她身後叫着。「羞你，」他歡欣地微笑着說，同時向着門廊跑了幾步。

「你們怎麼要準備宴會，而你怎樣被趕出來的？」

「宴會是在烏斯屯加的家裏，在我房主婦的家裏，你們兩個都被招請的。這宴會有一塊蛋糕和一羣女兒。」

「我們將在那里作什麼呢？」

貝雷慈基會意地微笑着，眨着眼，向着麗安加走進的外屋的方向突着他的頭。

奧萊甯聳聳肩，臉赭紅了。

「唔，真的，你是一個奇怪的人！」他說。

「算啦，別裝模作樣了！」

奧萊甯皺皺眉，貝雷慈基注意到這點，於是奉承地微笑着。

「啊，算啦，你是什麼意思呢？」他說，「住在這樣的家里——有這樣的一個女兒——一個標緻的女兒，一個完整的美人——」

「驚人的美麗！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一個女人，」奧萊甯答道。

「那麼怎樣呢？」貝雷慈基說，他簡直弄得莫名其妙。

「這也許是奇怪的，」奧萊甯答道，「但是為什麼我不應當講出真話來呢？自從我生活在這裡，婦女好像是不存在的，而這生活是那麼孤單的。現在，在我們與這些婦女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蕭洛施那——那是另外的——同事！他與我都不有一種共同的熱情——遊獵。」

「你瞧！共同點！我過去與阿美麗雅·伊凡諾夫娜有什麼共同點呢？你或許會說她們是不潔淨的；那是另外的一回事……A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在戰時

聽說戰時)……」

「但是我從來沒有認識過什麼阿美麗雅·伊凡諾夫娜，而且從不曉得怎樣對待那種女人，」奧萊甯回答。「我們不能尊敬她們的；但是這些我必要尊敬。」

「好吧，你就繼續尊敬她們吧！誰要阻止你呢？」

奧萊甯沒有回答。他顯然是想說完他正開始要說的話。那是極與他的內心相貼近的。

「我曉得我是一個例外……」他簡直不知所云了。「但是我的生活已如此地形成了，所以我不僅沒有放棄我的規範的必要，而且我如果像你那般生活的話，我簡不能生活在這裡，不能獨自像如今這樣快樂地生活了。因此我所追求的和你所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

貝雷慈基懷疑地聳起他的眉毛來。「不過，今晚到我那兒來吧；瑪麗安加將在那里，我可以使你們認識。請你一定來吧！如果你覺得沒味道，你可以走開。你來嗎？」

「我願意來，但是坦白地講，我怕我自己會不由自主。」

「好啦，好啦，好啦！」貝雷慈基大叫着。「只要你來，我就會安慰你。你來嗎？
一句話！」

「我願意來，但是真的，我不明白我們將作什麼；我們幹些什麼事呢！」

「別講啦，我請求你！你來吧？」

「是的，我也許會來的，」奧萊甯說。

「真的，你看！像這樣優美的女人，隨你在那里都找不到，可是你像一個和尚般地生活着！怎麼一種心理！爲什麼要毀壞你的生活，而不利用你手頭所有的呢？你聽見說我們這一中隊要派到佛支維今斯克去嗎？」

「不會吧。據說第八隊要派到那里去，」奧萊甯說。

「不，副官有信給我。他寫信說公爵將親自參加這次遠征。我很高興我可以跟他接近，我已經有點厭倦這地方了。」

「我聽說我們不久將開始一次進攻。」

「我沒有聽見說；但是我聽見說克林諾維金因爲一次進攻受到勳章。安的勳章。他希

望一個中尉職，」貝雷慈基笑着說。「他得到了！他已動身到司令部去。」

天漸漸黑暗下來，奧萊甯開始想着宴會。他所受到的約請，使他不安。他不大想去，但是宴會中可能的情景，是奇異的，怪誕的，甚至可以說是驚人的。他曉得當場除去女孩子們之外，既沒有哥薩克男人，也沒有老婦人。將會遇到什麼事呢？他將怎樣應付呢？他們談些什麼呢？在他與那些野性的哥薩克女兒之間有什麼關聯呢？貝雷慈基曾經對他講過非常奇妙、譏諷而又嚴重的關係。他將與瑪麗安加相處在一間小屋裏，也許會和談話，這事他認為很奇怪。當他想起的莊嚴的態度，他彷彿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但貝雷慈基談起這事來，像是非常地簡單。「貝雷慈基將以同樣的方式對待瑪麗安加，這是可能的嗎？這頗有趣味。」他想。「不，頂好還是不去。這是非常可怕，非常鄙俗，而且最要緊的——這事沒有什麼意思！」但是他又開始被當場將是怎樣情形這問題所煩擾了；加之，他覺得他是受了約會的束縛。他還沒有決定究竟怎樣，他便走出來；他一直走到貝雷慈基的家門，走進去。

貝雷慈基住居的茅舍，是和奧萊甯的小屋相似。這茅舍建立在積木上離地約有五尺

。有兩間屋子。在第一間屋裏（與萊特從陡直的階梯上去的），有架老的鐵櫥，掛着床氈與靠枕，全部佈置得很美觀，按照哥薩克人的方式，沿着正牆擺的。在邊牆上，掛着銅盔與武器，同時在地板上，在一張凳子底下，擺着西瓜與南瓜。在第二間屋子裏，有一個磚砌的大爐灶，一張桌子，與櫃檯。貝雷茲基就住在這間屋子裏，有他的行軍床，被囊與衣箱。他的武器掛在牆上，櫃檯上方小櫃子裏有他的化妝用品和幾張像片。一件絲製長袍拋在凳子上。貝雷茲基，面孔刮得精光很漂亮，穿着內衣躺在床上，正在讀「三劍客」。

他跳起身來。

「你看，我佈置得如何。好吧！你來了很好。他們在熱烈地談論。你聽得清楚是用什麼作的嗎？麵團子，裏邊有豬肉和葡萄。但這還算不了什麼。你祇看看外邊那陣熱鬧！」

真的，向窗外一望，他們看見小屋裏正在進行着不平常的喧鬧。女孩子們跑出跑進，這件那件地作不清。「就要好做嗎？」貝雷茲基叫着。米謝亞由爐火邊。

「就快啦！怎麼？老太爺餓了嗎？」於是從小屋裏傳來響亮的歡笑聲。

烏斯屯加，短小，肥壯，蒼蒼色的面孔，很秀麗，她捲着袖子，跑進貝雷基基的屋裏取碟子。

「躲開我，不然我要把碟子摔碎了！」她逃避着貝雷基基斯叫着。「你也應當幫幫忙，」她對奧萊甯叫着，笑着。「不要忘記了給女孩子們一些點心。」（點心的意思是香糕與糖菓。）

「瑪麗安加來了嗎？」

「當然！她帶了些粉麵子來。」

「你曉得嗎，」貝雷基基說，「要是你稍微使烏斯屯加穿最打扮起來，她將比我個所有的美人都更美，你看見過奇薩克女人嫁給一個土校嗎，她真是迷人的！你看見過勃爾謝瓦？多麼莊嚴！他們那里找到的……」

「我沒有看見過勃爾謝瓦，但是我認為他們這裏的裝束是再好沒有了。」

「啊，無論什麼生活我都最能適應，」貝雷基基發出一聲歡快的嘆息說。「我要去

？」

奧萊甯派貝雷慈基的隨從去買了些香糕與蜜糖；但是他覺得拿錢出來非常厭惡（就好像他在對人施行賄賂一般），以致他都不曉得怎樣答覆那隨員的詢問：「買多少薄荷香糕，買多少蜜糖？」

「隨你的便吧。」

「把錢都買光嗎？」那個老兵加重地問。「薄荷是比較貴的，要十六個柯佩克。」

「是的，是的，都花光吧，」奧萊甯回答，他坐在窗邊，像是要將一些嚴重和罪惡的事情般，心臟在跳動着，這使他覺得驚異。當貝雷慈基在女兒們的屋子裏時，他聽見嘶叫聲，於是過了幾分鐘之後，他看見貝雷慈基跳着跑下台階，後邊有嘶叫，喧囂與笑聲。「被趕出來啦，」他說。

過了一會兒，烏斯屯加走進來，莊嚴地請她的客人們到裏面去；宣布一切那已準備好。

當他們走進屋子裏時，他們看見一切早已準備齊全了。烏斯屯加正在重新佈置沿牆的靠枕。桌子上鋪着不合桌的小布，一把齊克西爾酒壺，一些乾魚。屋子裏有葡萄酒與葡萄的氣味。約有半打的女兒們，穿着漂亮的袍子，頭上並未纏着平時的帕子，擁聚在爐灶後方的牆角裏，嚼嚼着，發出吃吃的笑聲。

「我恭敬地請求你們對我的保護人致敬，」烏斯屯加請她客人們到桌邊說。

奧萊賓在這羣女兒們之間看到瑪麗安加，她沒有例外是非常漂亮，可是他覺得在這樣卑俗滑稽的情況下遇見她是使他煩擾而傷心的。他覺得愚蠢而滑稽，決心按照貝雷慈基的辦法去做。貝雷慈基略帶莊重之色走近桌邊，可是頗具自信而恰意的態度，爲烏斯屯加的健康飲了一杯酒，同時要旁人們也喝。烏斯屯加宣布女兒們是不喝酒的。

「我們可以吃一點蜜，」女兒羣中發出這樣的聲音。

那個剛剛買來香糕與蜜的隨員被叫進來。他對着這些紳士們側目而視（也許是嫉妬也許是輕蔑），依照他的意見，他們是在放蕩；於是他從灰紙包裹，謹慎小心地交出一塊蜂蜜與餅乾，而且詳細地報告賬目，可是貝雷慈基叫他出去了。其次在杯子裏把蜜與

餅乾給她們。奧萊甯不覺地看到瑪麗安加紫紅的小手裏塞進兩塊薄荷糖與一塊棕色的糖，可是她不曉得怎樣處置它們。雖然烏斯屯加與貝雷慈基，態度很自然而閒散，並且有意要使客人自在，但談話是時時停頓而不暢快。奧萊甯猶豫着想找一些話說，因為他覺得他的羞赧是引人奇怪或許會發出滑稽之感而且會感染給旁人的。他臉紅了，他覺得瑪麗安加特別是在不舒服。「很像她們希望我們給她們一些錢的樣子，」他想。「我們怎樣作這事呢？我們怎樣最快地作完走掉呢？」

第二十五章

「你怎麼不認識你自己的房客呢？」貝雷慈基對瑪麗安加說。

「如果他從來沒有看過我們，我們怎樣能認識他呢？」瑪麗安加答道，看了奧萊甯一眼。

奧萊甯覺得恐怖了，他不曉得怎樣好。他臉紅了，幾乎不曉得在說什麼，說道：

「我怕你的母親。第一次我進去時她對我好一陣責罵。」

瑪麗安加大笑起來。

「原來你是嚇怕了？」她說；對他瞥了一眼轉開了。

這是第一次奧萊甯看見她全部美麗的面孔。在這以前他總是看見她用帕子壓在她的眼上。她被認為這莊上的美人，並非沒有道理的。

烏斯屯加是一個標緻的女兒，短小，肥壯，薔薇的面孔，有着歡喜的棕色眼睛與紅唇，總是微笑着談說着。反之，瑪麗安加的確並不標緻，但是美麗。她的姿態——人認為雄壯或幾乎是粗硬，但她有高大強健的身姿，堅固的胸部與肩膀，尤其是她那籠罩在黑眉毛下的，細長的黑眼睛，有着嚴峻而溫柔的表情，她微笑的嘴角露出柔和的示意。她很少微笑，但她微笑時總是特別動人的。她像是輝耀着處女的精力與健康。全部女兒都很好看，但她們自己與貝雷慈基，以及那拿香糕時進來的隨員，都不自覺地凝視着瑪麗安加，而且凡是有人對女兒們說話，那一定是對她說的。她像是她們間一個驕傲

而幸福的皇后。

貝雷慈基努力在振奮人們的興會，不斷地說東話西，讓女孩子們傳遞齊克西爾，跟她們開玩笑，總是用法國話對奧萊甯談論瑪麗安加的美麗，稱呼她是「你的」，而且勸他和自己一樣地作法，奧萊甯越來越覺得不舒服了。當貝雷慈基宣布，今天是烏斯屯加的聖徒日，所以必要每一個人獻酒並接吻時，奧萊甯正在盤算逃走的藉口。烏斯屯加答應了，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按照婚禮的習俗，他們必要在碟子裏放下錢。

「是什麼惡魔把我帶到這種討厭的宴會來！」奧萊甯想，起身要走開。

「你往那里去？」

「我去取些煙來，」他說，馬上就想逃掉；但貝雷慈基捉住他的手，奧萊甯想，但是既來說，「我帶着錢，你不能走的。」「原來在這裡必要付錢的，」奧萊甯半熱地想，對他自己的窘態有些煩擾了。「我真能像貝雷慈基一樣地作法嗎？我不應當離開，但是既來了，我就不應當破壞他們的興頭。我必要像哥薩克人一般地飲酒，」於是他拿起大木碗來（約有八小杯大），差不多滿滿倒上齊克西爾，一飲而盡。當他喝酒時，女兒們望着

他，驚異得幾乎害怕起來。這事由她們看來是奇怪而不正當的。烏斯屯加給他們每人又倒上一玻璃杯酒，並且對他們兩人接了吻。

「女孩子們，我們現在玩一下。」他說，彎着碟子上男人放下的四個盧布。奧萊雷不再覺得滑稽了，反變成多話的大了。

「現在，瑪麗安加，應當輪到你給我們獻酒和接吻了。」貝雷慈基說着捉住她的
手。「心平氣和！」

「是的，我將給你這樣的！一個接吻！」她玩皮地說，準備要打他。

「人們肯不要報酬和老太婆接吻的，」另一個女兒說。

「這才是一個聰明的女兒，」貝雷慈基說，吻着那個在等扎着的女兒。「不行，你
要自動地吻！」他向瑪麗安加固執地說。「對你的房客獻一杯酒。」

於是牽着她的手，使她坐在奧萊雷身旁的凳子上。

「多麼美的大兒，」他說，轉着她的頭而對面地看着她。

瑪麗安加並不拒絕，但是驕傲地微笑着，轉過她的細長的眼睛向着奧萊雷。

「一個美麗的女兒，」貝雷基返覆地說，同時瑪麗安加的樣子像是表示，「是的，你看我是多麼美。」

她沒想到他在作什麼，奧萊甯擁抱起瑪麗安加來，正要和她接吻，可是她突然抽出身來，碰倒貝雷基推翻桌面，跳向爐灶方面去。這引起人們的喊叫和太笑聲。於是貝雷基對着女孩子們小聲說了幾句話，突然他們全部都跑到過道外面去，把門鎖上。

「爲什麼你吻貝雷基而不吻我？」奧萊甯問。

「沒有道理，我不願意；沒有別的理由！」她回答，鼓起嘴唇，皺着眉。「他是老太爺，」她又微笑着說。她走向門邊開始敲門。「爲什麼你們鎖上門，你們這些鬼東西！」

「就讓他們在外邊，我們在這裏吧，」奧萊甯說，更逼近她身邊。

她這番話，嚴厲地用手把他推開。這時她又在奧萊甯面前顯現出莊重的優美，而使他意識清醒起來，他覺得自己所作的事是可恥的。他走向門邊，自己動手拉門。「貝雷基！打開門！這玩笑多沒意思！」瑪麗安加又發出響亮愉快的笑聲。「啊，你怕了！」

啦？」她說。

「是的，你曉得你是和你母親一樣地生氣了。」

「你還是和瑪洛施加混在一起吧，那會使女孩子們愛你的！」她微笑，更迫近她直視着他的眼睛。他不曉得怎樣回答，——

「如果我來看你們呢——」他脫口而出。

「那將是另外一回事。」瑪洛施加搖動着她的頭。

正在這時貝雷瑟推開門，因為瑪麗安加從奧萊甯身邊跳開了，在走開時她的大腿碰到他的腿。「我所感到的熱情與愛情犧牲與盧加施加完全是毫無道理。幸福是唯一的。凡是幸福的人便是相對的。」奧萊甯心裏閃過這種思想。這時他拿回自己意想不到的氣力，捉住那美麗的瑪麗安加在額上與頰上接了吻。瑪麗安加並沒有生氣，祇是大聲地哄笑，跑向旁的女孩子們去。

宴會就這樣終結了。烏斯屯加的母親作工回來，把所有的女孩子們責罵了一頓，並把她們全都趕走。

第二十六章

「是的，」奧萊甯向家中走時心裏這樣想。「我祇需把韁繩少微一鬆，便要對這個哥薩克女兒陷入不可收拾的情網中。」他入床睡覺時是懷着這樣的思想，但是希望能夠把這種想頭驅散，而能繼續像從前一般地生活。但是舊有的生活不再轉來了。他對瑪麗安加的關係已經改變了。那曾經將他們隔開的牆壁倒落了。現在他們每次會面時奧萊甯便對他致意。

房主人回來收租金，聽說奧萊甯如此富有而慷慨，請他到他們的屋裏來。老婦人很親切地招待了他，於是自從宴會的那一天以後，奧萊甯時常在傍晚時走進他們的屋裏一直坐到夜深。在表面上他生活在這莊上還像過去一樣，但是在他內心裏一切都改變了。他白日消磨在森林裏，可是到了八點鐘天快黑暗下來的時候，他便獨自或是伴着瑪麗安加到去到他房主人的屋裏。他們對他已經非常親熟，所以當他離開時他們都很驚訝。

他的酒錢付得很多，而且他是一個沈靜的人。萬紐夏會將他的茶拿來，於是他就坐在爐旁的角落裏。老婦人並不關照他，僅是繼續着她的工作，於是他們就飲茶或是喝酒論着哥薩克人的事情，談論或是俄羅斯的事情：奧萊甯在講述，旁的人們在問。有時他拿來一本書自己唸着。馬麗安支着雙腿像一個野羊似地蜷縮着，有時是在爐灶上，有時是在黑暗的牆角裏。她並不參加談話，但是奧萊甯看見她的眼睛與面孔，聽見她的動作或是監聽她的聲，他覺得當他說話的時候，她全心全意地在靜聽着，而且當他獨自唸書的時候，她是在注意着他的動靜的。有時他覺得她的眼睛在釘着他，於是他不覺地開始沈默凝視着她的眼睛，會合那雙眼的光輝。這時她將藏起她的面孔，於是他裝作與老人熱心談話的樣子，而同時他却靜聽着她的呼吸與動作，等待着她再向他望。有旁人在面前的時候，她對他一向是暢快而親切的，而當他們兩個獨自相處時，她是羞赧而粗硬。有時他在瑪麗安加沒有回來時即已走進屋裏。突然他會聽見她的堅實的脚步並且在門口瞥見她的藍色綿襪。於是她將走進屋子的中間，投視他一眼，她的眼睛露出略微可見的親切的微笑，這時他將有快樂與可怕的感覺。

他對她絕不要求什麼，也不希望什麼，但是每一天她的面容都更成為他所必需的。
了。

奧萊甯是完全地深入哥薩克村莊的生活裏，以致他的過往對於他是非常陌生的了。至於講到未來，尤其是他現在生存着的這世界以外的未來，根本對於他毫無興趣。但他收到家裏、親戚和朋友的書信時，他是氣憤的，因為他們顯得很痛苦的把他看為一個遺失的人，而同時他在他的村莊裏，却把那些與他生活不同的人們視為遺失的人。他雖然覺得他之與過去環境的隔離以及定居在這個村莊裏通過這種與舊生活斷絕，他將永不會後悔的。當行軍外出或是駐在堡壘時，他也覺得快樂；但是只有在這裡，在講洛施加爹爹的結伴之下，在森林以及在他村莊一端的小屋裏時，尤其是當他想到瑪麗安加與庫加施加的時候，他才覺得是看見了他從前生活的錯誤。在從前這種錯誤時常會激起他的憤怒，但是現在那像是說不出來的卑鄙而滑稽。在這裡每一天他都覺得更自由了，也越來越像似一個人了。現在高加索彷彿與他過去在想像中所描繪的完全不同了。他根本尋不到絲毫與他的夢想或是他曾經讀過聽過的關於高加索的描寫相同的地方。——這裡

根本沒有那些栗子樹，懸崖，阿瑪萊特·貝克斯，英雄，或是流氓。」他想。「這些人民的生活像是自然的生活；他們死，生，團結，於是更多的誕生，他們戰鬥，吃，喝，歡樂，於是死去，沒有任何的束縛，僅如自然加之於太陽與草，加之於動物與樹木的那樣。他們沒有別的法律。」因此他覺得這些人民與他自己比較起來，是美麗，健壯，而自由，一看見他們使他對自己覺得羞恥而難過。時常他認真地想到拋棄一切，改籍爲哥薩克人，買一所房子與牲畜，同一個哥薩克女人結婚——祇是不要瑪麗安加，他已把她讓給盧加施加了——於是和藹洛施加爹爹一起生活，同他打獵釣魚，同哥薩克人們結伴遠征。一爲什麼我不這樣作呢？我在等什麼？」他問着自己，於是他鼓勵着自己羞辱着自己。「我是怕作我認爲合理而正當的事情嗎？希望成爲一個簡單的哥薩克人，更接近於自然地生活着，不算計任何人，甚至對旁人作好事，這比我從前的任何夢想，如想當一個內閣大臣或是陸軍上校，還更爲愚蠢嗎？」但這彷彿有一種聲音對他說，他應當等待不作任何的決定。他有一種朦朧的意識在阻他，不能使他如藹洛施加和盧加施加那般地生活，因爲他有着不同的幸福的觀念——他是爲他的幸福在於自我犧牲的思想所

遏止。他覺得盧加施加的行爲仍然不斷地使他歡喜。他仍在尋找機會爲旁人犧牲自己，但是並沒有遇到。時常他忘掉了這種幸福的祕訣，而認爲自己能夠將自己的生活與葛洛施加爹爹的生活化而爲一，然而每逢這時他立即反省，又把持住那意識的自我犧牲的觀念，於是從這個基點冷靜而驕傲地看所有的人與他們的幸福。

第二十七章

正在收穫葡萄之前，盧加施加騎馬來看奧萊甯。他的樣子比一向更爲冒失了。

「怎麼？你是準備結婚嗎？」奧萊甯問，歡快地向他致意。

盧加施加沒有直接的答覆。「我在河那邊把你的馬交換了。這才是一匹馬！一匹洛夫馬場養的喀巴爾達馬。我懂得馬的。」

他們檢視了這匹新馬使牠在院中迴轉。這馬的確是一匹特別的好馬，是寬長栗色的矮馬，厚絨絨的尾巴，純種的柔軟美麗的鬃毛與冠毛。牠養得非常肥滿，正如盧加施加

所說，「你可以坐在牠的背上睡覺。」牠的蹄子，眼睛，牙齒，形式都很精緻，輪廓清楚，祇有極其純種的馬才能如此的。奧萊甯不禁地讚美這匹馬；他在高加索還沒有遇見過這樣的駿馬。

「牠走起來多麼好！」盧加施加說，拍着馬的頸子。「牠的步法呀！而且多麼智慧——牠就跟着牠主人身後跑。」

「你換來這匹馬加了好多錢嗎？」奧萊甯問。

「我沒有付錢，」盧加施加微笑着說。「我從一個庫那克得來的。」

「一匹奇美的馬！你這馬要值多少錢？」奧萊甯問。

「有人給過我一百五十盧布，但是我願意一文不要給你，」盧加施加高興地說。「

你只說一聲吧，這馬就算屬於你的了。我把馬卸下來，你就可以拿去了。你只隨便給我

一匹旁的馬坐騎就行。」

「不，決不。」

「那麼，我這里給你帶來一把短刀。」盧加施加說，解開他的束帶，從掛着的兩把

短刀中取出一把來。「我在對河得到的。」

「啊，謝謝你！」

「母親答應親自給你拿些葡萄來。」

「實在不必。總有一天我們會平均的。你看，這把短刀我沒有給你任何錢！」

「你怎麼能夠呢，我們是庫那克。在對河吉雷可汗領我到他家裏，於是說，『隨你挑選吧！』於是我就拿了這把劍。這與我們完全是同樣的。我們的風俗如此。」

他們走進小屋裏喝了酒。

「你在這裏停些時候嗎？」奧萊甯問。

「不，我來對你告別的。他們從哨兵綫上派我過泰萊克河到那邊的隊伍去。今晚我同我的伙伴拿扎爾加要走的。」

「結婚是在什麼時候？」

「我將回來訂婚，於是我再歸隊去，」盧加施加勉強地回答。

「什麼，你都不看看你的未婚妻？」

「反正一樣——看她又有什麼用？你出去遠征時，你到我們隊裏找海曼盧加施加。在我們那一帶有多少野豬啊！我曾經殺死過兩隻。將來我拿來給你。喔，再見吧！基督保佑你。」盧加施加騎上他的馬，並未去找瑪麗安加，半轉着馬一直跑到街上，拿扎爾加已在街上等着他。

「我說，我們可以兜個圈子嗎？」拿扎爾加問，斜視着嚴加家裏的那方向。

「這主意很好！」盧加施加說。「把我的馬牽到她家去，如果我不能馬上來，給他喂些草料。無論如何明天早晨我將到達部隊。」

「那個候補士官沒再給你什麼東西嗎？」

「他感謝我給他一把短刀——他正想向我要求這匹馬，」盧加施加說，他下馬，把牠交給拿扎爾加。

他飛跑過院中，正經過奧萊甯的窗邊，走向教師小屋的窗口。天已經十分黑暗了。瑪麗安加身上祇穿着襯衣，正在梳髮，準備上床，「是我呀——」那個哥薩克人小聲說。

瑪麗安加的樣子是極其冷淡；但她一聽見有人招呼她的名子，她的面孔馬上發光了。她打開窗戶，探身出來，又駭怕又歡喜。

「什麼——你要什麼？」她說。

「開開！」盧加施加囁嚅着。「讓我進去呆一會兒。我等得不耐煩了！這真是怕人的！」

他從窗口拉住她吻着她。

「真的，開開門吧！」

「你怎麼儘說費話？我告訴過你我不肯的。你這次來停得久嗎？」他沒有回答，祇是繼續吻着她，於是她就不再問。

「你看，隔着窗戶，抱你都抱不舒服，」盧加施加說。

「親愛的瑪麗安加！」傳來她母親的聲音。「什麼人哪？」

盧加施加摘下他的帽子，因為那容易被看見，於是屈身在窗下。

「走吧，快點！」瑪麗安加小聲說。「盧加施加來啦，」她答覆她的母親；「他是

來看爹爹的。

「喔，叫他這裡來！」

「他已經走啦；他說他忙得很。」

事實上，盧加施加正屈着身子邁着大步經過窗下，從院子裏跑過去，奔向嚴加的家裏去，除去奧萊甯之外，什麼人都沒有看見他。他和拿扎爾加喝過兩大碗齊克西爾之後，騎馬到哨所去。夜是溫暖、黑暗、而寂靜。他們默默地騎着馬；只有他們的馬蹄聲可以聽得見。盧加施加唱起一支哥薩克的歌曲「敘加爾」，但是第一節還沒唱完他就停止了，停了一會兒，轉向拿扎爾加說：

「你看，她不叫我進去！」

「啊？」拿扎爾加應合着。「我曉得她不會的。你曉得嚴加告訴我什麼話？那個候補士官已經時常到他們房裏去。葛洛施加爹爹亂扯他爲了給那個士官拉上瑪麗安加得到一桿鎗。」

「他胡說，這個老鬼！」盧加施加憤怒地說。「她不是那樣的女兒。如果他不小心

點，我將敲斷了他的鬼骨頭，」於是他唱起他的得意的歌曲了：

「從伊慈瑪義洛夫莊上，

從主人心愛的花園裏，

一隻眼睛光亮的蒼鷹，一度從籠中飛到那里。

在他身後一個年青的獵士立刻騎馬而來。

他對那眼睛明亮的蒼鷹招手。

於是那眼睛明亮的蒼鷹回答道：

「在黃金的籠裏你不曉得怎樣保全我，

在你的右手上你不曉得怎樣架着我。

所以我現在飛向蔚藍的大海，遙遠遙遠的，

在那里我將爲自己殺死一隻白色的天鵝，

我將用那甜蜜的天鵝肉飽餐一頓。」

第二十八章

訂婚禮是在牧師的家裏。盧加施加回到莊上來，但是沒有來看奧萊甯；奧萊甯雖然也被約請，但是他並未去參加。他是憂鬱的，自從住在哥薩克村莊上從來沒有這樣憂鬱過。他在前天晚上曾經遇見盧加施加，可是爲什麼盧加施加對他那麼冷淡，這問題很使他煩惱。奧萊甯將自己關在小屋裏，開始寫他的日記：

「最近我思索過許多事情，我改變了很多，」他寫道，「我又轉回習字本上的格言上來：要幸福的一個方法是愛，克己地愛着，愛每一個人，愛一切的東西；在四面八方張開一個愛網，和一切走進網來的人攜手。就是這樣我捉到萬紐夏，請洛施加爹爹，盧加施加與瑪麗安加。」

當奧萊甯正寫完這句話時，請洛施加爹爹走進屋裏來。

請洛施加心境極其歡喜。幾天前的一個傍晚，奧萊甯曾去看過他，看見他露出驕傲

而歡欣的面孔。正用一把小刀在院中剝一隻野豬皮。幾條狗（他心愛的萊姆加也在內）正臥在他的身邊，守望著他在作什麼，溫馴地搖擺著牠們的尾巴。小孩子們敬畏地從籬笆牆邊望著他，甚至都不像平素般和他搗亂。他的隣家婦女，照例對他是不大有好感的，這時却對他表示親切，有人拿一瓶齊克西爾，有人拿一些乾酪，又有人拿一些麵粉給他。第二天藹洛施加坐在他的貯藏室裏，滿身都是血，分著野豬肉，有人給他一些錢，有人給他一些酒。他的面孔明白地表示：「上帝賜給我幸運。我殺死了一隻野豬；所以現在我有用了。」自然的結果，他開始飲酒，繼續有四天他沒有離開莊上，此外他還在訂婚席上有些東西喝。

他來到奧萊甯這里已經喝得可觀了：他的面孔赤紅，他的鬚鬚蓬鬆，只穿著一件新製的貝施梅特，衣上鑲着金邊；他拿來一個巴拉拉義加（註），這是他從對河得到的。他已好久答應奧萊甯談琴給他聽，這時思一試身手，所以他看見奧萊甯在寫東西，極不恰意。

（註：Balalayka——一種原始的三弦琴，相等於美國黑人的班賽琴）

「寫吧，寫吧，孩子，」他囁囁着，就好像是他覺得在他與紙之間是有一個精靈的，而那必可以嚇跑掉，於是他輕輕地默默地坐在地板上。每逢萬洛施加爹爹喝醉了酒，他的得意的地方就是地板。奧萊甯看了看，叫人取些酒來，繼續寫下去。萬洛施加覺得獨自飲酒是無味的，他要談話。

「我剛才從教師家訂婚席上來。但是在那里呀！他們蠢得像豬！我不要他們！所以到你這里來。」

「你在什麼地方得到你的巴拉拉義加？」奧萊甯仍然寫着問。

「我到過河對岸在那里得到的，好兄弟，」他回答，也還極其平靜。「我是彈琴的好手。韃靼歌或是哥薩克歌，情歌或是農民歌，隨你喜歡什麼吧。」

奧萊甯又看了他一眼，微笑着，繼續寫下去。

這微笑使老人鼓起勇氣來。

「來呀，放開罷，孩子，放開罷！」他突然確定地說。

「喔，也許我會放開的。」

「我說，人們傷了你的心，但是躲開他們，唾棄他們！老是寫有什麼用處啊？」於是他模倣着奧萊甯用他的粗手指敲着地板，扭着他的面孔表示輕蔑。

「寫着譏諷的話有什麼用呢。頂好是高興一陣，露出男人的樣子來？」

在他的頭腦裏，除去訴訟的狡辯以外，再沒有旁的寫作觀念。奧萊甯大笑起來，於是謗洛施加隨着笑。其次他從地板上跳起來，開始顯露他彈巴拉義加的技能，並唱着輕快的歌曲。

「好朋友，寫什麼呢！你頂好聽聽我給你唱的歌吧。你死了的時候，便不能再聽見歌曲了。及時行樂呀！」

首先他唱了自己的作曲，伴以舞蹈：

「啊，的，的，的，的，的，叮，

說在那里他們最後看見他？

在貨灘上還是在鬧市裏，

他是正在那里賣針呢。」

其次他唱了從他的故友曹長學來的歌：

「禮拜一我熱烈地戀愛了，

禮拜二除去嘆氣沒有別的事，

禮拜三我提出了這問題，

禮拜四等候她的答覆，

於是我全都希望算是過去！

禮拜六；我想割棄我的生命，

我的決心像是一個大丈夫，

但是爲了拯救自己，

禮拜天早晨突然改變了我的計劃！」

其次他又唱起：

「啊，的，的，的，的，的，叮，

說在那里他們最後看見他。」

在這之後，他斜着眼，聳着肩，腳踏着拍子，唱道：

「我要吻你擁抱你，

紅絲帶纏住你；

我將稱呼你小天使。

啊，你小天使呀，現在

確實告訴我，你還愛我嗎？」

他變得非常興奮，突然急劇地一動，獨自在屋裏跳舞起來。

像「的，的！的」與「紳士的歌」這些歌曲，他是爲奧萊甯唱的，但是更喝過三瓶齊克西爾之後，他想起了他過往的時候，於是開始唱起真正的哥薩克歌與韃靼歌了。在唱着 he 一支最得意的歌曲之間，他的聲音突然顫抖了，於是他停止了歌唱，只是繼續調奏巴拉義加。

「啊，我親愛的朋友！」他說。

他發出的特殊的聲音，使奧萊甯看了看。老人正在嘔唏了。淚留在他的眼裏，一滴

淚正要流下他的頰。「你們已經去，我的青年時日呀，永不再回來！」他說，痛哭着，徘徊着。「喝酒啊，爲什麼你不喝酒呢！」他突然震耳欲聾的大叫起來，並未擦乾他的眼淚。

有一支韃靼的歌曲特別地使他感動。這歌的詞句不多，但它的憂傷的疊句是極其優美的。「Ay day, dalalay！」蕭洛施加翻譯了這歌的意思：「一個青年從莊園趕着羊羣到山裏去：俄羅斯人來了，燒毀了莊園，殺死了所有的男人，俘虜了所有的女人。青年從山裏回家來。曾經是莊園的地方，現在是一片空地了；他的母親，他的兄弟，他的家屋，都沒有了；祇有一棵樹還獨自站在那里。青年坐在樹下哭泣了。」孤獨和你一樣，獨自被遺留下來。」於是蕭洛施加又開始唱：「Ay day, dalalay！」老人把這悲痛刺心的疊句反覆了好幾次。

當他唱完了這疊句，他突然提起了擱在牆上的鎗，急忙衝到院中，向着空中放了兩槍。更悲傷地又唱起他的「Ay day, dalalay——ah, ah,」於是停聲了。

奧萊甯隨他走到門廊裏，向着鎗彈飛射的方向仰望著繁星的天空。在教師的屋裏，

有燈光和人聲。在院中，女孩子們羣聚在門廊和窗邊，在小屋和外房之間來回奔跑着。有幾個哥薩克人跑出屋外，不禁噙叫，應合着藹洛施加爹爹唱的疊句與鎗聲。

「爲什麼你不留在訂婚席上？」奧萊甯問。

「別管他們！別管他們！」老人叨唸着，顯然在那里有什麼事得罪他了。「不喜歡他們，我不喜歡。啊，這些人們哪！回到屋裏去吧！讓他們玩他們的，我們玩我們的。」

奧萊甯走進屋裏。

「盧加施加，他很快樂嗎？他不來看我嗎？」他問。

「什麼，盧加施加？他們騙了他，說我正替你拉他的女孩子，」老人囁囁着。「但這女兒算什麼？如果我們要她，她便會是我们。我可以替你做好這事。真的！」

「不，爹爹，如果她不愛我錢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你頂好不要這樣講！」

「沒有人愛我們——你和我。我們是孤獨的，」藹洛施加爹爹突然說，於是他開始哭泣了。

靜聽着老人的談話，奧萊甯比平素喝得更多了。「現在我的盧加施加是快樂的，」他想；可是他又覺得悲哀。當晚老人喝得過多了，倒在地板上，萬紐夏必要叫兵士進來幫忙，當兵士們把老人拖出去時，他睡棄着。他對老人的惡行氣得連一個法國字都講不出來了。

第二十九章

八月時候。有好幾天，天空沒有一片雲；太陽火熱得使人不能忍受，從一清早，熱風便從砂堆或從大路上揚起了熱砂，穿過蘆葦，樹木，與村莊，漂浮在空中。

草與樹葉都遮蓋着灰塵；道路與乾枯的鹽沼烤得那麼硬，走在上面都發響。泰萊克河水很久以前就退潮了，溝裏的水迅速地涸竭了。村莊附近水池的滑濕的周圍，已被牲畜踏平了，整天你都可以聽見水的激濺聲，與洗澡的男女孩子們的喊聲。高原上的積砂與蘆葦已經乾枯了，牲畜在白日吼叫着跑向田地裏。野豬已遷居到遠方的蘆葦洲裏與泰

萊克河對方的山中。蚊蚋之類的小虫在低地與村莊的上方聚成一團。白雪的山頂已隱隱在灰霧中。空氣稀薄而多烟。據說阿布萊克斯已經越過了淺河，匍匐在岸的這邊。每晚落日都輝耀着灼熱的紅光。這正是一年間最匆忙的時候。莊上的人都擁聚在耕地與葡萄園裏。葡萄園在涼森的陰影中繁生着交織的青綠。各處在透明的大葉子之間，都窺探出成熟的，沉重的，黑色的，葡萄珠。沿着大路，那滿堆着黑葡萄的車輛從葡萄園裏緩慢地開動了。有許多葡萄球，落在土地上，被車輪壓過去。男女孩子身上的襯衣，染着葡萄汁，手裏嘴裏都是葡萄，在他們母親身後跑着。在道路上你不斷地遇見襁褓的勞工，他們強壯的肩膀上負着葡萄籃子；哥薩克的少女們趕着許多牛去架那滿載葡萄的車輛。那些偶然遇到這種車輛的士兵們，要些葡萄吃，於是少女們，並不叫車停住就爬上車去，拿出好幾大把葡萄，拋在士兵的衣裾裏。有些人家已經開始擠葡萄了；葡萄皮的氣味彌漫在空氣裏。你可以看見院中房檐下血紅的水槽與諾蓋的勞工，他們捲起褲腿，他們的腿上染着葡萄汁。嗚嗚不休的豬，飽餐着葡萄皮，在皮中打滾。外房的平屋頂上，佈滿黑色的葡萄球，在日中蒸騰。鴉鵲羣集在屋頂上，啣着葡萄子，滿處飛舞。

一年勞苦的收穫正在歡欣地聚攏來；而這一年的收穫是非往常可比的豐收。

在葡萄園的綠蔭中，在葡萄海間，四面八方都可以聽見歡笑與唱歌以及婦女們的聲音，而且可以瞥見她們色彩鮮明的衣裳。

正在中午時，瑪麗安加坐在他們葡萄園裏桃樹蔭下，從一輛未卸的車下，取出他們三家人的午餐。與她對面，在一片張開的馬布上，坐着那個教師（他從學校裏回來了），從一個小櫃裏倒着水洗他的雙手。那剛剛從水池子裏跑出來的她的小弟弟，用他的寬大的衣袖正在擦着面孔，焦燥地注視着他的姊姊與媽媽，喘着大氣，在等候着午餐。那個老母親，捲起她的袖子，露出日曬的強健的胳膊，正在一張鞦韆式的小圓桌上整理着葡萄乾與奶酪。教師擦着他的手，取下他的帽子，在身上劃了十字，更靠近桌邊移動了一下。小男孩子提起水甕咕咚咕咚地喝水。母女兩個交搭着雙腿，靠着桌子坐下。就是在蔭涼下都是熱得不可開交。葡萄園上方的空氣發出不愉快的氣息：穿過樹枝間的暖風並無絲毫涼意，風祇是單調地吹動着梨樹、桃樹、莓子樹的樹頂，而散佈在葡萄園裏。教師再度在身上劃了十字之後，從身後拿出一小瓶蓋着葡萄葉的齊克西爾，嚥着瓶嘴

喝了一口，於是遞給老婦人。他除去一件汗衫之外，什麼都沒有穿，汗衫的頸項扣解開了，露出他的多毛的肌肉的胸部。他的輪廓精美而狡猾的面孔露出歡欣；無論從他的態度和他的言談，都看不出他平素的詭詐；他是愉快而自然。

「今夜我們可以把廢舍那邊的弄完嗎？」他擦着他的濕鬚鬚問。

「我們可以作到的，」他的妻回答，「只要天氣不阻礙我們。戴姆金家裏還沒有完成一半呢，」她接着說。「只有烏斯屯加一個人正在那里作，累得她要死。」

「他們能作什麼呢？」老人驕傲地說。

「這兒，喝一點，親愛的瑪麗安加！」老婦人說，將酒瓶遞給那個女兒。「上帝保佑，我們將足夠付出結婚的宴席了」老婦人又說。

「那還早得很，」教師微微蹙着額說。

女兒垂下她的頭。

「但是談談要什麼緊？」老婦人說，「事情已經完了，時間也沒有多遠了。」

「不要事先計劃，」教師說。「我們眼前是在收穫的。」

「你看見過盧加施加的新馬嗎？」老婦人問。「德米特里·安得安遲·奧萊甯給他的那匹已經沒有了——他另換了一匹。」

「我還沒有看見過；但是今天我和那個僕人談過話，」教師說，「他說他的主人又收到一千盧布。」

「簡而言之是闊的不得了啊，」老婦人說。

全部的人都覺得愉快而滿意。工作進展得很成功。葡萄是比他們預期地更豐收更精美。飯後，瑪麗安加給牛拋了些草，疊起她的貝施梅特作成一個枕頭，在踏倒的溼潤的草地上的車子下面臥倒了。她頭上僅遮着一方紅色帕子，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印花襯衣；可是她還覺着熱得不堪。她的面孔像似燃燒着，她不曉得把她的腳放在那里；她的眼睛潮潤潤的，倦得要睡；她的雙唇不自覺地張開着，她的胸部深沉地起伏着。

這一年的匆忙時期在兩個星期前就開始了，在這個女兒的生活裏完全是不斷的沉重的苦工。黎明時，她即跳起身來，用冷水洗過面，披肩裹身，光着腳跑出去看牲畜。其次，她急忙穿上衣服和鞋子，拿着一小塊麵包，把牛駕上車，趕車到葡萄園，就一直工

作一整天。在葡萄園裏，她割葡萄裝籃子，其間只有一小時的休息，傍晚時她返回莊上，興高采烈並不疲倦，用一條繩子牽着牛，或是用一條長棍子趕着。看顧了牲畜之後，在她襯衣的大袖子裏，裝些葵花瓜子，走到街角上去盪，同着旁的女孩子們說說笑笑。但是天一灰黯下來，她便回家去，在黑暗的外房裏，伴着她的父母與她的弟弟吃過晚飯之後，她走進屋裏，既健康而又無思慮，爬上爐竈，半睡眠着，她靜聽他們房客的談話。他一離開，她便倒身上床，平靜而香甜地一直睡到早晨。這樣一天繼續一天。自從訂婚那天之後，她從未見過盧加施加，但是她穩靜地在等着結婚。

她已經和他們房客熟識了，對他那熱烈的注視已覺得歡喜。

第三十章

瑪麗安加雖然到處逃不掉暑熱，而在車子的蔭涼下又擁聚着蚊子，她的小弟弟在她身邊戲弄，不斷推着她，可是她用手帕遮住頭，已要沉睡了，這時突然他們的隣人烏斯

屯加向她跑來，潛身伏入車下，倒在她的身旁。

「睡呀，女孩子們，睡呀！」烏斯屯加說，在車下動了動輪得更舒服些。「等一會兒，」她叫着，「這不行的！」她跳起身來，檢了幾根綠枝子，穿在兩邊車輪上，把她的貝施梅特懸在上邊。「讓我進來，」她對那小孩子叫，她又爬入車底下。「這種地方是哥薩克人同着女孩子們的地方嗎？走開！」當她在車底下獨自伴着她的女友時，烏斯屯加突然伸出兩臂抱住她，而且緊貼着她，吻起她的雙頰與額子。

「達耳靈，小兄弟，」她不斷地反覆着，其間雜以嘶叫與明朗的笑聲。

「喔，你是從老太爺那里學會這個的，」瑪麗安加掙扎着說。「不要再來！」於是她們轟笑得那麼高興，以致瑪麗安加的母親喊着要她們安靜。

「你嫉妒嗎？」烏斯屯加小聲地問。

「胡說什麼！我們睡覺吧。你來這作什麼？」

但是烏斯屯加繼續說下去，「我說！但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瑪麗安加支着肘抬起身來，整理着那已滑落的帕子。

「喔，什麼事吧？」

「我曉得你們房客的一些事情！」

「根本無須曉得，」瑪麗安加說。

「啊，你這個老流氓！」烏斯屯加說，用肘撞着她笑着。「不要講別的。他來看過你嗎？」

「來過的。那怎樣呢？」瑪麗安加說，臉上驀地一紅。

「我真是一個單純的少女。我對每一個人都講。爲什麼我裝假呢？」烏斯屯加說；那光亮薔薇色的面孔突然變得靜穆了。「我傷了什麼人呢？我愛他，再沒有別的。」

「你是說老太爺嗎？」

「喔，是的！」

「也有罪惡的事嗎？」

「啊，瑪麗安加！如果你還自由的時候，你不快樂一場，更有什麼時候呢？當我嫁給一個哥薩克人，我將生孩子，照顧家務。就以你說吧，你若嫁給盧加施加，連一絲

歡快的思想都不會再進入你的頭腦裏：生下孩子來，並且你就工作！」

「是嗎？有些人結過婚生活得很快樂。那沒有什麼了不起！」瑪麗安加靜靜地回答。

「你就告訴我這一次——在你和盧加施加之間有過什麼事嗎？」

「有過什麼事？一個說媒的人來了。父親把這事壓了一年；但是現在已經定了，他們要在秋天讓我們結婚。」

「但是他對你講過什麼話？」

瑪麗安加微笑了。

「他還要說什麼呢？他說他愛我。他老是要我同他到葡萄園裏去。」

「你就看看這做法吧！但是你沒有去吧？他是變成多麼大胆的傢伙：是勇士之間的第一人。他在軍隊中也盡性享樂的！有一天我們齊爾加回家來；他說：盧加施加換來一匹多麼好的馬！但是我總覺得他在生你的氣。他還對你講過什麼？」

「什麼事你都要知道嗎？」瑪麗安加笑着說。「有一夜他來到我的窗口，喝得醉醺

「瞧，要我放他進來。」

「可是你沒讓他進來吧？」

「讓他進來，當然！我一度說過的話，我就堅持到底，如一塊石頭般堅固，」瑪麗

安加認真地回答。

「真是一品的人物！如果 he 需要別的女兒，沒有人會拒絕他的。」

「那麼，讓他去找別人去好了，」瑪麗安加驕傲地回答。

「你不可憐他嗎？」

「我的確可憐他，但是不願胡調。那是不正當的。」

烏斯屯加突然將頭貼在她友人的胸部，緊抱住她搖動，笑得喘不過氣來。「你這個傻東西！」她叫着，簡直上氣不接下氣了。「你不要快樂，」於是她動手搔着瑪麗安加。

「喂，躲開呀！」瑪麗安加說，她嘶叫着大笑着。「你把拉朱特加壓壞啦。」

「聽這些年青的鬼東西！簡直鬧得不像話！還不夠倦的嗎！」從車上傳來老婦人無

力的聲音。

「不要幸福，」烏斯屯加小聲而固執地說。「但你是幸運的，你真是這樣！他們多麼愛你呀！你是這麼傲慢，而他們仍然如此愛你。啊，如果我處在你的地位的話呀，我可以馬上顛倒了你們的房客！當你們在我家裏的時候，我注意到他。他簡直要用他的眼睛吃掉了你。老太爺給了我多少東西！而你們的那個，人家說，是俄國中最富的一個。他的僕人，他們自己已有好多農奴。」

瑪麗安加支起身來，想了片刻，微笑了。

「你曉得他有一次對我講什麼話？——我是說的那個房客。」她說，咬了一節草，「他說，我真想做哥薩克人盧加施加或是你的弟弟拉朱特加。你想他這是什麼意思？」

「啊，他只是咕嚕着他腦子裏偶然想到的話，」烏斯屯加回答。「我們那個什麼話沒有說過呀！就像是中了魔一般！」

瑪麗安加頭落在她疊着的貝施梅特上，伸開她的胳膊搭在烏斯屯的肩上，合上眼睛。「今天他要到葡萄園裏來工作：父親要他來的，」她說，在片刻的靜默之後她熟睡

第三十一章

太陽從那遮着車的黎樹後面探頭出來，甚至穿過烏斯屯加搭着的樹枝，照耀着兩個睡眠的女兒的面孔。瑪麗安加起身來，整理她頭上的帕子。她向四外望了望，在黎樹那邊，她看見他們的房客，他肩負着槍，站着同她父親講話。她撞着烏斯屯加，微笑着指着他給她看。

「昨天我去過了，連一個沒找到，」奧萊甯不安地向四外望着說，並沒有看見樹枝下面的瑪麗安加。

「啊，你應當到那邊去，向那個方向，向右手如圓規似地轉過去，在一個沒有種植的葡萄園裏，稱爲荒野的地方，隨時都可以尋到兔子，」教師說，他立刻就改變了他談話的態度。

「在這麼忙的時期出去找兔子真是好事情！你頂好來幫我們的忙吧，和女孩子們一起做點事，」老婦人歡喜地說。「女孩子們，起來吧！」她叫着。

瑪麗安加與烏斯瓦加在車底下唧咕着，幾乎禁不住她們的笑聲。

奧萊甯的房東，自從曉得他給了盧加施加一匹價值五十盧布的馬，就對他更為親切了，尤其是教師看見他的女兒同奧萊甯日形親密起來覺得高興。

「但是我不曉得怎樣工作，」奧萊甯回答，努力不看車底下綠樹枝子裏頭，但他現在已經注意到瑪麗安加的藍襯衣與手帕。

「來，我給你一些桃子吃，」老婦人說。

「這只是按照古代哥薩克人待客的規矩。這是她老婦人愚癡，」教師說，他解釋着顯然是在修正他妻子的話語。「我想在俄羅斯沒有像你們時常吃菓子醬這麼多的桃子。」

「你是說在荒蕪的葡萄園裏可以找到菓子嗎？」奧萊甯問。「我要到那里去，」於是她向着綠枝子那邊瞥一眼，舉起她的小帽，在那排列整齊的綠葡萄樹間消失了。

太陽已經落在葡萄園籬笆牆的後方了，破裂的夕線穿過半透明的樹葉閃耀着，這時

奧萊甯回到他房主人的葡萄園來。風已經吹起，新鮮的涼意開始展開了。奧萊甯本能地從遠處就辨別出在葡萄樹行列間瑪麗安加的藍色襯衣，他一面走着一面檢看葡萄，走近她身邊。他的非常興奮的狗也偶而用牠那垂涎的嘴咬住下垂的葡萄球。

瑪麗安加，她的面孔羞赧着，她的袖子捲起，她的帕子落在她的雙頰上，在匆忙地割着那沉重的葡萄球，放在籃子裏。她並沒放開她在把着的葡萄樹，停住對他愉快地微笑了，於是又轉回她的工作。奧萊甯更迫近些，把鎗拋在背上，騰出了雙手。「你們家裏人在那里？願上帝幫助你！就你一個人嗎？」他心裏想這樣說，可是沒有說出口來，僅僅沉默地揚起他帽子。

「你這樣會讓你的鎗射中了女人們呢，」瑪麗安加說。

「不，不會射到她們的。」他們兩個都沉默了，停了一陣，她說：「你應當幫幫我的忙。」他取出他的刀子來默默地割着葡萄球。他在樹葉子底下勾到繁密的一束，重有三磅，葡萄長得那麼密，因為缺乏空間，彼此都擠平了。他拿給瑪麗安加看。

「全都必須割下來嗎？這一束不太青嗎？」

「放在那里。」

他們的手碰到了。奧萊甯牽起她的手，瑪麗安加微笑望着他。

「你不久就要結婚了嗎？」他問。

她沒有回答，但是面孔嚴峻地轉開了。

「你愛盧加施加嗎？」

「那於你有什麼關係？」

「我嫉妬他！」

「說得好像！」

「不，真的。你是這麼美麗！」

他突然覺得他說這些話非常可恥，由他看來這些話簡直庸俗不堪，他臉紅了，不能抑制自己了，挺起了她的雙手。「無論我是什麼人，我絕不是你的。你為什麼對我開玩笑呢？」瑪麗安加回答，但是她的樣子表示得多麼確實——她曉得他不是開玩笑的。

「開玩笑？祇要你曉得我是多麼——」

這些話聽起來更是庸俗了，更與他所感覺的不合了；可是他仍然繼續說，「我不曉得什麼事我不可以爲你做——」

「躲開我，你這個黏人的東西！」

但是她的面孔，她的閃光的眼睛，她的膨脹的胸部，她的娟好的四肢，表示出與此極不相同的另外的意思。他覺得她是理解他所說的話是多麼瑣碎，而她對於這些心思是更超越的。他覺得，她老早就曉得他的一切希望，只是不能對她講，而她又願意聽他怎樣說法。

「她怎能會不曉得呢？」他想，「因爲我對她講的只是她實在情形。但是她不願意理解，不願意答覆。」

「哈囉！」突然從葡萄樹後遠遠的地方傳來了烏斯屯加的高大的聲音，繼以尖銳的笑聲。「來幫我的忙，德米特里·安得萊遲。這里就只我一個人，」她叫着，穿過葡萄叢間，探出她天真的小圓面孔來。

奧萊甯沒有回答，也不離開他的地方。

瑪麗安加繼續割葡萄，不斷抬頭看看奧萊甯。他想要說些話，但是止住了，聳聳他的肩，於是掘起他的鎗，快步走出葡萄園。

第三十二章

他停了一兩次，靜聽瑪麗安加與烏斯屯加的嚮亮的笑聲，她們已經攏在一起，正叫着什麼。奧萊甯消磨了全部傍晚時光在樹林裏打獵。什麼都沒有射到，黃昏時他轉回家來，越過了大路時，他注意到她開了外房的門，從門縫間露出她藍色的襯衣。他大聲叫着萬紐夏，好像是藉此使她曉得他已經回來了。其次他坐在門廊間平素坐的地方。他的房主人已從葡萄園裏回來；他們從外房裏出來走進屋裏去，但是並沒有請他進去，瑪麗安加走出大門外兩次。一次是在微光中，他覺得她在望着他。他熱烈地追尋着她一切的行動，但是不能決心走近她。當她走進屋裏時，他離開了門廊，在院子裏徘徊；但是瑪麗安加不再走出來。奧萊甯整夜不睡覺消度在院中，靜聽他房主人屋子裏的一切嚮聲。

傍晚時他聽見他們談話，聽見他們吃晚飯，以及他們拉出鋪被躺下睡覺；他聽見瑪麗安加笑着什麼，於是聽見一切逐漸安靜下來。

教師與他的妻小聲談了一會兒，同時有人在喘氣。奧萊甯再回到他的屋裏。萬紐夏穿着衣服睡倒了。奧萊甯嫉妬他，又出去在院中散步，總在希望着什麼，但是沒有人來，沒有動靜，他只聽見三個人的有規律的呼息聲。他曉得瑪麗安加的呼息，靜聽着她以及他自己心臟的跳動。在村莊裏一切都是安靜的，半圓月很晚才升起，院中深呼吸的牲畜，當牠們倒下或是緩慢起來時，可以看得比以前曾清楚了。奧萊甯憤怒地自問着，「我要的是什麼呢？」但是他不能從夜的迷境中脫開身。突然他覺得他顯然聽見房主人的屋裏，有地板的響聲及腳步聲。他衝向那門邊去，但是一切又寂靜了，祇剩下那有規律的呼息聲，於是在院子裏，水牛嘆了一聲之後又動了，先支着牠的前腿於是站起來，搖着牠的尾巴，有些東西不斷在那乾泥地上飛過，於是牠又在朦朧的月光中躺下了。他問着自己：「我要作什麼呢？」這時斷然決心去睡覺，可是他又聽見聲響，而在他的幻想中，升起一幅意像——瑪麗安加從房裏走進這迷霧的月夜裏，於是他又衝向她的窗邊，

而這一次他確實聽見了深沉的喘息與她的腳步聲。他把住門環敲門了。謹慎的光着腳的腳步，迫近門邊，地板幾乎都沒有震動聲。門門響了，門軋軋作聲，他嗅到一陣微微的薄荷與南瓜的氣息，看見瑪麗安加全身姿態走近門邊。他在月光下僅看見她一閃。她急忙關上門，嘴裏叨唸着，又輕輕地跑回去。奧萊甯再輕輕地敲門，但是沒有回聲了。他跑向窗口靜聽着。這時突然有一個男人的尖銳的聲音。使他吃了一驚。

「好的！」一個身材較小的哥薩克青年說，他戴着白色小帽，橫過院中，走近奧萊甯。「我看見了……好的！」

奧萊甯辨別出是拿扎爾加，於是沉默着，不曉得說什麼，怎樣作。

「好的！我要去報官的，我要告訴她的父親！好一個教師的女兒！一個男人她還不夠！」

「你要我什麼吧，你的意思怎樣吧？」奧萊甯說。

「沒有什麼；祇是我要報官的。」

拿扎爾加說話的聲音很高，顯然是故意如此，接着說：「叫人看看這是多麼聰明的

一個候補士官！」

奧萊甯顫抖着，臉色青灰了。「來，這裡來！」

他牢牢捉住那個哥薩克人的臂，拉他到自己的屋裏去：「沒有什麼事情，她沒有叫我進去，而我也沒有什麼懷心思，她是一個誠實的女兒——」

「啊，談談嗎——」

「是的；不過現在我仍願給你些東西，等一會！」

拿扎爾加什麼話都沒有說。奧萊甯跑進他的屋裏，拿出十個盧布來，給了那個哥薩克人。

「沒有什麼事情，不過仍然是我的不是，所以我給你這個！——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別讓任何人曉得，因為真沒有什麼事的——」

「我希望你快樂，」拿扎爾加說，笑着走開了。

拿扎爾加那夜是受了盧加施加的吩咐，回到莊上來找地方藏一匹偷來的馬，於是在回家的路上，聽見了腳步的聲音。當他第二天早晨歸隊時，他對他同房的人亂吹亂扯，

述說他如何巧妙地得到十個盧布。

第二天早晨，奧萊甯遇見他的房主人，他們絲毫不曉得昨天晚上的事情，他沒有同瑪麗安加講話。她遇見他時，她祇是略微笑了笑。第二天晚上，他還是沒有睡覺，徒然地在院中徘徊。第三天，他故意出外打獵消磨時光，傍晚時他去看貝雷慈基，想解脫他自己的思想。他是怕了自己了，而且對自己約束，不再進他房主人的屋子。

當夜他被一個曹長喚醒。他那一隊受命立即出發襲擊。

這次襲擊約有四天。指揮官是奧萊甯的一個親戚，希望與他見面，並提議請他留在本部裏，但奧萊甯拒絕了。他覺得他不能離開他那村莊而生活，於是請求許可他回去。爲他參加了這次襲擊，他受到兵士的勳章，這是他以前非常希望的。現在他對於那毫不關心了，甚至對他的升級更爲冷淡，他升級的命令還未到達。

有萬紐夏陪伴着，沒有遇見任何意外，他驕馬回到哨兵線上，比他的部隊先到達了幾個鐘頭。他全部晚間消磨在門廊裏，守望着瑪麗安加，於是整夜他又在院中徘徊，既沒有目的也沒有思想。

第三十三章

第二天他醒來時已經很遲，房主人們早已不在了。他沒有出外打獵，拿起一本書來，時而走進門廊，時而轉進屋裏，躺在床上。萬紐夏以爲他是病了。

將近傍晚奧來甯起身了，決心從事寫作，於是一直寫到深夜。他寫好一封信，但是並未付郵，因爲他覺得沒有人會理解他所要說的話；加之，除去他自身以外，旁的人不一定，必要理解的。

他寫的信是這樣的：

「我收到許多從俄羅斯寄來的慰問函件，他們怕我掩埋在這些荒野裏，會毀滅的。他們說我：『他將變成粗野；他將嗜酒成癖，誰曉得他會不會娶一個哥薩克女兒。』他們說，葛爾摩洛夫將軍的說話並不是沒有道理的：『無論什麼人供職在高加索十年的話，不是變成一個酒鬼，就是要娶一個放蕩的女人。』這是多麼可怕的確的，當我還可

以有極大的幸運，甚至能變成B——女伯爵的丈夫或是一個宮廷樞密官，或是我的家鄉的 Maréchal de noblesse（貴族長）的時候，我是不願意毀滅我自己的。啊，你們這些人們，是多麼可憐，多麼討厭！你們不曉得幸福是什麼，人生是什麼！凡是人必要一度親嘗人生全部自然的美！必要看並理解我每日眼前所見的一切；那些永遠不能追近的雪峯，一個保持原始的美的莊麗女性，她必是從創造者手中產生的第一個婦女——祇有看見過這些之後，才能明白到底誰是正在毀滅自己，誰是真實或錯誤地存在生活：是你呢還是我呢？祇要你們能夠明白，由我看來，你們在你們的迷妄中是多麼可憐多麼可輕蔑呀！當我想像着，以我的小屋，我的森林，以及我的愛情，來代以那些客廳，那些髮上擦着香油燙着曲折的婦女，那些不自然的扭曲的雙唇，那些遮掩的軟弱彎曲的四肢，那種簡直說不出正當名義的，客廳中必須的胡談亂扯——我覺得不能忍耐地反感。其次在我的眼前，我看見愚鈍的面孔，那些富有而條件備具的女兒們，她們的樣子好像是說：「沒有關係，你可以走近些，雖然我是富有而且資格十足，」——還有那些煞費苦心的坐位的安排，那些無恥的媒妁，那永遠無盡無休的空談與裝模作樣；那些表示身份的規矩

——同着什麼人應當握手，同着什麼人僅應當頷首，同着什麼人談話（這一切都要謹慎從事），還有那血統中代代相傳的不斷的厭倦無聊，僅請設法理解或相信這一件事吧：你只要看看並理解什麼是真理，什麼是美，以及你們現在所說與所想的一切，於是你們對我與對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將飛散了！

「幸福是在與自然爲伴，看着她與她交談。『他甚至會娶一個哥薩克女兒（上帝禁止此種說法），於是將完全喪失了社會地位，』我可以想像出他們這樣說我是具有真誠的憐憫，然而我所希望的一件事，正是你們所謂的完美『遺忘』。我希望娶一個哥薩克女兒，可是不敢，因爲那是一種高度的幸福，而我不配享受的。」

「自從我第一次看見哥薩克女兒瑪麗安加以來，已經有三個月了。我已經離開的世俗的見解與偏見，在我心中依然還活躍。所以我不相信我能愛那個女人。我之欣賞她的美麗，正如我之欣賞羣山與天空的美麗一樣，我禁不住要欣賞她的，因爲她是如它們一樣地美麗。我覺得看着她的美已成爲我生活中的必需了，我開始自問是否我已愛她。但是我在我自身中總找不到如我所想像的那樣愛情的東西，我的心境，並不是孤獨的不

愛與結婚的希望，也不是純精神性的戀愛，更不是如我已經經驗過的肉慾的愛情。我只需要聽見她，看見她，曉得她在我的左近；如果我並非幸福，我也是很平靜。

「經過那天聚會的晚上，我遇見她摸過她之後，我覺得在我與那個女性之間，是存在着一種不可分解而未被承認的束帶，對於這我不能掙扎，然而我仍是掙扎過，我自問着：『愛一個永遠不能理解我命中最深刻的興趣的婦人是可能的事嗎？純粹爲一個女性的美而愛她，愛一個女性的模型，是可能的事嗎？』但是我已經愛上她了；雖然我還不相信我的情感。

「在那晚之後，當我第一次同她談話時，我們的關係改變了。在那以前，她對於我曾經是一種自然的外部而莊嚴的對象；但是從此之後，她變成一個實人了。我開始與她會面，與她談話，有時替她父親工作，同他們一起消磨整個晚上，可是雖有這種親密的接觸，她在我的眼光中，仍然是同樣地純潔，不能高攀，而且莊嚴。她總是答以同樣的穩重、驕傲、與歡快的沈靜。有時她是表示友好，但一般地說來，她的每一種表情，每一言一句，每一舉一動，都表示沈靜——不是輕蔑，而是使人挫折並蠱惑。每一天，

我的嘴唇上露着假裝的微笑，一舉一動都不自然，我的心裏懷着汹涌的情慾與希望；抑捺地對她談話。她曉得我是在裝假，但是她歡快而單純地望着我，這種情況已使我不堪了。我不願意欺騙她，想告訴我感覺與思想的一切，我是極度地興奮。我第一次對她說出我的愛情，是在葡萄園裏，當時的話我現在想起來是覺得羞恥的，我所以覺得羞愧者，是因為我不應當大胆那樣對她講，因為她是遠遠超越在那樣的言語以及言語所表的那些情感之上的。我不再說，但是從那一天起，我的情況便變成不能忍耐的了。我並不希望要求自己繼續我們從前那種輕率的關係，但在同時，我覺得我還沒有達到對她坦白單純的關係的水準之上。我絕望地自問着，『我作什麼呢？』在愚蠢的夢想中，有時我想像她爲我的情婦，有時爲我的妻，但是這兩種觀念我都厭惡地予以排斥。把她造成一個放蕩的婦女是可怕的事，那情同謀殺。把她打扮成一個優美的貴婦人，變成德米特里·彼得羅維奇。與萊寧的太太，正如這裡的一個哥薩克女人嫁給我們的一個軍官那樣，將是更壞的事。現在假如我變成一個哥薩克人，像盧加施加那樣，像馬醉酒，唱嬉戲的歌，殺人，醉酒的時候夜裏跑到她的窗口，絲毫不想我是什麼人我在做什麼，那情形將大有

不同了：到那時我們彼此可以理解，而且我可以幸福。

「我試想投身在那種社會裏，但是無法意識到我自己的弱點與膚淺，我不能忘記我自己與我複雜而不自然的過往；於是我的未來對於我像是更爲無望了。每一天我的眼前現着那遙遠的雪山與這個莊麗幸福的婦女。但是這對我並不是這世界上可能的唯一的幸福：我不能領有這個女人！在我的現狀下，最使我可怕而又最甜蜜的是，我覺得我理解她，而她將永不會理解我；這並非因爲她是較我劣等的：反之，她不應當理解我。她是幸福的，她有如自然：貫徹、平靜、而自滿；可是我，一個軟弱的不自然的生物，還需要她理解我的殘疾與我的惱喪嗎！我曾經夜裏不睡覺，無目的地經過她的窗邊，自己並沒有打算會有什麼事。

「在十八日那天，我們的一隊動身進軍，我離開莊上過了三天，我是憂鬱而冷淡，那普通的歌、紙牌、歡飲、談論軍中的報酬，對於我是比平素更爲厭惡。昨天我回到家來，從門廊裏看見她，我的小屋，謫洛施加爹爹，以及雪山，爲那麼一種強烈的新鮮的歡喜情感所動，使我理解了一切。我愛這個婦人；我覺得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而且唯一

的一次真實的愛。我曉得有什麼事降落在我的身上。我不怕被這種情感所墮落；我並不覺得我的愛情可恥，我以此爲驕傲。我愛並不是我的過錯。那是違背着我的心意而發生的。我想以自我退讓逃開我的愛情，並想在席加施加與瑪麗安加的戀愛中尋求歡欣，但是那祇能更刺激起我自己的愛情與嫉妒。

「這並不是我以前所知道的理想的愛情，所謂崇高的愛情；這不是那種戀愛——在其中你可以讚美你自己的愛，並在你自身之中感覺到你的情緒的泉源，而且你自己可以作一切的事，那我也感覺過的。這可不是一種享樂的慾望：這是另外不同的一會事。也許在他之中，我愛着自然：自然中一切的美之擬人化；但我仍然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志的行動，而是由某種自然的力使我愛着；上帝的全體世界，自然的全體，把這種愛情印在我的靈魂裏，而且說：『愛她吧。』我不是以我的精神或我的想像，而是以我的全部生命，來愛着她的。愛着她，我覺得自己變成全部上帝歡快世界中的一主要部份。她——我從前寫過我的孤獨生活給我帶來的新的論證；但是沒有人曉得在我之中它們的形成是經過怎樣的苦工，而且我是懷着怎樣的歡喜來實行它們，我看見一種新的人生的

途徑展現在我的眼前；沒有東西比那些論證對我是更爲珍貴的了……喔！……愛情來了，那些論證不再停留，而因此也沒有什麼懊悔！

「使我相信我能推賞這樣一面性的，冰冷的，抽象的心境，甚至都是困難的事。美來了，於是那內心辛苦織成的一切都吹散在空中；而且對那已經消失的沒有什麼悔恨！自我退讓是全然無意義而怪誕的事！那是逃避已成的不幸的自滿，是逃避嫉妬旁人的幸福的救濟：『爲旁人生活而行善哪！』——爲什麼呢？當我的靈魂中只有爲自己愛與愛她的慾望並與她一起過她的生活時候。我現在之希望幸福，不是爲了旁的人們，不是爲了盧加施加。我現在不愛那些旁的人們了。從前我應當告訴自己這是錯誤的。我應當以這樣的疑問來磨難自己：她，我，盧加施加，將變成怎樣呢？現在我不管這個了，那指導我的是有一種東西比我還強。我受着痛苦；但從前我是死的，祇有現在我才是活的。今天我將到他們那裏去，將一切都對她講。」

第三十四章

那天晚上，奧萊甯寫過這封信之後，又去到他主人的小屋裏。老婦人坐在爐竈後面的一張凳子上解着蠶繭，瑪麗安加，臉上沒有遮着東西，在蠟燈旁坐着縫東西。一看見奧萊甯她跳起來，拿着她的帕子，走向爐竈那面去。

「親愛的瑪麗安加，」她的母親說，「你不願同我在這兒坐一會兒嗎？」
「不，我光着頭呢，」她答道，跳上爐竈。

奧萊甯只能看見她的一個膝與垂在爐竈下姿勢娟好的腿。他拿茶款待老婦人，她拿乾酪款待她的客人，她派瑪麗安加去取乾酪來，但是瑪麗安加把一碟子酪放在桌上之後，又跳到爐竈上，從此奧萊甯覺得她的眼睛在注視着他。他們談着家庭間的事。烏麗蒂加婆婆非常高興，喜氣洋洋地款待客人，她拿給奧萊甯許多葡萄與一個葡萄糕，還有一些她家裏最好的葡萄酒，她以鄉下人那種粗魯而又驕慢的待客的方法逼他吃喝，這種待客方法只有那些由自己的雙手勞動獲得麵包的人們才能作到的。

最初以她的無禮使奧萊甯非常驚訝的這個老婦人，現在却時常以她對待她女兒那種單純的溫柔使他感動了。

「是的，我們無需嚙嚙來見罪我主！我們什麼都夠了，謝謝上帝。我們釀了很多的齊克西爾，還貯藏了許多葡萄酒，將來還可以賣掉三四桶，剩下的還夠喝。別急忙離開我們，我們在結婚時可以高興一場。」

「什麼時候結婚呢？」奧萊甯問，覺得他的血液突然衝上臉來，同時他的心臟痛苦而無規律地跳動着。他聽見爐竈上移動的聲音，還有盥爪子的聲音。

「你曉得，那應當是在下個禮拜。我們已經完全預備好了，」老婦人回答，她的答話既簡單又平靜宛如奧萊甯不在面前一樣。「我替瑪麗安加準備好了一切。我們要合身份地把她嫁出去，祇有一件事還覺不夠。我們盧加施加簡直有些野性了。他任性得太厲害！他隨處賣弄！有一天，一個從他隊裏來的哥薩克人說，他曾經到過諾蓋。」

「他必要小心他不能被捉到，」奧萊甯說。

「是的，我也對他這樣說：『盧加施加，小心點，不要鬧禍。當然，一個年青人，是需要冒險的，但是將來有的是時間，你已經偷來一些東西，而且殺死一個阿布萊克！』」

「你是一個好小伙子！但是現在你應當安靜一些時候，不然就會惹出麻煩來。」

「是的，我有一兩次看見他在分隊裏，總是尋樂。他又賣了另外的一匹馬，」奧萊甯說，向着爐竈方面瞥視了一眼。

一對黑大而含有敵意的眼睛閃着光，嚴厲地凝視着他。

他對自己所說的話覺得羞恥了。「那有什麼呢？他又沒害了什麼人，」瑪麗安加突然說。「他拿自己的錢尋樂，」於是她放低她的腿，從爐上跳下來，走出去，砰的一聲關了門。當她還沒有離開屋子時，奧萊甯的眼睛一直跟着她；於是望着門口在期待着，烏麗蒂加婆婆的話他全未聽到。

過了幾分鐘來了一些客人：一個老人（烏麗蒂加婆婆的兄弟）與藹洛施加爹爹，在他們身後瑪麗安加與烏斯屯加走進來。

「晚上好，」烏斯屯加尖聲說。「還在休假嗎？」她轉身對奧萊甯說。「是的，還在休假，」他回答，不曉得為什麼，他覺得羞赧而不安起來。

他想要走開但是不能夠。而保持沉默他又覺得是不可能的事。老人這時幫他忙要同他喝酒，於是他們喝了。奧萊甯先同藹洛施加喝，其次同另一個哥薩克人，於是再同藹

洛施加，他喝得更多，他的心越沉重。但是那兩個老人高興起來。兩個女兒爬上爐竈，小聲談話，望着這些男人，他們一直喝到很遲。奧萊甯並不談話，可是比旁人喝酒喝得多。哥薩克人大聲叫着。老婦人不肯再拿齊克西爾給他們，最後把他們趕出去。女兒們笑着謔洛施加爹爹，當他們全走進門廊裏時，已經是十點鐘了。兩個老人自己提議要到奧萊甯的屋裏完成他們的高興。烏斯屯加跑回家去，謔洛施加領着那個老人去找萬紐夏。老婦人走出來整理厩舍。瑪麗安加獨自留在屋裏。奧萊甯像是剛剛起床覺得清爽而歡喜。他注意了一切，讓兩個老人先走，他轉回屋裏，瑪麗安加正在鋪床。他走近她的身邊，想說一些話，可是他的聲音破裂了。她躲開他，搭着雙腿坐在床上，靠近牆角，用狂暴而恐怖的眼睛默默地望着他。她顯然是懼怕他了。奧萊甯感覺到這一點。他為自己難過而羞愧，而在同時他又覺得他能在她心中惹起這種情感，是驕傲而快樂的。

「瑪麗安加！」他說，「你永不會憐憫我嗎？我說不出我是多麼愛着你。」

她更遠地躲開他，於是說道：「聽聽酒在說什麼話！……你從我身上不會得到什麼

的

「不，不是酒的關係。不要嫁給盧加施加。我會和你結婚。我在說的什麼話呀，」當他說出這些話來，他想。「明天我還能講這同樣的話嗎？」「是的，我會的，我確信我會這樣講，而且我現在就會再說一遍，」一種內心的聲音在回答。

「你會和我結婚？」

她認真地望著他，她的恐懼像是已經過去了。

「瑪麗安加，我會要發瘋了！我不是我自己了。你命令我什麼，我就會作什麼，」於是溫柔得發瘋的言句信口說了出來。

「我說，你在胡說什麼？」她打斷他的話，突然捉起他對她伸出的胳膊。她並不推開他的臂，而用她那強壯堅硬的手指緊緊地握着。

「大人先生會和哥薩克女兒結婚嗎？去你的吧！」

「但是你願意嗎？一切……」

「可是我們對盧加施加將怎麼辦呢？」她笑着說。

他脫出她在握着的臂，緊緊地擁抱了她年青的身體，但是她像一個小鹿般脫開身，

跑進門廊裏；奧萊爾清醒過來了，對他自己恐怖起來。他又覺得自己與她相比是說不出地卑劣，可是一刻都不惱悔他所說過的話，回到家去，甚至都不對那在他屋裏喝酒的老人瞥視一眼，倒在床上，比他好久以來都更酣然地沉入睡眠中了。

第三十五章

翌日是一個休假日。傍晚時候，莊上全部的人都出來到大街上，他們休假日的服裝在落日中閃着光。那一季，葡萄是比往常更為豐收，人們現在都已作完了他們的苦工。在一個月之內，哥薩克人就要起程遠征了，許多家室都在作結婚的準備。

大多數的人們正站在廣場裏，在哥薩克政務局的前面，靠近有兩家鋪子，一家賣餅乾與南瓜子，另一家賣手帕與花洋布。在公廳的土階上，有幾個穿着深灰色或是黑色衣服的老人，或站或坐，他們的衣服上沒有鑲金邊或是其他的裝飾。他們聲調平穩，靜靜地彼此談論着秋收，青年人，莊上的事情，以及過往的時候，他們以莊嚴的沉靜望着青

年時代的人。婦人和女兒們經過他們的面前時，停住腳步，對他們鞠躬。哥薩克青年們各自放慢腳步，揚起他們的帽子，在頭上略舉一個時候。這時老人們停止談話。有些老人莊重地望着過路的人，有些是溫和地，而且他們也順序慢慢舉起他們的帽子於是又把它們戴上。

哥薩克女兒們還沒有開始跳她們的霍洛窩德（註），但是已經集在一起，她們穿着色彩鮮明的貝施梅特，頭上束着白色手帕，壓在眼上，或是坐在地上或是坐在小屋的土階上，避開太陽的傾斜的光線，發出響亮的聲音笑着談着話。小男女孩子們，在廣場裏玩，向明淨的天空裏高高地投起他們的球，喊叫着滿處跑。較大的女孩子們，已經開始舞蹈她們霍洛窩德了；而且發出細紛的聲音怯懦地歌唱着。沒有供職的青年們，或是回家過休假日的官員們，面目煥發，穿着靈巧的白色或紅色的塞加西亞式鑲邊的新衣服，兩三成羣，牽着手臂，在婦女羣中來往，時常停住腳步，同着哥薩克女兒們嬉笑着。阿美尼亞人的店員，穿着鑲金邊的精美的藍色衣服，站在門口，從那里可以望見好多堆

（註：Horovod——是女孩子們結成的一個圈子，她們唱着環着圈子轉）

色彩鮮明的折疊起來的手帕，他意識着自己的重要性，露出一種東方商人的驕傲樣子，在等待着顧客。兩個紅鬍鬚的，光着腳的茄遲人，他們是從泰萊克河岸來看村祭的，不當心地吸着他們的小烟管，時而吐着口水，望着村人，用他們那迅速的喉音彼此交談。偶而有一個樣子疲勞的兵士，穿着一件舊外衣，走過那羣衣裝漂亮的女孩子們。這時到處都已經可以聽見那些尋樂而醉酒的哥薩克人的歌聲了。全部的房屋都鎖了起來；門廊在前一天都已洗刷乾淨。就連老婦人們全都在大街上，各處都灑着南瓜子或西瓜子皮。空氣暖而靜，天空深而清。在遠頂的那方，白色死寂的山脈，像是極其清朗，在落日的輝耀中已經變成蒼微色的了。從河的對岸，遠遠地時常傳來礮的轟響，但是在村莊的上空，漂浮着休假日歡快的聲音，有如合奏。

奧萊甯當天整個早晨徘徊在院中，希望一見瑪麗安加。但是她到教堂裏作彌薩去了，其後她同着旁的女孩子們坐在土階上，盤瓜子；有時她同着她的女友們跑回家去，而每一次都對她的房客溫存地矚視。奧萊甯覺得怕在旁人面前或是嬉笑地對她談話。他希望把前天晚上開始對她講的話說完，而使她給一個明確的答覆。他像昨天晚上一般在等

待着另一個時間；但是這個時間並沒有來，他覺得他不能再多停留在這種猶疑不決中了。她又回到街上去，於是他等了一會兒之後，也走出去，他並不曉得要在那里去隨在她的身後。她穿着光彩的藍色絨貝施梅特，正坐在牆角邊，他走過那里，懷着一顆傷痛的心，他聽見女兒們在他身邊笑。

貝雷慈基的小屋面對着廣場。當奧萊甯經過時，他聽見貝雷慈基招呼他的聲音，「請進來，」於是他走進去。

略談了一陣，他們兩個全都坐在窗邊，不久葛洛施加也來了，他穿着一件新貝施梅特走進來，坐在他們旁邊的地板上。

「你看，那里是貴族的集合，」貝雷慈基說，他手拿着香烟指着牆角上光彩的一羣。「我的人兒也在那里。你看見她沒有？穿着紅衣服。那是一件新貝施梅特。」「爲什麼你們不開始跳霍洛窩德？」他靠在窗外叫着。「等一陣，天快黑了的時候，我們也出去。於是我們請她們到烏斯屯加的家裏。我們必要替她們佈置一個跳舞會！」

「我願意到烏斯屯加的家裏，」奧萊甯聲調果斷地說。「瑪麗安加也來嗎？」

「是的，她會來的。你一定來！」貝雷慈基說，一點都不覺得驚異。「那不是一副美麗的圖畫嗎？」他說，指着那雜色的羣集。

「是的，真是的！」奧萊甯答應着，極力露出不關心的樣子。「這一類的休假日，」他接着說，「總是使我奇異爲什麼這些人們會突然地滿足而高興起來。例如，今天因爲恰巧是本月十五，一切都是歡樂的。眼睛與面孔，聲音與行動，還有衣裝，空氣與太陽，全是休假日的氣氛。可是我們不再有任何休假日了！」

「是的，」貝雷慈基說，他並不喜歡這樣的反想。「爲什麼你不喝酒？老朋友。」他轉過臉來對藹洛施加說。

藹洛施加對奧萊甯擠着眼，指着貝雷慈基。「他是一個驕傲的傢伙，你的這個庫那克，」他說。

貝雷慈基舉起他的杯來。

「阿拉。比爾地！」他說，飲乾了他的杯。（「阿拉。比爾地」是「上帝賜予」的意思，高加索人一起喝酒的時候，這是通常致意的話。）

「薩烏。布爾」(「祝你健康」)，謫洛施加微笑着回答，喝光了他杯中酒。

「談談節日的事嗎！」他站起身來轉身對奧萊甯說，於是望着窗外。「那算是什麼節日？你們應當看看往時他們的尋樂！女人們普遍穿着鑲金邊的薩拉房斯(註)走出來。她們頸子上掛着兩行金幣，她們頭上戴着金布的王冠，而且當她們走過時，她們的衣服發出『敷魯，敷魯』的響聲。

「每一個女子都像是一個公主。她們有時結成一大羣走出來，於是唱歌，空氣都像是在轟響了，而且她們整夜在尋歡作樂。哥薩克人們會把一桶酒滾到院子裏，坐下喝酒直到天光。他們或是手攙着手在莊上滿處走。無論他們遇到誰，就捉來同他們一起走，每家都要到過。有時他們尋歡三日。我還記得：父親時常光臉通紅回到家來，帕子沒有了，丟掉了一切：他躺下就睡。母親曉得怎樣辦：她會拿給他一些魚子醬，和少許的齊克西爾，使他定定神，於是她親自跑到莊上去尋他的帽子。他會整整睡倒兩天！當時的人們是那樣的！但現在他們算是什麼呀？」

(註：Sarafans——一種穿在罩衫外面的三角布衣服。)

「喔，穿着薩拉房斯的女兒們完全是獨自尋樂嗎？」貝雷慈基問。

「是的，她們是那樣的！時常有步行的或騎馬的哥薩克人走來，說道：『把這霍洛窩德衝開吧』，但是女孩子們會拿起棍子來。狂歡節的時候，有些青年人會騎馬衝過來，她們拿棍子打馬也打人。但是他還是穿進去，捉住他的愛人。把她帶走。『媽咪，連耳環！……』啊！他是怎樣地愛她呀！是的，那時候的女兒們，她們是標準的皇后！」

第三十六章

正在這時候，有兩個人騎馬從邊道走進廣場裏來。一個是拿扎爾加。另一個是盧加施加，他稍偏斜地坐在那栗色的，肥肥的加巴爾達馬上，那匹馬揚着精美的毛冠的頭，在堅硬的街道上，輕逸地邁步前進。槍整齊地上着套，背後還有一手槍，外衣在鞍後捲起，這情形是說明盧加施加並非來自平靜的地方，也不是從近處來。他少許傾斜地騎在馬上的那機警的樣子，他用鞭子觸着馬肚子的那種不在意的動作，尤其是他那半閉着的

黑眼睛，當同西外望時驕傲地閃着光，這一切都表現出青春的意識的力與自信。——你們曾經見過這樣的青少年嗎？」他轉動眼睛像是這樣說。這匹搭着銀鞍轡的駿馬，這些武器，這個優秀的哥薩克本人，引起廣場中每一個人的注意。拿扎爾加，瘦瘠而短小，衣服穿得太不整齊。盧加施加當駿馬走過老人們面前時，略微一停，從他剪得很短的黑髮的頭上，舉起他捲折的白色的羊皮帽。

「喔，你拾到許多匹諾蓋馬嗎？」一個瘦瘠的老人問，他的樣子陰霾，蹙着額。

「爺爺，你這樣問，是你已經計算過了嗎？」盧加施加回答，轉開身去。

「那都很好，但是你無需帶着我的孩子一同去，」老人噤咕着，露出更陰沉的蹙額。

「看看這個老鬼，他什麼事都曉得。」盧加施加自言自語地說，於是有一種煩擾的表情籠罩住他的面孔；但在這時，他注意到牆角裏站着一羣哥薩克女兒，他轉過馬來走向們去。

「晚上好啊，女孩子們！」他發出強力的響亮的聲音叫着，突然勒住他的馬。「我

不在，你們都長大了，你們這些了頭！」他說着大笑起來。

「晚上好，盧加施加！晚上好啊，小伙子！」許多歡快的聲音回答着。

「你帶來很多錢嗎？買些糖果給女孩子們！……你來久住嗎？真的，我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

「我和拿扎爾加剛從對岸飛過來，到這裏過夜，」盧加施加回答，他揚起馬鞭，騎馬一直走到女兒們面前。

「喔，瑪麗安加簡直忘掉你了，」烏斯屯加說，她用肘撞着瑪麗安加並尖聲竊笑起來。

瑪麗安加躲開馬動了動，頭向背後一揚，用她那雙閃光的大眼，靜靜地望着那個哥薩克人。

「真的，你有好久沒回來了！爲什麼你騎着馬在我們上邊踏着？」她冷冷地說，於是轉開身去。

盧加施加顯得特別歡喜。他的面孔閃着大胆與歡喜的光輝。瑪麗安加冷冷的答話顯

然使他躊躇了一下，他突然蹙起額來。

「登上我的馬蹄，我就會把你載到山裏去，媽咪！」他突然說，像是有意驅散他的黑暗的思想，他在女孩子們間勒馬迴轉。屁身對着瑪麗安加，他說道：「我要吻你，啊，我是多麼想吻你呀！……」

瑪麗安加的眼睛與他的會在一起，她的臉驀地羞赧了，向後退了幾步。

「啊，討厭傢伙！你要踏碎我的腳了，」她說着低頭看她那穿着緊緊合式的淡藍色印花襪子的姿勢娟好的腳，以及她那鑲着銀邊的新紅拖鞋。

盧加施加轉身向着烏斯屯加，而瑪麗安娜坐在懷裏抱着嬰兒的婦人旁邊。那個嬰兒伸出他的小肥胳膊向着她，捉到那掛在她藍色貝施梅特上的一串錢幣。瑪麗安娜屈身對着那個嬰兒，用眼角斜視着盧加施加。正在這時盧加施加從他的外衣裏，從他貝施梅特的口袋裏，拿出一包糖菓和瓜子的。

「把這些給你們大家，」他說，把那包東西遞給烏斯屯加，而對瑪麗安娜微笑着。一種迷惑的表情又顯現在那個女兒的面孔上。好像是有了一層霧籠罩在她的眼前。她

從她的唇上拉下她的帕子，低頭向着那仍然牽住她的錢幣項鍊的嬰兒細白面孔上，於是突然開始熱烈地吻起來。那個嬰兒將他的小手抵住她高高的胸部，張開無牙的嘴，大聲哭叫了。

「你把孩子悶死啦！」小孩子的母親說，把他抱開；於是她解開她的貝施梅特喂奶給孩子。「你頂好是歡迎那小伙子去吧。」

「我這次去只要弄好我的馬，於是便同拿扎爾加再回來；我們將整夜地尋樂，」盧加施加說，用他的鞭子打着他的馬，離開女兒們去了。轉到邊道上，他同拿扎爾加騎馬走向並排的兩座小屋去。

「就在這裡吧，老朋友！快點去，馬上回來！」盧加施加對他的伙伴叫着，在一座小屋前下了馬；其次他小心地牽着馬走進自己家裏籬笆牆的大門裏。

「你好吧，斯泰普加？」他對他啞叭姊姊說，她也像旁的人一樣穿着很靈巧的衣裝，從街上走進來牽過他的馬去；他對她作着手勢表示把馬牽去喂草但是不要解鞍。

啞女兒又發出她通常的咕啾的聲音，響着她的唇指着那匹馬，並吻着馬鼻子，很像

是說她愛這匹馬，這是一匹駿馬。

「你好嗎，母親？怎麼你還沒有到外邊去？」盧加施加叫着，把住他的鎗，登上門廊的台階。

他的老母開開了門。「老天爺！我沒有希望沒有想到你會來的，」老婦人說。「齊爾加說你不會來這裏的。」

「去拿些齊克西爾來，母親。拿扎爾加就要來，我們要慶祝這個節日。」

「立刻就來，盧加施加，立刻就來！」老婦人回答。「我們女人都出去玩去了。我希望我們啞叭也去玩。」

她拿起鑰匙急忙走到外房去。

拿扎爾加放好他的馬之後，從肩上取下他的鎗，轉回盧加施加的家，走進來。

第三十七章

「祝你健康！」盧加施加說，他從他母親手裏接過一杯浮到杯邊上的齊克西爾，小

心地舉到他彎曲的頭部。

「這事很壞！」拿扎爾加說。「你聽見布爾拉克爹爹說了嗎？——你偷了很多的馬嗎？」他好像是曉得了！」

「一個道地的壞蛋！」盧加施加簡截地回答。「但那有什麼呢！」他說，搖着他的頭。「他們現在正要過河。找他們去。」

「不過，前途不妙。」

「什麼前途不妙？明天拿些齊克西爾給他，於是什麼事都沒有了。現在我們來尋樂吧。喝呀！」盧加施加叫着，他說話的聲調正和藹洛施加相同。「我們要到大街中去，和女孩子們尋開心。你去取些蜜來，不，還是我派我的啞姊姊去吧。我們要尋樂到天光。」

拿扎爾加微笑着。「我們在這里久留嗎？」他問。

「我們要高興過後再說。跑去買些窩德加來。這里有錢。」

拿扎爾加服從地跑到嚴加家裏去買窩德加。

藹洛施加爹爹與藹爾古肖夫像是猛禽一般，嗅到那里正在歡樂，兩人都已醉酒，顛倒倒地接着走進小屋裏。

「再給我們拿半桶來，」藹洛施加對他母親叫着，同時和他們招呼。

「現在告訴我們，你從那里偷來的？你這個鬼！」藹洛施加大聲說。「好伙子，我喜歡你！」

「喜歡我，真的……」盧加施加笑着回答，「替候補士官給女孩子們傳糖菓！你這個老……」

「這不是真話，不是真話！……啊，馬克，」於是老人大笑起來。「可是那個鬼是怎樣地哀求我。『去，』他說，『替我安排好。』他送給我一桿鎗！但是，不。我也許會替他安排的，但是我爲你設想。現在告訴我們，你到過那里？」於是老人開始用韃靼語說了。

盧加施加簡截地回答着他的話。

藹爾古肖夫不曉得說很多韃靼話，只是偶然地說一兩句俄國話。

「我只說，他趕走了許多匹馬。我曉得那是事實，」他插嘴說。

「我和吉雷一同去的。」（他談到吉雷可汗簡稱為吉雷，在哥薩克人的心裏，是顯示他的勇敢的。）「剛剛過河他就不斷對我吹牛，說他曉得全部草原地方，可以領我一直走過去，但是我們騎馬前進，夜是黑暗的，而我的吉雷迷了路，儘在兜圈子：不曉得莊子在那里，也不曉得我們身在何處。我們必定向右手走得太過了。我相信我們差不多漂泊到了夜半。於是，謝謝天，我們聽見了狗吠聲。」

「一羣傻瓜！」葛洛施加爹爹說。「過去我們也時常在大草原裏迷了路。（鬼也不會走那種地方！）但是我通常騎馬走上一座小山，開始像狼一般地吼叫，像這樣子！」他把他的雙手放在他的嘴上，學作狼叫，全是一種聲調。「狗立刻就要應聲了……於是，走去吧——你們找到了吧？」

「我們不久就把牠們牽走了！拿扎爾加幾乎被諾蓋女人捉到，真的！」

「被捉到，的確的，」拿扎爾加剛剛走回來發着不高興的聲調說。

「我們又騎馬跑走，而吉雷又迷了路，幾乎領我們登上沙灘。我們以為我們已經到

了泰萊克河，可是我們始終找不到它！」

「你們應當隨着星星走，謨洛施加爹爹說。

「我也這麼說過，」謨爾古省夫插嘴說。

「是的，天全是黑的，隨着星星走！我各種方法都想盡了……最後我把鞍轡放在一匹牝馬上，放我自己的馬隨意走——我想牠總可以領我們走出去；可是你想怎麼樣！牠只用鼻子貼地呼嚕了一兩聲，於是在前面跑起來，領我們一直走到我們的莊上。謝謝老天爺！」

「天已經大亮了。我們僅能有功夫把牠們藏在森林裏。拿吉姆過河來，把牠們牽了走。」

謨爾古省夫搖搖他的頭。「這正是我說過的。巧妙，你得到很多的錢嗎？」

「全在這裡，」盧加施加說，敲着他的口袋。

正在這時他的母親走進屋裏來，所以盧加施加並未說完他想要說的話。

「喝吧！」他大叫着。

「我和吉里遲，有一天夜裏也是很晚地我們騎馬出去……」藹洛施加開始說。

「啊，討厭，我們老是聽你講不完的！」盧加施加說。「我要走啦。」於是飲乾了他杯中酒，繫緊他的腰帶，走出去。

第三十八章

盧加施加走到街裏時，天已經很黑了。秋夜是清新而寂靜。金黃的滿圓月，浮現在那排列在廣場一邊的高大的叢密的白楊樹後。從每家的外房裏，升起炊烟，佈滿在村莊上，與霧交織在一起。從許多窗口，洩露出燈光，空氣裏滿是齊西亞克、葡萄漿、霧、的氣味。話聲，笑聲，歌聲，嗑瓜子聲，正如白天的情形一樣，但現在是聽得更清楚。在房子的附近，在籬笆牆的旁邊，一堆堆的白手帕與帽子，在黑暗中搖動着。

在廣場裏，在那點着燈打開門的店舖門前，哥薩克男人與少女的黑白影子，在黑暗中穿梭，人們遠遠地可以聽見他們的歌聲，笑聲，話聲。女孩子們，手牽着手，環成一

個圈子，在灰暗的廣場裏邁着輕逸的腳步。一個瘠瘦的女兒，是她們中最樸素的一個，唱起這樣的歌調：

從樹林的那方，從陰暗的森林裏，

從碧綠的花園裏，從樹蔭的公園裏，

走出來，走出兩個歡快的青年。

他們是勇敢而機警，他們全是未婚者！

他們走着，走着，於是每一個人都靜立住，

他們這樣站着開始辯論起來！

這時有一個少女走來了；她一面走着，

一面說，「我不久將屬於你們中的一個！」

那面孔漂亮的少年得到了那俊秀的少女，

她的右手那麼白，他牽她在自己的手裏，

他領着她各處走，讓他的同伴們看！

而且他說：「伙伴們，你們這一生中，

可曾遇見過一個少女如我的妻一般美麗？」

老婦人環立着，靜聽着歌唱。小孩子們滿處跑，在黑暗中彼此追逐着。男人們站在旁邊，當女孩子們轉動的時候，捉捕她們，有時衝斷了圈子走進去。在大門口黑暗的一邊，貝雷慈基與奧萊甯站立着，他們穿着塞加西亞人的衣服，戴着羊皮帽，他們一起談話，樣子和哥薩克人極不相同，聲調低而清楚，他們有意識地在引人們的注意。

在霍洛窩德的圈子裏，肥胖的小烏斯屯加穿着紅色的貝施梅特，莊嚴的瑪麗安加穿着新襯衣與貝施梅特，她們緊在一起轉動着。奧萊甯與貝雷慈基正在討論如何從圈子裏捉到烏斯屯加與瑪麗安加。貝雷慈基以爲奧萊甯只是想尋開心，而奧萊甯却希望藉此決定他的命運。他想無論出任何代價，就在當天能一見瑪麗安加，把一切話都對她講，問她是否能作他的妻子。雖然在他自己的心裏，這個問題早已得到否定的答案，可是他仍然希望能將他一切的感覺告訴她，並希望她能夠理解他。

「爲什麼你不早點告訴我？」貝雷慈基說。「我早就會使烏斯屯加替你安排好。你

真是一個奇怪之極的人！……」

「有什麼辦法呢！……不久將來有一天我會全部告訴你的。現在只是，看在老天爺的面上，約她到烏斯屯加家裏來。」

「好吧，那容易得很！喔，瑪麗安加，你願意屬於那個『面孔漂亮』的少年，而不屬於盧加施加嗎？」貝雷慈基第一次找到適當的機會對瑪麗安加說，但是，他沒有得到回答，他走近烏斯屯加，請求她帶瑪麗安加一起回家。他幾乎還沒有說完他要說的話，那個領班就開始唱起另一個歌，於是女孩子轉着圈子互相牽着手唱了。那歌詞是：

經過那花園，那花園哪，

一個少年慢步走來，

走上大街，穿過鎮市；

第一次當他經過時，

他搖動着他強壯的右手。

第二次當他經過時，

搖着他纏着絲帶的帽子。

第三次當他經過時，

他靜立着，沒有離開。

這一次他不離開了，他自己露出機警的樣子。

「我希望到你這兒來，

祇要談一陣話。

爲什麼你，我親愛的，

不到公園中散步呢？

「來呀，答覆我，我親愛的，

你是總在輕蔑我嗎？

不久以後，你曉得，親愛的，

您會更爲穩重而懊悔。

不久我要來向您求婚，

而且當我們結婚的時候，

您將爲了我而悲泣！」

雖然我曉得怎樣回答，

可是我仍然不敢拒絕他，

不，我不敢拒絕他！

我走到公園裏去散步，

在公園裏去會我的少年，

在那里我慰問了我親愛的。

當我鞠躬時，於是落下了，

我的帕子^手落在地上。

他屈身檢起手帕來，

「請拿在你雪白的手裏，

從我手裏接過去，親愛的，

說你已經愛上我，

我根本不曉得，我恐怕，

我給你什麼呢，親愛的！

我想我將給我親愛的人兒

一個披肩作禮物——

我將換來五次的接吻。」

盧加施加與拿扎爾加衝進圈子裏，在女孩子們間走着。盧加施加在圈子中心一面搖着胳膊走着，一面參加唱歌，用他明朗的聲帶唱着第二音。

「你們那一個走進來！」他說。旁的女孩子們圍瑪麗安加，但是她不肯進圈子。尖銳的笑聲，拍打聲，接吻聲，囁嚅聲，與歌唱聲交織在一起。當盧加施加走過奧萊甯面前時，他友誼地點着頭。

「德米特里·安得萊遲！你也出來看看嗎？」他說。

「是的，」奧萊甯冷冷地回答。

貝雷慈基屈身向烏斯屯加的耳朵裏小聲說了一些話。她還來不及回答，就又轉動起來了，這時她說，「好吧，我們會來的。」

「瑪麗安加也來嗎？」

奧萊甯屈身向着瑪麗安加。「你來嗎？一定來吧，那麼只要一分鐘呢。我必要和你講話。」

「旁的女孩子們要來，我就來。」

「你肯答覆我的問題嗎？」他彎腰向着她說。「你今天精神很好呢。」

她已經走過他去了。他隨在她的身後。「你肯嗎？」

「什麼問題？」

「前天我問過你的那個問題，」奧萊甯屈身向着她的耳朵裏說。「你肯和我結婚嗎？」

瑪麗安加想了一陣。「我會告訴你的，」她說，「今天夜裏我告訴你，」於是在黑暗中她的眼睛對這個青年光亮而溫存地閃着光。

他仍然追隨着她。他更迫近地屈身對着她以爲樂。

但是盧加施加歌聲並不中斷突然伸手用力捉住她，拉她離開她在女孩子們圈子中的位置，拉到中間來。奧萊甯只能來得及說，「到烏斯屯加家裏來，」便退回他的朋友方面去。歌聲停止了。盧加施加擦着他的唇，瑪麗安加也同樣作，於是他們接吻了。

「不，不，要吻五次！」盧加施加說。繼這節奏的舞蹈與歌聲之後，有談笑聲或奔馳聲。盧加施加像是喝得太多了，開始分糖菓給女孩子們。「我把這給你們每一個人！」他說，露出驕傲而滑稽而自滿的樣子。「但凡是跟着兵士身後跑的人，走出這圈子去！」他突然對奧萊甯瞥視了一眼說。

女孩子們從他手裏攫取糖菓，大笑着，在她們自己羣中爭奪着。貝雷慈慈與奧萊爾退到一旁。

盧加施加，像是對於他的慷慨覺着羞赧的樣子，摘下他的小帽，用袖子擦着他的前額，走向瑪麗安加與烏斯屯加。「答覆我，我親愛的，你是總在輕蔑我嗎？」他用她們剛剛唱過歌詞中的話語說，並且轉向瑪麗安加，他氣憤地返覆了這詞句：「你是總在輕蔑我嗎？當我們結婚的時候，你將爲了我而悲泣！」他說着將瑪麗安加與烏斯屯加一起抱起來。烏斯屯加掙扎開，揮起她的胳膊，極力在他的背上一打，以致傷了她的手。

「喔，我們再來一轉嗎？」他問。

「旁的女孩子們若高興的話也許會來的，」烏斯屯加回答，「但是我要回家了，瑪麗安加也到我們家去。」

盧加施加手臂仍然抱住瑪麗安加，領她離開羣集走向一家房屋黑暗的角落裏。

「不要去，瑪麗安加，」他說，「讓我們最後一次尋尋開心吧。回家去等着我來

！

答。

「我在家裏作什麼呢？節日是要尋樂的。我要去烏斯屯加的家裏，」瑪麗安加回

「我要和你結婚的，根本是這麼一回事，你曉得！」

「好吧，」瑪麗安加說，「我們等到那時候看吧。」

「那麼你是要去了，」盧加施加嚴厲地說，於是更抱緊她，在她的頰上接吻。

「快去吧！別麻煩，」瑪麗安加從他的胳膊間抽出身來，走開了。

「啊，我的姑娘，這事會糟糕的，」盧加施加以責備的口吻說，靜立着，搖着他的頭。「你將爲了我而悲泣……」於是他轉開身，對旁的女孩子們叫起來。

「現在！玩去呀！」

他所說的話，似乎使瑪麗安加覺得恐怖而煩擾了。她停住說：「什麼會糟糕的」

「喔，那個！」

「那個什麼？」

「喔，你和一個軍隊房客結伴，不再關心我了！」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的，你又不是我的父親不是我的母親，你要什麼呢？我要關心誰就關心誰！」

「喔，好吧……」盧加施加說。「但是記住！」他走向店舖去。「女孩子們！」他大叫着，「你們爲什麼停住了呢？繼續跳舞啊。拿扎爾加，再拿些齊克西爾來。」

「她們會來嗎？」奧萊甯對貝雷慈基問。

「她們立刻就來的，」貝雷慈基回答。「走啊，我們必要去準備跳舞會。」

第三十九章

奧萊甯夜裏隨着瑪麗安加與烏斯屯加離開貝雷慈基小屋時，已經很遲了。他在黑暗的街道上，看見女兒們白色帕子閃在他的眼前，金黃的月亮已向草原上傾斜了。一片銀色的霧懸在村莊上，一切都是寂靜的；任何地方都已沒有燈光，人們僅能聽見青年婦女回家的腳步聲，奧萊甯的心臟劇烈地搏動着。新鮮的霧氣冷着他燃燒的面孔。他瞥視天

空，並轉過頭來望着他剛剛離開的那小屋：蠟燭已經熄滅了，於是他再穿過黑暗中窺望女孩子們的陰影，白色帕子已消失在霧中。他獨自一人覺得害怕，他是非常地幸福。他跳下門廊，跑着趕向那兩個女兒去。

「你這個討厭東西，旁人會看見的……」烏斯屯加說。

「沒有關係！」

奧萊甯跑近瑪麗安加，擁抱住她。瑪麗安加並不拒絕。

「你還沒有吻夠嗎？」烏斯屯加說。「結婚然後再吻吧，但現在你頂好是等着。」

「明天見，瑪麗安加，明天我出去看你的父親，對他講。你不要對他說。」

「我說什麼呢！」瑪麗安加回答。

兩個女孩子都跑起來。奧萊甯自己走着，思索剛才經過的一切。整個晚上他曾經獨自伴隨在門旁的牆角裏。烏斯屯加一刻都沒有離開那屋裏，但是她全部時間和旁的女孩子們及貝雷慈基威亞。奧萊甯小聲和瑪麗安加談話。

「你願意和我結婚嗎？」他問過。

「你會欺騙我而不要我的，」她歡喜而穩靜地回答。

「但是你愛我嗎？看在老天爺面上對我講吧！」

「爲什麼我不能愛你？你別斜眼看我，」瑪麗安加回答，她笑着用她堅硬的手握着他的手。……

「你有多麼雪……雪白柔軟的手啊——像是奶酪一樣，」她說。

「我是認真講話的。告訴我，你願意和我結婚嗎？」

「爲什麼不呢，如果父親答應把我給你。」

「那麼好的，記住，如果你欺騙我，我將要發瘋的，明天我去對你的母親和你的父親講。我會來求婚的。」

瑪麗安加突然大笑起來。

「什麼事啊？」

「這事好像很滑稽！」

「是真的！我將買一個葡萄園與一所房子，而且改籍爲哥薩克人。」

「當心，那時你別追旁的女人，我對這事很認真的。」

奧萊甯歡快地將這話對自己重覆了一遍。這些回憶有時使他痛苦，有時使他非常歡喜以致喘不過氣來。痛苦的原因是，她和他談話對她還是和平素一樣地穩靜。她像是絲毫都沒有受到這種新的情勢的刺激。好像她並不信任他，所以並不想到未來。他覺得她只在當時是愛他的，而在她的心裏，對他是沒有未來的。至於歡喜的原因是，她的言語由他聽來是真實的，而且她已經答應他了。

「是的，」他心裏想，「當她完全屬於我的時候，我們將可以互相理解。因為這樣的愛情，不是言語所能表示的。那必需生活——全部的生活。明天一切都可以弄清楚了。我不能再像這樣生活下去；明天我將一切的話都對她的父親，對貝雷慈基，對全部莊上人們講。」

盧加施加，經過兩夜沒有睡眠，而且在節日又喝了那麼多的酒，以致他平生第一次，雙腳站立不穩了，於是他睡在嚴加的家裏。

第四十章

第二天奧萊甯比往常起得較早，立刻想起了他眼前的事，歡快地回憶起她的接吻，她的堅硬的手的緊握，以及她的言語，「你有多麼雪白的手啊！」

他跳起來，希望立刻就到他房東的屋裏，求得他們允許他與瑪麗安加的結婚。太陽還沒有升起，但好像是在大街與邊道上有一種不平常的紛擾：人們或是步行或是騎馬，而且正在談話。他披上他的塞加西亞人的衣服，急忙走進門廊裏。他的房主人還沒有起來。五個哥薩克人騎馬走過去，並且大聲地在談話。在前面，盧加施加騎坐在他的寬背加巴爾達的馬上。哥薩克人全在大聲談話或叫喊，所以聽不清他們究竟說的是什麼。

「騎馬到上部哨所去，」一個人叫着。

「駕馬，讓我們上去，快點，」另一個人說。

「穿過另一個門是更近些的！」

「你在說什麼！」盧加施加喊道，「當然我們必要穿過中間的大門的。」

「我們必需如此，那條路更近些，」一個哥薩克人說，他滿身灰塵，騎在一匹汗氣蒸騰的馬上。

盧加施加，經過昨天夜裏的醉酒，面孔紅漲，他的帽子掛在他的腦後。他發揮權勢地在叫喊，就好像他是一個軍官似的。

「什麼事情？你們正要向那兒去？」奧萊甯問，很難引起哥薩克人的注意。

「我們正要去捉阿布萊克斯。他們正藏在砂灘裏。我們正要動身，但是我們的人數還不夠。」於是哥薩克人又繼續叫起來，當他們騎馬到大街上時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了。

奧萊甯心裏尋思，他留在後面是不大好看的；而且他認為他馬上就可以回來的。他穿上衣服，鎗裏裝好子彈，騎上萬紐夏勉強架好的馬，便在村莊大門口趕上了哥薩克人。哥薩克人已經下馬了，從他們身邊帶來的一個小鏢子裏，倒出齊克西爾將木碗裏裝得滿滿的，彼此傳遞而飲，祝他們行軍的成功。在他們之間有一個衣裝整齊的青年教師，他恰巧正來在莊上，他指揮那參加遠征的九個一羣的哥薩克人，全部哥薩克人都非正規軍，

雖然教師裝出指揮官的樣子，而他們是服從盧加施加的。

他們根本不注意奧萊甯，所以當他們上馬起程時，奧萊甯騎馬追上那個教師，開始問他究竟是什麼事情，平素很親切的教師，現在却顯然輕視的樣子對待他。奧萊甯費了很大的工夫，才從他口裏問出個究竟來。派出去搜尋阿布萊克斯的幾個斥候，在離村莊約有六英里的地方，遇見了幾個山賊。這些阿布萊克斯藏在坑裏，射擊那些斥候，聲言他們不肯降服。伴着兩個哥薩克人出去巡查的一個伍長，留在那里監視阿布萊克斯，派一個哥薩克人回來求援。

太陽剛剛升起。離村莊三英里以外，展開了草原，除去乾燥單調陰淒的砂原以外，什麼都看不見，在砂原上有牲畜的腳印，偶有叢簇的枯草，地面上的短草，以及略有人跡的小徑，而且在遠方可以望見諾蓋遊牧部落的營盤。這塊地方的空曠與嚴峻的形勢是非常地顯著。草原上的日昇與日落總是紅色的。到了刮風的時節，全部砂丘都被風吹起轉移着地方。可是在平靜的日子，就如那天早晨吧，是出乎意外的靜穆，沒有任何響聲。那天早晨雖然太陽已經升起，草原裏是靜寂而陰森。全部都像是潮濕而荒蕪。空氣甯

靜異常；馬匹的嗚呼與蹄聲是唯一可以聽得見的聲音，而且就連這些也很迅速地就消滅了。人們幾乎是默默地騎在馬上。一個哥薩克人佩帶他的武器總是不使它略有響聲。另有兩個從莊上趕來的哥薩克人參加進來，彼此談了幾句。盧加施加的馬不是顛蹶，就是踏進草裏，而且暴跳不肯前進——哥薩克人認爲這是惡兆，尤其是在這種時候是特別重要。旁的人們交換着臉色轉開了，努力不注意這種事。盧加施加拉緊馬韁，嚴峻地蹙着額，咬緊牙齒，在他的頭上揮舞着鞭子。他的加巴爾達的駿馬，兩腿交替着飛躍，不曉得邁那一條腿好，像是希望插翅飛起的樣子。但是盧加施加再用他的鞭子打着馬脅，一次，兩次，三次，那馬露出牠的牙齒，甩起牠的尾巴，叫嚷着，蹣起後臀，離旁的馬約有幾步遠，用牠的後腿跳了幾步。「啊，那是一匹駿秀的軍馬！」教師說。他不說馬，而說軍馬，是表示特別讚許的意思。

「這是一匹馬中雄獅，」另一個老哥薩克人應合着。

哥薩克人默默地騎馬前進，時而慢步，時而飛舞，只有在這種換步時，暫時打斷他們行動的莊嚴與寂靜。

穿過草原騎馬走了六英里，除去一座諾蓋人的蓬帳以外，他們什麼都沒有遇到。那蓬帳是放在一輛車上，在離他們約有一英里的地方緩慢地行動着，那是諾蓋人的一個家族，正從草原某塊地方遷移到另一地方去。其後，他們遇見了兩個梳髻的額骨高大的諾蓋女人，她們背上負着籃子，裏面盛着草原上牲畜的糞。不大十分曉得諾蓋語的教師，探問她們，可是她們不明白他的話，而且顯然是驚懼地互相望着。

盧加施加騎馬到她們身前，勒住馬，立刻說了普通問候的話。兩個諾蓋女人顯然是安心了，於是開始對他十分隨便地談話，像對一個兄弟一樣。

「唉——唉，柯普。阿布萊克。」她們悲切地說，指着哥薩克人正在前進的那方向。奧萊甯明白她們是說，「有許多阿布萊克斯。」

奧萊甯從來沒有看見過這一類的事情，僅從葛洛施加爹爹的故事中形成一個概念，所以他不願意落在哥薩克人的後面，而要看看全部。他譁譟哥薩克人，他在嚴密注意，望着，靜聽着，並形成自己的觀察。雖然他身上已帶來了他的劍與裝好子彈的鎗，而當他看見哥薩克人都在躲避他，他決心不參與這次行動，因為根據他的意見，當他在他的

部隊時，他的勇敢已經得着充份的證明了，而且因此他曾非常快樂。突然遠遠傳來一聲鎗響。教師興奮起來，開始命令哥薩克人，他們應當怎樣分開，他們應當從那一邊迫近。但是哥薩克人好像是絲毫並不注意這些命令，祇聽盧加施加的發言，而且祇是望着他。盧加施加的面孔與姿勢表示出穩靜的尊嚴。他使他的馬飛跑起來，旁人簡直趕他不上，他迷縫起他的眼睛，注視着前方。

「有一個人騎在馬上，」他說，勒住他的馬和旁人列成一線。

奧萊甯仔細地望着，但是什麼都看不見。

哥薩克人不久就辨認出兩個騎馬的人，於是靜靜地一直跑向他們去。

「那些是阿布萊克斯嗎？」奧萊甯問。

哥薩克人並不答覆他，那問題對於他們像是毫無意義。阿布萊克斯如果敢騎馬過河來那必定是些傻瓜了。

「我確信那是朋友洛德加在對我們招手，」盧加施加說，指着那兩個騎馬的人，現在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他們了。「你看，他向我們這面來了。」

幾分鐘之後便已明白兩個騎馬的人是哥薩克的斥候。伍長騎馬走近盧加施加。

第四十一章

「他們離這遠嗎？」盧加施加祇說了這麼一句。

正在這時他們聽見了一聲尖銳的鎗聲，約有三十步遠。伍長微笑着。

「我們的顧爾加正在對他們放鎗，」他說，向着鎗聲的方向頷首。

更遠走了幾步，他們看見了顧爾加正坐在一個砂丘的後面裝鎗。爲消磨時間，他和藏在另一砂堆後面的阿布萊克斯互相射擊。一顆子彈呼哨着從他們旁邊飛過去。教師的面孔慘白而且慌亂了。盧加施加下了馬，把韁繩拋給另一個哥薩克人，走向顧爾加去。奧萊甯也下了馬，彎着腰隨在盧加施加的身後。他們還沒有走到顧爾加，有兩顆子彈便從他們的上邊呼哨而過。盧加施加向四外望了望，對奧萊甯笑着，並屈下身來說：「小心哪，不然他會殺死你的，德米特里。安得萊遲。你頂好是走開吧——這裏沒有你的

事的。」

但是奧萊甯絕對地要看阿布萊克斯的。從小丘後面，他看見在兩百步遠的地方有帽子和鎗。突然從那邊起來一小片煙霧，於是又有一粒子彈飛過去。阿布萊克斯是藏在山脚下的濕地裏。奧萊甯對他們所坐的地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事實上那塊地方和草原其餘的地方沒有什麼兩樣，而彷彿是它和旁的部份隔開變成特別的樣子。由奧萊甯看來，那是一塊阿布萊克斯唯一無二可以藏身的地方。盧加施加又回到他的馬旁，奧萊甯隨着他。

「我們必要找一輛草車，」盧加施加說，「不然我們的一些人要發覺他們射死的。你看，在山丘後面，有一輛滿裝草的諾蓋人的車。」教師靜聽他講話，伍長同意了。拉過草車來，哥薩克人藏在後面，往前推。奧萊甯騎馬走上一座小山，從那里可以望見一切。草車向前動着，哥薩克人羣集在車後面。哥薩克人前進着，但是那些茄遲人，他們一共有九個，他們的膝列成一行坐在那里，並不放鎗。

一切都是寂靜的。突然茄遲人唱起了一個悲慟的歌，歌聲近似謠洛施加爹爹的「

Ar day, dalalay」。茄遲人已經曉得他們無法逃走了，爲勉勵自己不要受到飛逃的誘惑，他們把他們自己籠在一起，膝靠着膝，裝好他們的鎗，唱着他們的葬歌。

哥薩克人推着他們的草車越來越逼近了，奧萊寧覺得隨時都有開火的可能了，但是仍只有阿布萊克斯悲慟的歌聲衝破這沉默。歌聲猛然間停止了；發出一聲銳厲的響聲，一粒子彈射在車前，茄遲人的吼叫與咒罵衝破了沉默，鎗聲繼續不斷。哥薩克人並沒有開鎗，現在只離着五步遠了。

又過了片刻，哥薩克人吶喊從車後衝向兩邊，盧加施加在他們前面。奧萊寧只聽見幾聲鎗響，其次就是叫喊與呻吟了。他覺得他看見了烟與血，他完全失了常態離開他的馬，跑向哥薩克人方面去。恐怖像是使他盲目了。他一切都分辨不清了，只曉得一切都已完結。盧加施加面孔死灰色，雙臂間夾着一個受傷的茄遲人，大叫着，「別殺死他。我要活捉他的！」這個茄遲人就是從前來取盧加施加殺死的他的弟弟屍首的那個紅髮人。盧加施加正在扭轉他的胳膊。而那茄遲人驀地脫開身來，放他的手鎗了。盧加施加倒下去，血從他的胃部流出來。他跳起身子，但是又倒落下去，嘴裏用俄語和韃靼語咒罵

着。他的衣服上與他的身子底下血越來越多了。有些哥薩克人走近他身邊，開始解他的腰帶。其中一個就是拿扎爾加，在他未能動手救助之前，手忙腳亂了一陣，都不能把他從刀插進鞘裏：刀插不到正當的地位了。那血刀刃是血紅的。

那些紅頭髮短鬍鬚的茄遲人，滿身刀傷死在那里。只有射中盧加施加我們認識的那一個，雖然身上受了幾處傷，却還活着。他一隻傷鷹般，渾身是血（血從他右眼下一處傷口在流着），他面孔陰鬱而慘白，他張大着興奮的眼睛，咬緊牙齒，滿處張望，他手握看匕首，蹲在那里，仍然準備防禦。教師像是無事般走過去似地走向他身前，急劇地對他耳部射了一鎗，茄遲人驚覺了，但已經爲時過遲，他跌倒了。

全都喘不過氣來的茄遲人，把屍體拉開，拿過他們的武器。每一個紅髮的茄遲人都曾經是一個人，而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各自的表情。盧加施加被抬上了車。他繼續用俄語和韃靼語在咒罵着。

「不要怕，我將用我的手指死他。安那·塞尼！」他掙扎着叫喊。但他不久即軟弱得沈靜下來。

奧萊甯騎馬回家去。傍晚時有人告訴他盧加施加快要死了，但是從對河來的一個韃靼人，正在用草藥醫治他。

那些屍體運到村莊的辦公廳去。女人與小孩子們急忙跑去看。

奧萊甯回到家裏時，天色漸漸黑暗下來，在他看過這一場景象之後，他都想不起自己幹事了。但是將近夜間，昨晚的回憶湧上他的心頭。他向窗外望着，瑪麗安加正在房子和厩舍間走來走去，安頓着一些家務。她的母親到葡萄園去了，她的父親到公廳去了。奧萊甯等不及她作完她的事，就一直出去會她。她正在屋裏，背對着他站立着。奧萊甯以爲她是害羞了。

「瑪麗安加，」他說，「我說，瑪麗安加！我可以進來嗎？」

她突然轉過身來。在她的眼裏可以看見輕微的淚的痕跡。她在莊嚴靜穆中望着他。

奧萊甯又說：「瑪麗安加，我來——」

「躲開我！」她說。她的面色沒有改變，但是淚落在她的雙頰上。

「你在哭什麼呢？什麼事呀？」

「什麼事？」她用粗暴的聲音反覆着。「哥薩克人被人殺死啦，就是這回事。」

「盧加施加嗎？」奧萊甯說。

「走開！你要什麼？」

「瑪麗安加！」奧萊甯走近她說。

「你永遠不會從我這里得到什麼的！」

「瑪麗安加，不要這樣講話，」奧萊甯乞求着。

「走開吧。我已經討厭你了！」女兒大叫着，躁着腳，威脅地走向他來。而且她的面孔表現出那麼憎惡，那麼輕蔑，那麼憤怒，這使奧萊甯突然地理解，他是沒有希望了，而他對於這個婦人的不可接近的第一次印象，證實完全是正確的了。

奧萊甯再不多說，只是跑回他的小屋去。

第四十二章

回家後約有兩小時，他一動也不動倒在床上。其次他到他部隊的官長那里，得到參

加總司令部的離職許可。他沒有和任何人告別，搬高紐夏和他的房主人算了帳，準備動身到他的聯隊駐紮的要塞去。高洛施加爹爹是唯一的一個給他送別的人。他們喝了一次酒，再喝一次，於是又是一次。還像是別離莫斯科那夜的情形一樣，門口又停了一輛三匹馬的騾運車。但奧萊甯並不像當時似地對自己發生疑問，自己也不承認他自己在這裡所想過所作過的一切是「全不對頭」。他不再給自己預約一種新生活。他是比過去更加愛着瑪麗安加，而且曉得他永遠不能被她愛了。

「喔，再會吧，我的孩子！」高洛施加爹爹說。「當你進行遠征時，要聰明些，聽我的話——一個老人的話。當你出去襲擊或作這一類事情的時候（你曉得我是一隻老狼看過許多事情的），當他們開始放鎗的時候，不要跑在有許多人的羣集裏。當你們害怕的時候，你們總想法迫近人羣裏去。你們覺得和旁人一起是更安然的，而這是最壞不過的事情！他們是對着人羣放鎗的。我平素總是遠離旁人，獨自走着。而從沒有受過傷。可是我一生中什麼事情沒有看見過呢？」

「但是你的背上還有一粒子彈呢，」正在整理着房間的高紐夏插嘴說。

「那是哥薩克人開玩笑弄出來的，」藹洛施加回答。

「哥薩克人？那是怎麼回事？」奧萊甯說。

「啊，是這麼回事。我們正在喝酒。萬加·西特金，一個哥薩克人，高興起來，啣的一聲！用他的手鎗給了我一下，正在這裡。」

「是的，可是痛不痛呢？」奧萊甯問。「萬紐夏，你馬上可以準備好啦嗎？」他接着說。

「啊，你忙什麼呢！讓我告訴你。他對我放了一鎗，可是子彈並沒有擊斷骨頭，只是留在這裡。於是我說：『兄弟，你殺了我啦。是吧？你對我怎麼辦呢？我不會放走你的！我必要罰你一桶酒！』」

「喔。但是你痛不痛呢？」奧萊甯再問，幾乎沒有聽他說這故事。

「等我說完。他罰我一桶酒；於是我們唱起來，但是血繼續流着。全屋子裏滿處都是血了。布爾拉克爺爺說，『這個少年快沒有魂了。再罰一瓶甜酒，不然我們將把你捉起來！』於是他們又拿了些酒來，於是喝呀，喝呀——」

「是的，但是你痛得厲害嗎？」奧萊甯再問一次。

「痛嗎，當然！別打斷我的話：我不喜歡的，讓我說完。我們放開了喝，一直喝到天亮，於是我喝醉了，倒在爐頂上睡覺。當我早晨起來的時候，我無論如何不能轉身了。」

「是極痛苦嗎？」奧萊甯返覆地問，他以為這一次他終於得到他的問題的答案了。

「我對你說過痛苦嗎？我沒有說那是痛苦的，但是我不能彎腰也不能走路。」

「其後好起來了嗎？」奧萊甯說，笑都沒笑，因為他的心是十分沈重。

「好起來啦，但是子彈還在那里。你只摸摸看！」於是他撩起他的襯衣，露出他的強壯的背，正在骨頭旁邊，可以摸到一粒子彈，還在滾轉着。

「摸摸看還在滾呢，」他說，他顯然是玩那子彈如弄玩具一般。「你看，它現在滾到背上了。」

「可是盧加施加，他會好起來嗎？」奧萊甯問。

「那只有天曉得！這裡沒有醫生。他們去找去了。」

「他們到那里去找呢？是到戈洛慈諾義？」奧萊甯問。

「不是的，孩子。如果我是俄皇的話，我老早把你們全部俄國醫生都絞死了。他們只曉得開刀！我們哥薩克人有一個巴加拉施加，他們割斷了他的腿，現在都已經不是真正的人了！這事說明他們是傻瓜！現在巴加拉施加活着還有什麼用呢？孩子，在山裏有真正的醫生。我有過一個同屋住的人，名叫佛爾齊克，他在一次遠征中，正在胸部這種地方受了傷。喔，你們的醫生認為他已經不可救藥了，但是他們從山裏來的一個醫生把他治好！他們是曉得藥草的，孩子！」

「別說廢話啦，」奧萊甯說。「我頂好是從總司令部派一個醫生來。」

「廢話！」老人揶揄地說。「傻瓜，傻瓜！廢話。你要派一個醫生來！——如果你們的醫生能治好人，哥薩克人與那遲人會找你們去治病了，而事實上，你們的軍官和上校，是到山裏去找醫生的。你們的醫生全是些廢物，全是些廢物。」

奧萊甯並沒有回答。他簡直完全同意，他曾經生活過而現在正要轉回去的那世界裏的一切都是廢物。

「鷹加施加現在怎樣？你去看過他嗎？」他問。

「他只是臥倒，像死人一樣。他不吃也不喝。他的靈魂唯一能接受的東西就是鷹德加。但是只要他還能喝鷹德加，那就不要緊。若丟掉了這個孩子，我將很難過的。一個好孩子——一個勇士，像我一樣。有一次我也曾經臥倒像死人一樣。老婦人們都已經放聲大哭了。我的頭在燃燒着，他們已經把我到神像的底下。我就躺在那里，在我的上方，在爐灶上，有幾個小鼓手，就像這麼大，擊着鼓。我對他們大叫着，他們更敲得厲害。」（老人說到這裏大笑了。）「女人們帶來了我們教會的長老。他們已經佈置好要埋葬我了。他們說，『他褻瀆神聖；他調戲婦女；他傷害人命；他不持齋，而且他彈巴拉義加。』『懺悔吧，』他們說。於是我就開始懺悔了。『我犯了罪過！』我說，無論那牧師說什麼，我總是回答，『我犯了罪過。』他開始問我要巴拉義加。『那件鬼東西在什麼地方，』他說，『拿給我把它打碎。』但是我說，『我本沒有的。』我自己把它藏在外房間一個網子裏。我曉得他們不會尋到的。於是他們離開我了。後來我終於復原了。當我去找我的巴拉義加——我現在說到什麼地方？」他繼續說。「聽我的話，離開旁

人們遠一些，不然你會胡裏胡塗被殺死的。我對你有這樣的感覺，真的；你是一個酒徒。

——我愛你！你們這些人們喜歡騎馬到山岡上。有過一個住在這里的人，他是從俄羅斯來的，他總是要騎馬到山岡上（他稱山岡非常滑稽地爲『小丘』）。每逢他看見一座山岡，他便要騎馬飛上去。他一旦那樣騎馬上去，便一直到頂上，非常高興，但是一個那遲人對他放了一鎗，射死他！啊，那些那遲人，他們架着鎗托射擊得多麼準確呀！他們有些人甚至比我還射得好。一個人這麼胡裏胡塗被殺掉，我是不喜歡的！有時我常常望着你們的士兵，覺得他們奇怪。你們那些人是愚蠢的！那些可憐的人們，他們全集在一起走，甚至衣服上縫着紅色領子！他們怎麼能夠不被射中呢！一個被殺掉，人們把他拉走，於是另一個人代替了他的位置！多麼愚蠢哪！」老人反覆地說，搖着頭。「爲什麼不散開一個接着一個走？你只要那樣走，他們便不會注意到你。你必要這樣作的。」

「喔，謝謝你！再會吧，爹爹。上帝願望，我們或許再度會見，」奧萊甯說，

身來走向過道去。坐在地板上的老人並沒有起身。

「就是這種樣子你對人說，『再會嗎？』傻瓜！傻瓜！」他說。「啊，天啊，人們」

老是這麼一回事嗎！我們相處在一起，將近一年，於是現在『再會吧！』他便走了！喔，我愛你，而且我是多麼可憐你呀！你是那樣孤獨，總是一個人，總是一個人。你有些過於不能社交。時常我想看你不能睡覺，我替你非常難過。正如一篇歌中的詞句：親愛的兄弟，那是極困難的呀，

生活在異域裏。

而你就是這樣的。」

「喔，再會吧，」奧萊甯又說。

老人站起身來伸出他的手。奧萊甯握了一下轉身走了。

「把你的臉給我們，你的臉！」於是老人雙手抱起奧萊甯的頭，用他潮濕的鬍鬚與唇吻了他三次，並且哭起來了。

「我愛你，再會吧！」

奧萊甯走進驛運車裏。

「喔，你就是這樣地走了嗎？你應當給我一些東西，留作紀念。給我一桿鎗！你要

兩桿做什麼呢？」老人說，非常真誠地啜泣着。

奧萊甯拿出一桿鎗來給了他。

「你給這個老傢伙多少東西啦，」萬紐夏譏咕着。「他永沒有夠的！一個道地的老
巧。到處有這些亂七八糟的人，」他說，一面用大衣裹住身子坐在車箱裏。

「少說話，蠢東西！」老人笑着說。「你是多麼吝嗇的傢伙！」

瑪麗安加從房舍裏走出來，冷淡地對馬車瞥視了一眼，
躬，走向屋裏去。

「La fille！」萬紐夏說，擰着眼，愚蠢地大笑起來。

「走啊！」奧萊奧憤怒地叫着。

「再會吧，孩子！再會。我不會忘記你的！」萬紐夏叫着。

奧萊甯轉過身來。萬紐夏加鎗爹正在同瑪麗安加談話，
顯然是在談論他自己的事情，
無論老人和那個女兒，都沒有望着奧萊甯。

（完）

哥薩克人 (全一冊)

定價國幣
熟料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
元正

韵部

原著
托爾斯泰

譯者侍

發行者 氏 氏 夫

印行者
局

版 所 翻 必
一 六 七 八

總局

分局：貴陽中華路中段四二〇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西四街口

成部 李天大樓

